

天山飛俠

上海圖書館
藏書

還珠樓主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3311B

上海图书馆
藏书

還珠樓主著

天山飛俠

第二集

北京新華書局發行



420 移交

目 錄

第一回 邪霧漫長空滾滾星沙飛碧霄
彩雲籠大漠森森劍氣擁金舟

第二回 制番僧高人懷遠慮
觀壁畫小俠悟玄機

第三回 丸月照孤燈滿地碧雲閣竹館
銀花明萬樹騰空彩焰燦春宵

武俠
名著

天山飛俠

第二集

還珠樓主著

第一回

邪霧漫長空滾滾
星沙飛碧霄
彩雲籠大漠
森森劍氣擁金舟

上集柳春，奉了陸萍之命，將陸萍盜來的，三寶密勒，滑雪送往大漠莊，去見川東五老，由孫孝，孫環，李陽，李晃四小俠，引到香雪精舍，見了李，齊，彭，三老，呈上密勒，和陸萍書信以後，李清茗吩咐孫孝，引往後莊歇息，正要領命辭出，忽然孫同康，郝子美，二老飛來，說起適才，擒回來的，兩個敵人，所吐機密，得知敵黨，業已大舉前來，除宮門三傑等，前後好幾撥，能手而外，連久已不在外面走動的，鐵衛士領隊，凶僧寶月，都出了馬，料知事要鬧大，以五老的劍術法力，本來不在心上，無如五老，世外仙俠，深知前朝，曆數已終，不是人力，所能挽回，此番出手的用意，祇在維護塔平湖，那一般忠烈遺民，加上朋友的義氣，不容袖手，本心祇想對方，知難而退，不願多事殺戮，致把事鬧太明，被對方主腦知道，大動干戈，成爲不解之局，結果徒使生靈遭殃，於事無補，但是塔平湖，白馬山主，周氏父子門中，一般後起男女英俠，連

同馬玄子，王獅叟等，大都忠義激烈，嫉惡如仇，從一上手，便連傷了好些人，做出許多驚人之筆，敵黨屢遭挫敗，全落下風，不特難堪太甚，回京無法交代，并且對方主者，慣弄權詐，手下這般爪牙，經其智術駕馭，分出好些黨派，對於異黨，固是互相妬恨猜忌，有隙必乘，決不放鬆，便是日夕共事，多年交好的同黨，也是貌合神離的居多，那怕平日，交情極深，一遇到了公事，立即反臉無情，互不相讓，甚或奉有主人密令，專一偵伺同黨，心跡行事，往往朝爲兄弟，暮爲仇敵，以故人人懷有戒心，休說行動失檢，連句錯話，都不敢出口，心神如此受人挾制，日處危境，但是上方，英明果斷，信賞必罰，一面採縱離間，使羣小自相離貳，一面却以極厚利祿威勢爲餌，使其心有所貪，不捨罷棄，祇冀功高勞苦，必有極厚的酬庸，和恩遇，使其外可誇耀儕輩，內可歸樂家人，一面，對那利祿之心較淡，或是中途悔悟，不願多行不義，意欲全身而退的人，另設偵騎，暗中佈下羅網，公然脫退，固無幸理，便是心念賂動，稍爲形於詞色，也難保其首領，加以平日所行，又都是些得罪忠義清流，人神共棄之事，積惡樹怨，越來越多，就算幸而全軀脫退，也是危機四伏，步步荆棘，天地雖大，難與爲容，事皆躬親，又非一件兩件，可以設法化解，故此一絲秘籍，便與身終，受其籠絡的，感恩知造，自

然樂爲效死，罔有二心，即或心生悔悟，知危慮害，也無術可以自脫，就拿凶僧寶月來說，以前身任鐵衛士領隊，自知樹敵太衆，惡蹟太多，長此下去，必無善終，想盡種種方法，告退歸隱，仗着是主者，昔年舊人，知是畏禍，心實無他，並還是相從多年，深悉主人心性，上來便以實言奏告，詳陳利害，明處下手，費了許多心力口舌，僅得勉強答應，告退以後，立去西藏，深山之中，隱居不出，匿跡銷聲，凶僧本是藏番，立有室家，多年賞賚，積蓄甚富，自己又習禪功，會一些魔法道術，滿擬所居僻遠，行踪隱秘，無人得知，從此脫離危境，可以盡情淫樂享受，那知從動身起，直到地頭，一向俱有專人隱伺，剛快活了幾年，忽然一紙令勅，平空飛降，表面是說主人，別久想念，實則是說你，無論上天入地，祇在世上，便難逃我手眼，你的行止，我已盡知，放你還山，這些年，福已享够，現值多事之秋，依舊要你，出爲鷹狗，另外却附有極優厚的賜予，凶僧本就深知主人的手段，和爲人，存有戒心，一見這等利害，踪跡已露，如不遵從，主人向例，言出必行，違令者死，身邊還有幾個，有大本領的人物，連自己從他這多年，均未見過，平日行事，實有鬼神不測之機，即以自己而論，法力本領，俱非庸常，被人窺伺動靜，數年之久，竟會毫無所覺，可想而知，何苦敬酒不吃，吃罰酒，再一想到，主人

也實看重自己，才用如此深心，恩遇更厚，值得爲他賣命，滿打力能抗命，也不應該，雖然那窺伺凶僧踪跡的，乃凶僧在京，所納寵妾之一，奸細就在他的身側，並非什麼比他本領更高的能手，無如那愛妾，正是一名得寵衛士的女兒，奉有主人，和乃父密令，凶僧人又凶暴手辣，得知此事，是愛妾做的手脚，決不能容，有此兩種原因，凶僧不死，暫時之間，怎會洩露，那令勅和上賞，俱是早起，同時在凶僧臥室外間，條桌上發現，紙墨如新，怎麼也想不到，是刻不離身的，愛妾所爲，來人踪跡，是全查不出一點痕跡，斷定人還在側窺伺，法力必比自己，高強得多，恐犯不敬之罪，不敢怠慢，祇得恭恭敬敬，望京謝恩，拜命上路；端的詭謀百出，因人而施，手下人始而未免危疑怨望，或對下手害人的，鄙視忿惡，久而自己，同樣也做過負心負友之事，於是積時成習，不特不以爲奇，且認作升官發財的捷徑，理所當然，日欲謀人，惟恐其無事了，無論黨同伐異，對上雖忠，對於平輩，和上司下屬，多是互相防範，各懷有一把刀子，一旦遇到，這等重大亂子，不問身後，有無偵騎，當着人多口雜之際，滿打全都識得利害，知難欲退，意圖害上兩個良民，飾辭歸報，化險爲夷，免受主人責罰，還可居功得賞，但是誰能有這大的胆子，拿自己的，身家性命，富貴功名，來換這幾句，丟人洩氣的話，於是敵我雙

方，成了騎虎之勢，想給雙方和解，實是艱難，同時，五老莊，踪跡已露，凶僧素來，狂傲好勝，目中無人，昨夜三寶密勅，被人盜去，乃宮門三傑，和先來幾撥人的責成，與他無干，這些都是平日，厭嫉輕視的異派，俞天柱，秦賢等，因短處落在對頭眼裏，又恨又怕，一面服低認小，一面哀求相助，已然遞了手本，凶僧自然出氣開懷，自高身價，來時，足把俞秦諸人，排揎了一頓，心想劍術，雖和俞秦二凶，不相上下，邪法却高得多，既有線索可尋，憑自己，怎麼也能查出敵踪，穩佔上風，此時假意允諾相助，等將逃人敵黨，一網才淨，奪回寶勅回京，再給他們，合盤托出，一則，顯顯自己，和手下鐵衛士的本領，二則，把這些，專合自己爭功的人去掉，既得主人寵信，增厚權勢，還免去許多，顧忌剋制，那知興高彩烈，帶了兩名手下，和聞風投效的能手，才一出場，祇遇見一些，少年男女，去時太大意，所習番教中邪法，是利害的，均須結壇施為，不能隨意使用，飛劍更欠高明，當時吃人，困在陣內，如非知機速退，幾遭不測，身雖得免，帶去的徒黨，一個也未逃回，俞秦二人，表面自仍恭順，去時偏又誇張太過，處處招恨，這些人的，背後議論，和快心，可想而知，強橫多年，輕易遇不上，一個對手，幾時受過，這等大挫，自然認為奇恨大辱，非舉全力，發動邪法，報復不可，五老認定

，重要關鍵，全在寶勅，失勅之事，凶僧等什罪名，第一步，非將凶僧制住，別的全談不到，自己雖助塔平湖，這般忠義之士，脫去難關，但恐彼此心志，大都不同，有些好事，必須做了後說，故把柳春遣開，柳春也料五老，商量機密，不便再留，便隨孫李四小俠同出，剛走過李清茗第六子媳，瑤宮青女何靈瀟，所居小靈湘館，圓門外，佈滿冰雪的，湖堤之上，忽聽空中，異聲大起，宛如海濤怒嘯，驚風悲鳴。仰望東南遙空，起了一片暗綠色的陰雲，內雜無數，碧螢般的星光，滾滾翻花，晃眼展佈半空，鋪天蓋地，直向莊前湧來，晴空立即陰晦，無異黑夜驟臨，勢疾奔馬，前頭雲浪星濤，已抵莊門，眼看壓到頭上，猛瞥見前莊下面，倏地飛起，一片五色光雲，彷彿正月裏的大花炮，激射上去，也是晃眼佈開，化爲一蓬，霧縠烟縠般的光網，罩在了全莊上面，那妖雲將到莊前，好似遇什阻力，平空頓了一頓，光網飛起得，也恰是時候，等到佈滿上空，全莊已在妖雲，籠罩之下，祇不下壓，光網也不往上湧起，離地約有三十多丈，僅冒過前莊門內的，追雲峰頂，五六丈，便即止住，四邊反捲下來，活似一個穹頂帳幕，將全莊，罩了個嚴絲合縫，那妖雲相隔穹頂，還有二十丈高，停空不落，可是碧星飛舞，越來越密，妖雲邪霧，也突突亂滾，一味增長不已，中間偏空出這一大段，暫時好似成了兩

不相犯之勢，時還未到黃昏，當日天氣，本是晴明，因妖雲濃密，分佈極廣，伏波岬一帶天空，全破妖雲佈滿，黑壓壓，不見一線天光，陰雲暗霧之中，偏有那無量數的，碧螢星雨，在半空中，狂濤飛舞，吃下層的，五色雲光一映，頓成奇觀，李陽首先，連連拍手稱妙，李晃跟着說道，哥哥你看，這東西好像有點利害，我們把法寶，現將出來，省得用時，手忙吧，孫孝斥道，你兩弟兄，一個不知利害輕重，以爲好看好玩，一個又是毛包皮氣，你沒見齊大伯父出手了麼，照這情勢，那還用得着我們，幾個小孩，你兩弟兄，不知拿了那位尊長的法寶，祇願想要賣弄，也不看看，形勢如何，妖僧邪法，如是尋常，大伯父怎會把五雲靈蛛網，放將起去，現有此寶，護住全莊，多利害的邪法，也侵不進來，要你們亂操心作什，孫環笑道，你莫說他兩弟兄，我的看法，與你不同，本來姑父，祇叫你一人，領柳春到後面去，後來我看姑父，似在占算了一下，忽然改命我五人一路，並說萬一寒沙利害，可以避入地道行走之言，姑父向例，不說空話，行時，又對陽晃二姪微笑，帶有喜容，大伯父的靈蛛網，何等神妙，如照平日所聞，早就往大展開，飛迎上去，將半空妖雲邪霧，一網打淨了，怎會祇守不攻，僅將全莊，緊緊護住，此外也未見五位老人出敵，令人不解，今晚半夜裏，又是得天堂，年夜公祭的盛典，豈容

妖邪侵擾，似此相持，必有原因，弄巧就許妖法毒沙，真個利害，還要被他侵入一回，都說不定的，他兩弟兄，身邊法寶，不是向父母尊長，強磨了來，便是暗中盜用，初次施展，自然早點準備的好，攔他作什，孫孝道，鳳妹，你知道什麼，爲防妖僧寒沙，萬一侵入，作個準備，原好，偏他兩弟兄，都喜胆大妄爲，以前我常和他一起，還有我那三姊，他們闖禍，我措黑鍋，上當不是一次了，晃姪胆子更大，你祇稍爲放鬆，什事都敢上前，休看大伯父，都對此事慎重，不輕出手，他却不管三七二一，身邊法寶，再要是他娘和姑母，那幾件最有威力的，就許冷不防，背了我們，私自放將起去，好便罷，如若不好，爹爹一向疼愛他兩個，祇有我一路，必要怪我粗心，不加照看，挨冤枉罵，不說了，今日他娘，又親口交付過我，經我力保，才放出來，如有差池，對不起人，還要丟臉，有多不值呢，李陽接口道，表叔莫耽心，今天我們漫說不會出手，就出手，也決不妨事，我們身邊，除祖母給的，防身法寶，和靈符外，昨晚我們，去至祖母房中請安，背人和二姑三姑說起，衆人都能隨意走動，祇我兩弟兄，放了年學，便被母親關在房裏，除却每日，參拜祖父母外，連門都不許出，直比不放年學，還苦，兩位姑姑，和三表姑，都覺可憐，三姑先把祖母的太乙金鱗舟，偷偷借與我們，二姑和三姑表姑，又

各給了兩口明月刀，和兩根神雷針，本定今晚，年下公祭之後，全莊放爆竹掛燈，熱鬧當兒，借一題目閃開，偷空駕上金鱗舟，往三道嶺，開一回心，傷他兩三名狗賊，再趕回來，原是說得好好，不料今早，忽向各家叔伯姑姑，說祖父和各位太公的意思，運數難逆，齊大姑姑，和四伯，父親，諸位尊長兄姊，連同周家長幼兩輩人等，把三道嶺，鬧得馬仰人翻，已然稍過，今日事情更多，不宜再行鬧大，各家子孫男女人衆，要祖母隨時留意，不許任性行事，凡是未經五太公分派的，都不可放出去了，祖母平日，無論對於門人子孫，上下人等，雖然輕易不說一句重話，但和祖父一樣，看去那麼慈祥溫和，永無疾聲厲色，不知怎的，另具一種說不出來的威嚴，誰也不敢違逆他分毫，表叔是知道的，何況祖母說時，目光又看着二姑，三姑，和我兩人，母親再暗中望我兩人微笑，分明三姑，借寶之事，祖母和娘，俱都知道，祇關着二姑三姑的情面，沒當衆揭穿罷了，二姑不比三姑胆大，跟着便把我兩人，借故引向他房中，再四叮嚀，三道嶺之行，務要中止，後來回到小靈湘館，母親也拿話點我，祇得把一肚皮高興打消，因覺三姑，並還偷偷把祖母昔年所用七寶，借了一件與我們，今早祖母，說完了話，他和沒事人一樣，既沒有索還金鱗舟，又未背人囑咐，他平日素有担待，本房弟兄姊妹中，最疼愛我兩人，

和母親更是多年生死，患難之交，事如關明，定和我娘暗中商量，昨晚我向祖母，要護身神符，又是一請即允，什話未說，越想越覺內中還有道理，正在心動，打算想個法兒，偷偷往雙柳溝去看看，二表姑便來談起卜卦之事，跟着表叔又來，好容易承你說情當保人，放我兩人跟出來玩一天，這又後悔，處處管着我們，請想表姪雖比你老人家，小十多歲，本領也差到底，全莊上自五位太公，下至各家尊長，伯叔，哥哥，姊姊，這麼多的高明人，不說是學，連看帶聽，也理會得幾分了，莫非真個騷到極處，一出手，就非闖禍不可麼，孫孝笑道，你兩個還騷呢，我到是嫌你精靈過頭呢，你們雖沒到領受心法口訣的年歲，表面彷彿本領比我略差，其實你們仗着聰明口甜，得人憐愛，處處佔光，你爹早偷偷把劍術口訣傳授，我雖不曾見你，十分施展，定然比我還強，本來我年紀，比你大不許多，可是我不是說年紀和本領，是說你兩弟兄，胆子太大，又喜任性，人雖聰明，太不謹慎小心，你娘再三要我照管，聽你說話又野，那能不加小心，你敢借話挖苦我麼，李陽笑道，表姪們怎敢如此大胆，你老人家莫生氣，全莊老少三四輩，誰不誇表叔胆大心細，足智多謀，舅公有事，還時喚表叔前去商量，我們當小輩的，怎敢不聽，好在我兩人，還未妄動，祇說幾句實話，有祖母的太乙金鱗舟，還有母親二姑三姑的，

一兩件法寶，請表叔放心，一切聽命而行如何，原來五老中，祇四老孫同康，爲人最是長厚，孫孝却與乃父相反，貌相看去，好似蠢胖，心却靈巧異常，足智多謀，胆子又大，行起事來，偏是穩練老當，祇是生來矮短，不往高長，五老原有五矮之名，子孫身量，都是矮的居多，孫孝尤爲矮得出衆，天生來的矮短身量，永不長高，年逾三十，形貌祇如十四五歲幼童，李晃兄弟乃三老李清茗，所生五男三女中，本領最高，後輩英俠中，最負盛名的李同之子，一年十七，一年十五，爲了祖父母，和父母，俱是地仙散仙，一流人物，本身又有夙根慧業，生來便具異稟奇資，聰穎絕倫，五家尊長同輩，無不愛重，祇爲年輕，胆子太大，偶往天山獵熊，連生了兩次事，乃母瑤宮青女何靈瀟，欲其晚成大器，管教至嚴，不到年歲，不許學習劍術，無如李同鍾愛二子，依然暗中指點。傳以本門心法，雖然年紀最小，却都煉有一身驚人本領，祇爲守着乃父之誠，不許人前顯露，以防乃母，爲此爭論，平日祇裝不會，孫孝和他二人最好，當日早起，原是聽了，乃姊孫雲鸞，說兩小身邊，藏有法寶，又有敵人，要來侵犯的卦象，因昨日姑母說，姑父吩咐，不是奉命的後輩，不許出莊，心中不快，聞言覺着園中待敵，一樣可以出手，難得兩小弟兄，身有異寶防身，更可無慮，特意去往小靈湘館，因話及話，代兩小弟兄，說情作保，同往莊外，因不

知所帶是何法寶，幾次探詢，兩小原極靈巧，先恐傳到祖母耳邊，借實的人受罰，始而一味裝騷，答非所問，故作不解，如無其事，後來聽出孫孝口風，已然知道此事，雙方名分，雖有尊卑，因都童心，常在一起，形迹脫略已慣，知他急於得悉細底，仍是不肯實說，直到妖雲，已然來侵，估量快要出手，方始盡情說出，表面口角爭論，實則全是故意如此說法，孫孝行事，雖較持重，本心也巴不得殺傷幾個妖人，才痛快，一聽兩小所帶法寶，竟有太乙金鱗舟在內，有此一寶，不特可以防身，便飛出靈蛛網外，給來敵一個利害，也能辦到，好生心喜，立即忍俊改口道，你兩個既肯聽話，少時如該動手，我四人一路如何，孫鳳道，我們四人一路，那麼柳春呢，李晃道，那個無妨，本來護身靈符，我們有兩道已够，並還許一道都用不着，把我這一道，給他帶上，再指明地道入口，萬無一失，如用不着，便送與他，日後備個緩急也好，孫孝兄妹稱善點頭，柳春先覺四小年歲，都在十四五之間，一聽孫孝，竟比李氏兄弟，大十多歲，猛想五老，俱是矮身量，照此看法，連二李弟兄，也不一定便是幼童了，心方驚奇尋思，忽聽李晃，贈他護身神符，心料全莊，俱是高人，又有仙雲籠罩，看五老和孫孝四小，從容暇豫之狀，寒沙邪法，決難侵入，留下此符，日後大有用處，不禁喜出望外，連忙拜謝接過，

孫孝四小，俱喜柳春謙恭知禮，李晃笑道，柳世哥，你我平輩，年紀又比我大，何必如此謙恭呢，孫鳳道，我們祇願說笑，也不想想人家，什時起身的，自到我莊，連茶都沒吃一杯呢，話未說完，李晃忽道，我還忘了這事呢，真個糊塗，口說着話，聲隨人起，雙足微點，便往左側，小靈相館，圓門中飛去，柳春正和孫孝兄妹，分說路上，已然用過乾糧肉巴，並不飢渴，幾句話的功夫，李晃已自飛回，手裏提着一個，形式精巧，竹絲編就的淺底長方大竹籃，內裏裝着，半籃甜鹹包子，半籃糖菓蜜餞，笑對柳春道，我們許有點事，暫時無暇安頓你了，這都是年下吃的東西，將就先吃一點，搪搪飢，事完再另款待你吧，茶一會就來了，柳春委實也覺腹飢，連忙稱謝接過，見籃中食品，樣數甚多，不下十七八種，除包子每種是五六個外，餘下最多的，不過三個，不用說吃，那式樣之精緻小巧，有好多，直未見過，看去先就愛人，先拿了一個包子，一嚐，覺着味美無比，連聲誇好，李晃把食籃交過以後，便隨孫孝李陽，一同目不轉瞬，注定空中，祇孫鳳一人，在旁看柳春吃，聽他誇好，笑道，這包子，還是新近塔平湖，那位女易牙教的，用江南朋友送的，好金華火腿，和冬笋雞猪肉，切成的餡，祇是他麵發得好，又用的是自流井的好鹽，雖也好吃，還不怎樣，那甜的樣子最多，有二十四種，籃裏才得

三樣，還是尋常的，你手拿的這個，年下做得最多，那是用自種的黑芝蔴，先用文火炒過，磨成細粉，外加蜜釀過的生板油，和各種瓜糖菓餡。搗融爲泥，這樣作餡，本不足奇，講究是要甜而不膩，融而不流，餡子不要太多，油和糖却要透進到麵裏去，外面看去亮晶晶的，麵却不能發死，覺着包子皮，又鬆又甜，又腴潤，比饅還好，這個祇要明白訣竅，餡子和麵，都和得恰到好處，就行，也還不難。最麻煩是，內有十幾種花餡，實在費事，第一是選花，按着想用來作餡的，各種香花，除去桂花太小，不算外，下餘多在那將開未開之時，隔夜先用清水，用細磁作的小噴壺，挨朵微微衝洗一過，跟着再用細紗製的紗囊，鬆鬆套上，以防沾上塵土虫蟻，次早日頭未出，花剛舒萼之際，挨朵採下，仔細看過，帶着花裏面，自有的一種香乳，和露氣，結成的水珠。整朵放入磁罈裏面，罈底本鋪有寸許厚的好白糖，放好花後，再加糖下去，由此一層花，一層糖，裝滿以後，築得越緊越好，不令透一點氣，各按花時採製，大意如此，因花開早，晚，大，小，性氣，每有分別，採時也有不同之處，大致不差，不過有的花，須去舊汁，祇能用他香味，這樣把各種有色有香的花，選採糖醃好後，用時開罈，不特香味濃郁，連顏色花形，都不會變，直和鮮的一樣，做餡也有兩種做法，一是摘去蒂鬚，將花切小，加上糖

醃過的板油細丁，和芝麻，核桃，蓮蓉，瓜糖等，各種和頭，按着心喜口味，隨意和用，一是取出半罈，將下面的花糖撥鬆散，罈口用七層皮絲，和麻布封紮嚴密。不令透氣，隔水文火蒸上兩三日夜，使花香和精氣。全都透入糖裏，糖也溶成稀漿，出鍋將花漏盡，重又密封，靜靜放冷，再按本花形色，做成包子，預先將糖醃的生豬油丁，切得極細碎，與糖漿和在一起，洒和在花片形的包子皮裏，這種包子，名爲軟香酥，通體祇底盤花蒂內，有一點餡，花片擀得極薄，通體起酥，看去千葉重台，活似一朵花，到嘴酥溶，甜芳滿頰，却一點也不膩人，我們莊中，今年才學會的點心，一時那裏找這些鮮花去，那女易牙，便是借你馬騎的淳于姊的妹子，貌相極醜，頭上還長着一支肉角，看去惹蟲，偏是內秀，我姑父三老太公，對於飲食，自來講究，都極口誇他精細，會用心思，不愧女易牙之名，可想而知了。因他姊妹二人，全都好高，他憑姑父一誇獎，越發高興，教會我們好些看點製法不算，又赶回去，把他平日留存的花糖，花餡，各種鹹甜材料，送了許多前來，本來我們人多，吃的花樣多，每年自臘月初三起，一直要過今夜，年事才能算完，仗着人多，五位老太公，雖是半仙之體，一則，沒有全斷烟火，二則，兒孫門人衆多，將來能成道修仙業的，却祇十之二三，五家老幼，又住在一起，姑母疼

愛兒孫，喜歡熱鬧，覺着大漠莊，僻居塞外邊荒，遠隔人境，除偶往天山行獵，或是諸家門人的子姪，爲謀將來生計，遠出經商外，平日無什消遣，便借這年時令節，花晨日夕，任憑諸人，找些花樣來做，五老太公，雖然平日相聚一室，除了朔望拜謁，門人子孫，不奉傳呼，無事輕易不能進見，彷彿另是一種歲月，有時乘興，也來參加上，與一些門人子孫，想見太公求些教誨，又常借做新奇飲食肴點，或遇春秋佳時，變方法想些題目，前去求見要請，互相爭奇角勝，以博幾位老人歡心，而五老太公，對於兒孫等這番孺慕孝思，也往往嘉納，不是入定神遊，與遠客舊友來訪，難得不允，姑母更好說話，所以這些花樣，越出越多，現在單點心糖菓，我們會做的，就不下五六百樣，別的飲食，更不用說了，柳春生自寒微，僻處邊荒，幾曾見過這等精美食品，一邊盡情大嚼，一邊靜聽，正在出神高興，忽聽孫孝道，鳳妹老是婆婆媽媽，區區飲食，也值得和人誇當麼，孫鳳正要回答，忽一垂髫侍女，用托盤，端了一盞碗茶，和一碗湯來，孫鳳便不再理孫孝，又對柳春道，江南綠茶，怕你不慣，這是普洱茶，那湯是甜的，你先嚐嚐，言還未了，孫孝忽然回顧，失聲道，晁姪真個心粗胡來，這是什麼時候，如何還教伴琴一人來此送茶，你沒見上面什麼光景麼，跟着孫鳳，便喚伴琴快走，少時事完，再收茶杯

食籃，柳春正覺那青衣小童，靈秀清麗，雙瞳炯炯，聞言忽把托盤，放在身側石闌之上，口應得一聲是字，雙足微一點地，便捷如飛燕，往來路飛去，祇兩縱，便到了圓門竹林以內，一閃不見，料知上空，形勢緊急，不願再飲佳味，抬頭向空一看，原來就吃點心，這片刻之間，上空妖雲邪霧大盛，那碧綠色，妖火星光，也增加了好多倍，密壓壓，佈滿在大片極厚的妖雲之中，如非閃變不息，看出仍是散的，直如一片光海，往下壓到，相隔護莊雲光，祇得數尺，妖法分明勢強得多，下面好似仗倆祇此，仍是薄薄一層，輕綃般的，五色雲光，罩在令莊上面，毫無變化，頗有謹守待援，相形見絀之勢，四小弟兄，面上看去甚緊，雖不似發慌，却有驚奇之色，眼看妖雲妖光，越壓越低，快與五色雲光相接，孫孝忽又失聲道，當真妖僧九寒沙利害，會被他侵進莊來麼，姑父適才話雖有因，那也祇是嚇嚇我們，萬無此理，前面五位太公不動，得天堂上，長幼幾輩，都在那裏，姑母和別位老人，不輕出手不說了，六表嫂，頭一個就不輸這口氣，還有四表嫂，兩位表姊，以及郝彭兩家，諸位嫂姊，那一個也不肯受氣的，怎麼都單看着妖僧，上門欺人，不保他呢，如說蛛網神奇，妖法不能攻進，另有妙計，爲何適才，又發急令，命金莊門人後輩，全都遁入地道，是何原由呢，李暘，李晃，同喚了聲表叔，底下話未出口

，便聽身後，有人悄聲說道，你們這些男孩，真是廢物，我們是奉命守望，不許出敵，你三個，我爹爹並未明言禁止，既氣不忿，你們不會上去，似這樣，無人誘敵，相持到何時是了呢，柳春回頭一看，身後忽多了一個，年約十六七歲的，青衣美秀少女，因不知輩分尊卑，又係初會，不敢再行細看，意欲向孫孝，問明稱謂，再行拜見，那知話完一問，孫孝答道，這便是我李三表姊，昔年在四川雲貴一帶，出了名的女魔王，他忽趕來，叫我們出手，不知何故，他話說完，人已回得天堂去了，柳春回顧，人果無踪，自己還留着心，兩句話的功夫，來人歸路平曠，無什阻隔，竟不知是怎麼走的，心方驚奇，李晃笑道，我三姑姑，都開了口，我想上去試一試，表叔你看如何，孫孝微一遲疑，手指柳春道，他呢，李陽道，同去也好，孫孝道，此事還是不宜造次，那邊台階下，便是一個地道的入口，全莊均可通行，裏面人也不少，你可先在此少候，好在有神符護身，決無妨害，少見不妙，急速避將進去便了，柳春年青好事，本恨不能，一同飛上去，見識見識，無奈和孫李四人，初次見面，自己不會飛劍法術，沒法上去，如求攜帶同行，這類凶險的事，又恐成了人家累贅，祇得罷了，四小兄妹，向柳春指點完了，地追門徑，孫鳳仍不放心，臨行以前，又令柳春，立在地道口外觀望，不令在原處站立，以

防相隔太遠，一旦變生倉卒，不及奔避，說完，四小立在一起，李晃便由懷中，取出兩串，大如指甲，又薄又亮的，金鱗片，向空洒去，霍地化爲一片金霞，罩將下來，四小同時離地飛起，金霞隨即合攏，又亮作一條，形似梭魚之物，將四小，包藏在內，鱗光閃閃，其疾如箭，向空中飛去，晃眼穿出五色雲網以外，射入上面妖雲碧火叢中，跟着由金梭光內，飛出四五道，青白色光華，在裏面馳逐起來，柳春初見之下，忻羨已極，由此起了向道之心不提，那太乙金鱗舟，原是峨眉派，有名之寶，一到上空，光華立即強烈，威力大增，無如妖僧，九寒沙，也非尋常邪法之比，柳春站在下面，向空仰望，金梭往來馳逐，於妖雲邪霧之中，所過之處，綠星碧燄，如狂濤雪奔，紛紛四散，頗有不支之勢，轉瞬之間，妖雲碧火，逐漸加強，始而隨散隨生，分而復合，金梭光華，宛如一道金虹，馳逐往來，上下飛舞，看去十分明顯，待了一會，妖雲碧火，越加強盛，金梭依舊，飛馳甚速，祇是時隱時現，出沒無常，妖法雖無奈他何，却不似佔得勝着之勢，一面漫空陰雲星火，似排山倒海一般，也不知有多厚多大一片，已壓到五色雲光之上，漸漸越壓越緊，兩下緊合一齊，雲網彷彿，勉力將他兜住，光華雖依然鮮明，看去却有支不支之勢，柳春覺出形勢，有些不妙，暗忖五老，既是負有盛名的，老輩仙俠，子孫

本領，尙且如此，怎敵人妖法，已欺壓到了頭上，仍未見有一人出手，一方自己子孫，小小年紀，私自出門，犯此大險，也無人出去應援，今晚又是每年一次的公祭，長此相持，也不是事，心中尋思，舉目四望，就這前後，個把時辰的光陰，大好一座，園林茅宅，竟變得暗沈沈，靜悄悄，冷氣森森，不見一個人影，適才各地，往來行動的，一些英秀男女，以及闖丁，僕婢之類，俱不知藏向何處，祇聽空中，陰風悲嘯之聲，益發狂厲，悖人心魄，先前一上一下，相隔頗高，雲光反映之下，四圍雪景，俱幻成了，五彩顏色，天半祇管陰雲密佈，妖火浮空，下面景物，依然明麗，遠近可觀，這時妖雲碧火，緊壓五色雲光之上，好似一付，極薄紗網，兜着滿網兜的，沈重之物，兩下成了一體，雲光雖仍原樣未改，無如五色雲光，祇得薄薄一層，妖雲碧火，過於濃密勢盛，相形之下，便吃了虧，離地又近，碧火雖極繁密，乃是冷焰邪輝，光並不強，重壓之下，雲光便爲所掩，整座莊院園林，俱成了暗綠顏色，如有鬼氣，柳春雖是少年氣盛胆大，孤身一人，遇到這類，從未見過的，駭人場面，也不由漸漸情虛，胆怯起來，待了一會，下層五色雲光，雖還能勉強支持，無什變動，上層陰雲邪火，却更顯得勢盛，四小俠，所駕太乙金鱗舟的，金霞梭光，竟不能常見，祇在陰雲邪火之中，時露一鱗半爪，不特全

形，難得發現，稍望見一點光影，碧色火星，怒濤也似，略一掀騰，立爲所掩，一瞥即隱，飛行也較先前遲緩，好似妖雲邪火，俱是粘膩實質之物，先前數較稀薄，故能馳驟自如，及至越來越多，便漸粘滯，生出阻力，雖仗法寶神奇，能將其衝散，但是隨滅隨生，分而又合，勢反加盛，再想照前，迅速飛行，便不能了，暗影之中，再一回顧，地道入口，就在身後，長廊底下，那長廊，高下廻環，循着一列假山樓閣而建，背崖面湖，頗具匠心，全莊地下，均是空的，內有不少的倉庫，和地室，到處設有門戶啓閉，以便上下相通，這長廊脚下，便有七八處，各就形勢，設施極巧，入口之處，不是整片山石，便是一面，大理石的壁心，或是古錢形的磁磚，鋪砌成的護牆壁，上面各有不同形的，啓閉之機，外表絕看不出，除機篋外，並可同時啓閉，一經全數封閉，不是自己人，而又知得細底的，休想動他分毫，妖雲初來的一會，前莊發出警號，地道門戶，一齊開放，全莊人等，除一些精通法術飛劍的，首要人物而外，俱已遵命，避入地道，不多一會，門戶全閉，獨留下柳春，這一處退路，還是孫李四小俠，關後重又給開放的，那門乃是嵌在廊腳，亂石之中的，一塊厚約五尺，大約六七尺，似方不方，似圓不圓的，斜形白山石，本來虛掩着，微露出一點縫隙，柳春先前，祇顧向空注視，不曾留意，

這時，覺出危機將迫，方始回望，那門已自向外開放，露出一個六七尺大的洞穴，遙望裏面，燈光甚明，似頗深廣，耳聞男女幼童，笑語嘲罵之聲，隱隱傳來，祇聽不出，說些什麼，外面關得天翻地覆，那等利害，地道裏面，好似若無其事，絲毫不以為異，柳春見狀，大是奇怪，暗忖孫李四人，本令我入內暫避，是我自己，好奇觀陣，立在外面，全莊老少幾輩，沒有一個庸手，這地道內，說話的，不知是什麼人物，與其在此，冒險呆望，還不如逕去裏面，見識見識，免得妖雲毒沙，驟然之間，攻破雲網，猛壓下來，倉卒中，湊手不及，將護身靈符，平白用去，難於保全，豈非不值，心中一動，正準備略觀天空形勢，再行入內暫避，猛瞥見上空，青白光華，飛繞之中，太乙仙舟，忽現全身，祇是飛行，較前更緩，金梭光外，俱是妖焰碧火，明滅如潮，好似前後，均有阻力牽引，青白光華，却極強烈，電掣虹飛，不住向四外，妖火衝盪，似在開路，原由東方高空，斜飛過來，初飛頗慢，等將妖雲碧火，盪開了些，現出全形，飛離當頭不遠，梭尾上，倏地電光雪亮，閃了一閃，方覺光芒，異常強烈，悲風怒嘯中，猛聽驚天動地，一聲巨震，就由梭尾，銀光耀處，發出一個，大霹靂來，未容羣眼，立即震散，化為無數團，大小雷火球，紛紛爆散，聲勢猛惡已極，震得人，耳鳴目眩，神悸心搖，迅電燦處

立將梭光四側的，妖雲邪霧，碧火綠焰震散，盪開了一個，畝許方圓的大洞，緊跟着，梭光頭朝下面一沈，電也似疾，由五色雲光中，飛瀉下來，晃眼落地，四小俠，忽在青白光華環繞的，金霞光中，現出身形，孫孝手指柳春，厲聲急喊，柳春，還不快退，等待何時，柳春原瞥見，當頭妖雲碧光，被雷火震散之後，又復合攏追來，其勢甚急，雖以梭光降落，忽轉神速，未被追上，但是梭光，穿雲而下之際，底部好似帶有一溜，暗綠色的烟霧，柳春不知妖法利害，敵已乘虛追落，以爲空中，那麼利害的妖法，尙且被寶光雷火衝破，區區殘烟殘縷，何值介意，上空五色雲光，隨分隨合，妖雲邪火，仍被隔斷，不能再往下來，又見孫李四小俠，突然在金光影裏現形，認定邪不勝正，得勝而歸，祇不知妖人，爲何還未退走，急於相見詢問，鬥法經過，上空雷震之後，陰風仍在怒吼，孫孝語聲，爲其所亂，柳春沒有聽真，不特未往後退，反往降霖之處迎去，容到看出，孫李四小俠，一同揮手，大聲急呼速退，剛剛聰明，已自無及，微一遲疑之際，猛覺一片奇寒之氣，迎面撲來，不由機伶伶打了一個冷戰，心神才一迷忽，猛又覺身上，一股陽熱之氣，往外發散開去，緊跟着胸前，透出一片紫色祥光，飛起丈許，重又下折回，將全身包在裏面，孫孝兄妹，和李陽，見他鑽頭不顧尾，也不聽招呼，全無機

心，連護身神符，俱未取在手內，便迎面飛縱過來，知道不妙，內中李陽，首由金霞光中飛起，待要搶前救護，說時遲，那時快，當柳春爲邪氣所侵之際，孫孝兄妹，已然發現，金梭下面，所附邪燭，正往四下佈散，柳春恰是身當其衝，一見李陽飛走，忙喝陽姪，不可造次，李晃接口說道，無妨，表叔先收太乙舟吧，身隨聲起，相繼往前飛落，同時，太乙金鱗舟，落在地上，柳春身畔，護身靈符，也由內裏，發動威力，祇惜事前，不曾取出預防，那股寒毒之氣，竟被侵入頭面，雖仗靈符妙用，中邪不深，人已難於支持，柳春當時，覺着頭臉凍木，透體冰涼，心寒得亂顫，幾失知覺，因是少年好勝，生來稟賦甚好，又是純陽之體，還能強自運用師傅武功，由內裏運氣，活動血脈，意欲買勇掙扎，瞥見李陽，李晃，由金光中，迎面飛落，身外各有一片，紫氣環繞，心中想要招呼詢問，但爲寒毒所逼，口已難開了，一面，李氏弟兄，先後腳飛到，見他面如金紙，目光失神，牙關緊閉，立在地上，周身亂抖，搖搖欲傾之狀，初次經歷到，這等驚險場面，祇知靈符妙用，發動太晚，雖將寒毒阻住，已被侵入頭部，誤疑邪氣攻心，中毒已深，弟兄二人，恰都秉有祖父母，兩代遺傳，義俠天性，李陽在前，首由懷中，摸出一粒，紅紫色的丹丸，口中說道，柳世哥，你中了妖法邪毒之氣了，快把口張開，吃這一粒小

還丹，當時就好，隨說，手向柳春口邊，輕輕一捏，見口閉難張，又道柳世哥，你口閉太緊，張不開來，稍爲忍點痛，我好救你，由我手做，切不要強，能倒下才好呢，柳春不能說話，心裏明白，本就難於支持，爲顧顏面，不願倒下，實是勉強，聞言正合心意，就勢往側一歪，李晃也自趕到，順手一接，扶他仰倒一旁，李陽跟着左手，向他頰間，揉了兩揉，往上一捏一托，下巴便脫了筍，口雖開張，牙齒仍自亂顫，嘴皮已成了烏黑色，李陽隨把右手丹丸，投向喉間，嘴對嘴，度了一口氣，柳春上半身，已然麻木，下巴脫筍，本未覺痛，那丹丸入喉即化，立覺一股陽和之氣下行，始而肺腑回春，齊轉溫暖，到了湧泉地竅等穴，又循後身，諸關節，逆行而上，由玉海，紫府，天門等要穴，流行七竅，不消半盞茶時，行完一周天，充沛全身，不特邪毒全祛，奇寒盡退，並還百骸和暢，周身溫暖，精神倍長，舒服已極，柳春驚喜交集，忙自李晃手臂間躍起，待要稱謝，猛覺頰腮痛疼，滿口荷荷，話仍說不出來，李氏兄弟，一個剛由手腕間，放他縱起，一面心忿妖僧，邪法惡毒，不該冒昧上去，將上空邪氣，帶了些下來，引鬼入室，惟恐尊長怪責，心中有事，柳春一好，便慌着適才，那股黑氣，一個比較沈着，先是一心注視着，病人面上神色，看他餘邪淨未，柳春起得又猛，孫孝兄妹，正要收了太乙金

鱗舟走來，一面伸手接寶入囊，一面想要詢問，妖烟邪氣下落，二人全分了心，均未想到。柳春的嘴，還未後原，還是孫鳳，見柳春臉轉通紅，連聲荷荷，話說不出，忙笑道：「我說你兩弟兄，怎這粗心，人家下巴，還掉着呢，幸先服了傷藥，不然這一跳動，還不疼死，李陽聞看，忽然想起，不等說完，正要伸手，柳春這類事，原是當行，未容李陽伸手，早捏定兩腮頰骨筋，往上一托，吮的一聲，復了原狀，李陽笑道，我當你所中邪毒太重，血凍骨脆，服藥之後，當時復原，恐腮骨應折，祇好讓你，受點痛苦，等全身溫暖之後，再行合筭，先以為復原還早呢，想不到小還丹，有如此靈效，居然入口回春，好得這等快法，孫孝聞言，面色微現驚訝，看了李陽一眼，尙未開口，孫鳳笑道，我說你兩個冒失不是，他邪氣才一上身，靈符立即生出妙用，你明看見所中邪毒本輕，隨便一粒丸藥，便可治愈，你身邊沒有，回屋去取，也不是來不及，你却沒見過世面，大驚小怪，手忙腳亂，不問青紅皂白，竟把明年端午，祖父傳授心法時，必須服用的，小還丹，給他服了，當年五位太公，由峨眉拜別教祖師長下山時，所帶各類靈藥，却非少數，祇這類煉習身劍合一，可為大助的，小還丹，雖不似大還丹，預有定額，那等珍貴稀少，共總才得小半葫蘆，我們五家，門人子孫又多，所以每人，祇賜一粒，那賚賈次

的，還沒有分，你的存心，固然是好，可是半年不到的光陰，晃眼便來，到那應用時節，看你那裏找這丹去，說時，孫孝、李晃，已然一順湖岸，一沿長廊下面的石路，分途趕去，祇剩李陽，一人在側，柳春聞言，才知所服小還丹，不特起死回生，並還是練身劍合一，上乘劍術的靈藥，有此一丸，可以省却許多功力，李陽竟爲解救自己用去，心中老大不安，一面拜謝，方欲詢問，有無補救之策，李陽想了想，笑對孫鳳道，表姑，莫替我耽心，自來一飲一酌，莫非前定，就沒法子再要，少此一丸靈丹，至多加上一二十年苦功，也抵過了，何況那真正修爲，功候自較精純，且比乞靈草木，祇圖速成強呢，孫鳳笑道，這話也對，不過說時容易，做時難，姑父素來疼你，也許見你，勇於爲善，不惜捨己從人，特加獎賞，給你補賜一粒，你須謹守此時之言，不能再要呢，李陽道，祖父之賜，如何不要，我祇留著不服，定憑真實功力，以求精進便了，說時，側顧柳春，面有愧歎之容，笑道，這類小事情，我們常做，我總想自己努力用功，就有，也不服他，祖父再賜，也祇拜領保藏，以備濟人之用，你無須乎介意，不過此丹實有妙用，你今日所服，這小還丹，雖不能似大還丹，服了能換去凡骨，但能却病延年，益氣輕身，習練劍術吐納，尤其妙用，你無心中，有此奇遇，緣福頗不淺呢，柳春聞言，益發惶

愧，重又拜謝不迭，孫鳳見他，祇是慚恐，面上並無喜色，頓悟姑父李清茗，命他隨入後莊安置，實有深意，也頗代他忻慰，李陽隨又說道，你看小表叔，老不放心表姑，惟恐吃了什虧，他兩個，分途搜索妖魂，却把我們，安放這裏，明是中途堵截，實則守株待兔，不會有事，祇爲我身邊，帶有兩件法寶，想叫我給表姑保駕便了，孫鳳把小臉一綳，秀眉微聳，氣道，那個希罕你，保什駕，這裏不是網口麼，你想顯本領，不會獨自進去，由我一人，在此坐鎮，說這鬼話，僵我作什，李陽見他發怒，忙陪笑道，小表姑，不要生氣，姪兒如何能比你高，實是故意激你的，如當真話生了氣，被表姑知道，說我欺你，以後遇事，就不幫我了，孫鳳更氣道，原來你陪禮，是爲怕我三姊，不是服我，這樣說來，要不是有三姊，你就可以隨便放肆了，這話更輕視人，我從不受人的氣，且等事完，和六表嫂說理去，李陽聽了，越發慌道，好表姑，姪兒年輕，說錯了話，招你老人家生氣，無論是罰是打，姪兒全領，千萬莫和我娘去說，本來新年裏，祇答應，放我兩弟兄，玩三四天，還須一點事情不生，你這一告，又該我們晦氣，一步都不能走動了，孫鳳見他情急，忍不住，嘖嘖笑道，你二人平日，那等嘴強，怎麼一提你娘，便那等怕法，你爹管教，也不是不嚴，怎又不怕呢，李陽見鬆了口，才放下心，笑答道，打罵

好受，軟困難當；我娘一來，便罰我們，枯坐一天，罰得重時，還要做出許多苦功夫，才難受呢，柳春見孫李四小俠，除孫孝外，都生得粉粧玉琢，金童玉女一般，年紀雖不真知，想來也不會甚大，那麼高的，武功劍術，人却俱有童心稗氣，靈心慧舌，口齒伶俐，鬥起口來，笑語如珠，純然一派天真爛漫，使人意消神王，說不出的，願與親近，心方歆慕，李陽又道，你看他們，去了這大一會，想必前後莊，俱追到頭，妖僧元神，怎未引來，莫非還有什麼變故，難令八綱不成，孫鳳道，你真性子急，既不喜枯守，不會看看去，適在空中，聽姑父音意，發令的口氣，以我推測，憑我們四人，便想擒住妖魂，決不容易，你就去，也是徒勞，樂得和我一樣，圖個暫時清閒，妖僧如被引來入網，立享現成多好，李陽道，此話不一定，妖僧仗倆，不過如此，他所仗恃的，祇有九寒毒沙，現在已被齊老太公，寶網隔斷，他那元神，乘隙附在太公舟底，混將進來，還是齊大太公，故意放的，妖僧元神，孤身深入重地，九寒沙，不能帶了同下，猶之乎，告化沒了蛇要，還有什麼大不了處，我看今天，五位老太公，和幾位遠客，無一出手，各家叔伯姊妹，也無一人出面，許是祖父，責成我們，立這一場功勞呢，話方說完，便聽身後，有一女子接口道，小猴兒，好大口氣，憑你們四個小孩，就成功了麼，連

我們還不一定行呢，柳春聽那語聲，就在離頭不遠的，長廊之上，仰望回廊，却不見人影，隨聽李陽喜應道，三表姑麼，我二姑，三姑想也來了，廊上又有一女子，答道，豈祇我三姊妹，人多着呢，都在遁中隱蔽之下，你們要用來誘敵，事前沒有辨情門戶，和妖僧一樣，看我們不見罷了，現在除五位太公和來客外，是通劍術，稍具法力的，全都出看熱鬧，妖僧此時，已有點發覺不妙，想要遁逃出去，正和孝弟、晃姪，還有彭郝二太公，門下幾位世兄弟，正在碧琳坪上惡鬥，離此尚遠，隔不多時，便自趕來此地，我們如不說話，你們不要開口詢問，雖然這次，遁甲奇門，是本莊原有的部置，與雙柳溝，所設埋伏，大半相同，終以謹慎爲是，免得萬一，又被妖僧，識破門戶，乘齊大太公，收回五雲靈蛛網之時，逃遁出去，日後必不再來上鉤，那就更費事了，柳春聽出這說話的，又是一個少女，語氣較剛，音聲却甚清朗，極珠圓玉潤之致，方在尋思，是否孫李四小俠，所說三老李清若的，二三兩女，偶一眼瞥見空中，雲光蕩漾，連着光網上面兜起的，陰雲碧火，往來亂晃，起伏如潮，妖雲邪火，被光網阻住，難再下壓，鬱怒無從宣洩，發爲厲嘯，聒耳欲聾，那光網，也似發出威力，不時把妖雲邪火，往上盪起老高，無如妖法利害，勢盛且猛，抗力一強，壓力更強，眼看排盪上去，又似排山倒海一般

，往下壓來，看去，好似無量碧綠火星，合成的一座大山，在半懸空中，隨着五雲光綫，翻起振盪之勢，拋球般，上下跳擲，起落不停，光影籠罩之下，映得下面，園林人物，都成了暗綠顏色，閃閃不停，柳春不知究竟裏，方覺妖法勢盛，五色雲光，有點相形見絀，忽聽一聲清嘯，起自前莊，宛如鸞鶴之音，上徹雲霄，迴顧孫李二人，面色立現緊張，李陽首喝，柳世哥速退，毒沙來了，話才出口，猛又聽空中，嘶的一聲，五色雲光，似受不住上面重壓，竟被衝開一條裂縫，那漫天碧綠火星，立似天河決口，綠龍倒掛，由那裂口之處，往莊園中，直瀉下來，孫李二人，喊聲不好，跟手李陽，拉了柳春，便往地道，石門之中飛進，那妖雲邪火，來勢神速異常，雲光一現裂口，滾滾飛舞而下，散佈開來，晃眼便湧到三人面前，仗着地道入口，就在三人身後，轉步即進，那裂口，又在儘前面，孤峰之側，相去尚遠，孫李二人知機，事先又得了前莊，退入地道警號，才未波及，三人到了地道裏面，柳春心靈手快，看出形勢不好，見地道的門，尚還敞着，以爲李陽忘却，想代關上，拉着門內銅環，隨手往裏一帶，那知和生了根一般，不能移動分毫，臉剛一紅，孫鳳笑道，一會妖魂，還要自行投到，這門不用關了，我們身畔靈符，俱已發出妙用，其實不進來，也無什大害，不過，妖僧九寒沙，委實有點鬼門

道，有這靈符護身，冷還可當，吃他困住，越積越多，把人膠在裏面，脫身就艱難了，先前我們上去，如非晃姪，帶有姑母，用東方乙木精英，煉成的異寶，乙木神雷珠，幾乎被他困住，吃大虧了，妖僧此時，大約尙在前莊，正妄想施展全力，運用妖法九寒毒沙，將我全莊的人，一齊中邪凍僵，生擒回去報功呢，這門口，設有禁制，妖沙不能侵入，我們站在門口內，正好看這，從未見過的花樣，你身外，現有紫氣籠罩，如想知道，妖沙的力量，不妨站向門外，稍爲試試，你又服了小還丹，就被困住，也不要緊，何況不會，祇不要離門太遠，再聽方才，那樣警號，或有別的異兆，立時進來便了，柳春一則年青好奇，二則，那門不甚高大，孫李二人，並立向外仰望，自己站在後面，門外奇景，難窺全豹，又不好意思，搶向前去，又見這等，危急形勢，表面上已是屢敗不支，幾於無力還手，二人詞色，均似有恃無恐，彷彿勝算早操，必無敗理，聞言料無差池，便試探着，走了出去，那知門內，溫暖如春，外面竟是另一氣候，因園中地方甚大，仇敵着重的，不在這一帶，妖雲邪火，乃是到地以後，自然散漫，雖然湧到門前，勢子不盛，本來胆大，又有先入之言，心中不畏，冒然闖出，才一出門，猛覺門外，一股大得得異乎尋常的潛力，挾着奇寒之氣，對面擁來，當時便是一個寒戰，知道利害，由不

得身子，縮退回來，隨聽上面長廊，有人喝道，鳳妹忒荒唐，這也可以淘氣的麼，孫鳳探頭門外，向上答道，二姊，柳賢姪剛才服了一粒小還丹，不妨事的，上面發話道，就這樣，也不可如此大意，我看妖僧，頗不尋常，你能拿得穩麼，孫鳳便不再說，退了回去，柳春自也退回，這時，空中九寒沙邪火，仍帶着大片妖雲，往下飛瀉，尙未落完，可是五色雲光的裂口，仍和先一般大，柳春覺着可疑，便問李陽，齊老太公的五雲神蛛網，既被妖法衝裂，怎還停空不動，仍是丈許大小裂口，莫非故意，放他進來不曾，孫鳳剛向李陽笑道，他果然是聰明，由此可見，妖僧之愚，枉自煉了多年妖法，連這一點，都看不出，三人正說之間，空中五色雲光，忽然連閃兩閃，齊中心分裂，化爲一團彩痕，波紋也似，往四邊散去，轉眼無跡，空中未降完的，大片妖雲邪火，立似一座綠火山，自空飛墮，猛一壓下來，隨着彩雲飛逝，眼前倏地一暗，化爲一片綠火海，所有全莊人物，俱都埋在底下，星沙浩浩，鬼火沈沈，門外祇是一片暗綠，什麼也分辨不出，孫鳳驚道，無怪二姊謹慎，這禿賊果然利害，李陽道，現在什麼都看不見，多麼無趣，早知如此，真不如隨小表叔，去誘敵，爽快得多呢，孫鳳道，你怎如此性子急，一言未了，忽又聽鸞鶴般的嘯聲，搖曳長空，這次好似發自妖雲上面，聲音甚高，孫李

二人，立時相顧同喜道，這就快了，語聲才住，門外綠火海中，倏地光影一晃，定睛向上一看，原來先前裂散的，五色雲光，重又在高空出現，這次却是反主爲客，由下兜改作上罩，面積也不知大了多少倍，直似一面，廣闊無垠的天幕，罩向妖雲邪火之上，再由四邊下垂，一齊裹住，往回收來，碧光沈沈中，仰望上空彩雲，罩定妖雲邪火之外，更不停留，連上面帶四邊，齊往中央，排山倒海一般，擠壓下來，晃眼之間，便與莊園一般大小，方始停住，隨聽有人，在空中喝道，無知妖孽，也不打聽，此間主人，是那幾位，前輩仙俠，竟敢妄施邪法，來此侵犯，我五位師長，不屑與鼠輩計較，還未出手，祇由我們，幾個門人子女，略施小術，便將你困住，如今你已成了網中之魚，還不自行降服，由我們取來你的原身，聽候發落，莫非真要將九寒沙，連你元神，一齊消滅不成，待了一會，不聽回應，空中又大喝道，你枉自分化元神，行險徼倖，出來作祟，但你不設法壇，便難施展鬼蜮伎倆，似此區區野番教中，邪魔外道，元神一離內體，連話都說不上來，這等下乘邪術，也敢向我五老莊來賣弄，真個胆大妄爲，可笑亦復可憐，你既不能隨意，開口問答，我們已有人，往三道嶺，取你原身去了，如不再肆猖狂，便算降服，可自將妖沙收去。等你原身取到，引見本莊，五位師長，也許還能饒你，

逐出莊去，如稍違抗，那你就自取滅亡了，本來陰雲碧火，已然聞聲靜止，這二次幾句話一說，重又怪聲厲嘯，妖雲邪火，也隨着翻滾奔騰，怒湧起來，空中冷笑道，無知妖孽禿賊，你以為這區區妖沙，我們莫奈他何麼，不過是念你，祭煉艱難，我們拿他無用，却是你的，看家本領，衣食父母，令你自收，原是格外恩寬，既然不知好歹，那我們便先收去，省你不服自恃，少時取來，你的原體，再行受綁如何，說罷，又是一聲長嘯，隔不一會，便見妖雲邪火下面，起了大片金霞，低的貼着地皮，高的貼着屋面，全莊園內，上下四方，到處都是，那金霞，和五雲靈蛛網的，五色雲光一樣，也是薄薄一層，好似在九寒沙，陰雲綠火，未襲以前，早就隱去光華，和一張極大無比的，薄紗一般，隨着山石林木，樓閣臺榭的，形勢高下，以至地面，暗中佈滿，緊貼其上，到時，一聲號令，立即生出妙用，與當空五色雲光相應，互相合攏，這一來，無異上有天羅，下有地網，妖雲邪火，恰被合在當中，受此上下夾攻，還欲強自掙扎，嘯聲越發淒厲，陰雲澎湃，突突亂滾，內中無量數的，碧綠火星，翻滾愈急，那上下四外的，雲光金霞，全如無事，依舊不慌不忙，徐徐往中間，擠迫而來，絲毫也阻他不住，悲風怒號，星沙亂飛中，隱聞遠近人語嘲笑之聲，到了後來，妖雲邪火，被迫太緊，無量碧星，互

相軋壓排盪之下，忽然紛紛爆裂，化爲寒焰，融會一團。看意思，似想由散沙，變作整體，再猛力往大處膨脹，將四面包圍的，雲光震散，以便逃走，初上來，似還有點效力，雲光金霞，雖未震破，却被撐住，停在那裏，不再進迫，一會功夫，先前那麼大如山岳的妖雲邪火，被金霞向上網起，托離地面；上面雲光，再連罩帶壓，兩下應合，擠迫緊束，祇剩了五六畝方圓一團，雙方這一相持，直似一團，碩大無朋的，碧綠光球，外面緊絀着，薄薄一層，金綉彩霞，懸在莊園上面，五光十色，流輝四射，同時，陰雲縮小，除光球懸處，當頭一片，天色業已重現清明，恰正是落日啣山之際，西方斜照，不受當空光球阻隔，陽光斜射過來，互相輝映，更幻出無邊異彩，耀日生霞，麗景絕倫，莊中一般門人後輩，本都隱身奇門遁甲以內，作壁上觀，見此從來未有之奇，多半忻喜贊賞，笑語如珠，遠近相聞，內有幾個，年紀最輕，童心較盛的，孫兒女輩，更是紛紛呼喚，祖父太公，莫忙收去妖法，最好再稍爲縮小一些，拿他懸在上空，當天燈看，等過燈節，再收，爲新年裏，添點景致，衆少年男女，祇管歡呼贊賞，妖僧却在那裏，心如刀割油煎，死活都難，原來鐵衛士首領，妖僧寶月，出身本是藏番中的邪教，仗着邪法，縱橫多年，以前因他運氣好，又頗靈警知機，前些年，覺着自己，結怨樹敵太

衆，看出預兆不佳，忽生戒心，又隱往西藏，埋頭好些年，真有法力本領的仙俠，一個也未遇上，二次應召出山，復爲鷹犬，一則，覺着這多年來，並無仇人，前往尋他報復，固然，所居隱秘，如若對頭，真是高人，決不會這久，尋他不到，可見還是仇敵不行，不敢上門生事，因此未免長了好些，驕妄之氣，二則，主人看己，如此重法，偏巧才出來，便遇到了難題，先承辦的，又是宮門三傑等，慣與自己爭功，一有閒隙，便以陰謀傾軋的，幾個對頭，難得他們，此次出門，不特曠日無功，並還損兵折將，丟人現眼，鬧了許多笑話，憑着自己法力，和隨帶鐵衛士，幾個能手，如將逃犯，和窩主，一齊擒回，便可掃盡對頭臉皮，使其失寵受罰，出了多少年的惡氣，以後一手攬權，惟我獨尊，豈非絕妙，於是又加上一層，貪功快意之想，一面因有盜勅一案，愈秦二凶的，身家榮辱，全在他的手裏，又以敵人人數不多，從未公然出面，祇是利用天時地利，暗中搗鬼，心疑三凶之敗，是吃了地理，和大雪之虧，敵人不敢與三凶明鬥，可知無什驚人本領，那知誇完海口，一出場，便受了挫，也是活該，妖僧背晦，所習雖是左道，昔年妖師在日，有兩個玄門中的好友，常時往還，曾經高明人指教過，竟識得道家，奇門禁制妙用，由門戶地形上，分辨出敵人巢穴所在，無如他那邪法，非設法壇，備下應用法

物，不能當時施爲，愧忿匆匆，逃回三道嶺，立即設壇行法，起初雖料敵人，不是易與，做夢也沒想到，那是峨眉派，嫡傳的，幾位陸地神仙，川東五矮，心想敵人所居方向，雖已辨出一些端倪，到底不能作準，更恐敵人，識得九寒沙利害，見勢不佳，捨巢遠颺，好在法物現成，結壇容易，又有幾個，會劍術的人護法，萬無差池，妖沙與己，心靈相應，似此盡量放出，對方如稍抵禦，或是遇上時，害怕逃遁，自會警覺追襲，否則，那一片，方圓五六百里以內的人畜，祇在妖雲籠罩之下，全要凍僵，失去知覺，任憑擺佈，非己行法，不能復生，勢又捷如雷電，料無漏網之理，就這樣，仍不十分放心，同時，又在壇上，坐禪入定，準備稍有疎虞，立將元神遁往，這樣，除九寒沙，隨意運用，可添不少威力外，還可再施別的邪法，他這裏，打着萬全必勝的，如意算盤，那知敵人，早已知他，來歷細底，本防他，不肯自行投到，多費手脚，此舉正合心意，先施法力，在莊前，擋了他一下，再把蜘蛛網放起，護住全莊，使其把妖沙，專注一處，以免鋪天蓋地，漫空亂飛，沒有準的，飛過伏波岬那一面，誤傷別的人畜，等妖沙照準大漠莊下壓，不再往外飛佈，再故意與之相持，任憑孫李四小俠，駕太乙仙舟飛起，衝盪妖雲邪火，以爲誘敵之計，妖僧先因妖沙，中途遇阻微頓，暗付九寒沙，何等威力，又

是大量放出，怎會空中遇阻，敵人力法，可想而知，試用妖法一催，剛把敵人迫退，跟踪下壓，不料又生阻力，妖僧也頗狡猾，一見事出意外，心中一生驚疑，便自減了勇氣，正在躊躇進止，猛又覺出，敵人施展法力，在妖沙叢中衝突，勢甚猛烈，恐當着俞秦等對頭，大張旗鼓，結壇行法，結局仍是慘敗，反將多年苦功，煉就的，師傅九寒沙失去，又不便就此收回，心頗憂急，待了一會，隨着妖法，催動之下，敵人勢子漸衰，妖沙威力，越來越盛，才放了心，以爲敵人，伎倆止此，可是所用飛劍法寶，必非尋常，自來不勝即敗，敵人既不能破去九寒沙，成擒無疑，祇奇怪妖沙，始終不會落地，似被什東西托住，相持之下，人也未傷一個，既起了貪得法寶之心，又欲前往觀查，祇說相機行事，便把元神遁出，運用玄功追來，不料四小弟兄，也正在此時，接到下面，五老密令，衝往東方誘敵，妖僧趕到一看，妖沙竟被五色光雲阻住，看去極薄一層光網，九寒沙被他隔斷在上面，一任運用全力，催動妖火碧焰，翻滾如潮，竟不能將他衝破，妖僧不知太乙金鱗舟內，祇是四個，男女幼童，誤以爲那便是敵人的首腦，先前發見九寒沙，漫空飛來，知道利害，用五色雲光，將巢穴護住，一面，仗有法寶護身，欲出破敵，因九寒沙，威力甚大，初出還能抵禦，久便難支，照此情勢，會法術的敵人，必止於此，

天山飛俠何其多 騷擾人間喚奈何

否則，雙方相持，已有這些時候，勢漸危急，下面敵人，如有能者，斷無不出之理，那梭形金霞，似已力竭勢衰，另外還有三四道，劍光寶光，也不足計，到是隔斷九寒沙的，這層五色雲光，不知是何法寶，如此神妙，急切間，實無破他之法，想了想，祇有尋一機隙，元神先飛遁下去，一面探明敵人虛實，再由下面，施展法力，裏應外合，方可一舉成功，正打主意，那表面情勢，梭形金霞，本來是在中一帶衝突，因妖僧到時，正以全力，催動九寒沙，陰雲碧火，泰山壓頂一般，往下壓去，梭光似恐被九寒沙膠住，奮力往東方，衝逃過去，妖僧預存戒心，行事持重，又以自己，元神幻化，隱在妖雲碧火之中，敵人不能看出，下面莊園，如此廣大華美，分明敵人，全聚於此，不到萬分危急，決不捨棄了老巢，和家人徒黨逃走，梭光本是東衝西突，四下飛馳，就去了，也必仍要回來，作那困獸之鬥，便沒去追趕，意欲觀查清了虛實形勢，然後下手，果然梭光，去而復轉，這次來勢特急，梭光外面，幾道劍光寶光，一齊放在前面開路，頭又斜掉向下，看去頗似自知伎倆已窮，再如勉強支持下去，梭光被九寒沙困住，便無幸理，危機將迫，意欲遁回巢穴，仗着五色雲光，暫保一時，暗忖這到是個機會，你祇能够下去，光網稍現空隙，我便可以混入，心念才動，惟恐敵人，見陰雲碧火，緊壓五色雲光

之上，太已厚密，或是不敢行險遁回，或是力弱，衝不下去，正打算，暗將妖光邪火，略為踈散，放一迷路，使其易於衝過，以便隨同穿過光網而下，猛聽震天價，一聲大震，由梭光內，發出一團青光，才一現，便爆裂開來，中心妖雲邪火，當時被他震得紛紛四散，奔濤也似，排盪開去，同時，脚底現出一個大空洞，那青光勢比迅雷，還要猛烈，妖僧如非閃在側面，幾被波及，心方一驚，四圍妖雲碧火，還未合攏，梭光已衝光而下，妖僧早有準備，元神飛遁，又極迅速，百忙中，竟未暇尋思，忙運玄功，附在太乙金鱗舟的底部，隨同飛落，本意到後，一面把自帶下去的，寒毒之氣，先行發散，見人就傷，一齊凍倒，一面再用妖法，相機擒那梭光中的敵人，然後尋到敵人，聚集之處，一網打淨，到了下面，一見金光中，出現的，祇是四個幼童，對面廊下，還站着一個少年，好生驚疑，忙施邪法，放出寒沙精英凝煉的，寒毒之氣時，對面少年，驟出不意，似為所中，但祇打了一個冷戰，身子微晃即住，並未暈倒，同時，身上飛出一幢紫氣，將身護住，再回頭一看，梭光中幼童，俱有紫氣霞光護身，已然相繼收了法寶，向少年身前趕去，面上各帶忻喜，全無一毫，戰敗憂驚容色，直似若無其事，猛然心中一動，暗忖敵人，如此勢派，決不會祇此四五個，幼童主持，自己鬧了半天，正經敵人，一個

若能驅使歸天去，為人處世自雍和。

未見，此事定非什麼好兆，這些幼童，均有護身法寶，急切間，無奈他何，如以全力施爲，不特勝之不武，於事無濟，並還打草驚蛇，引使敵人戒備，看四童神情，似祇料到寒氣，被他逃回時帶下，尙不知元神，也被混入，就算識破，他決無自己，飛遁神速，正好乘他，醫治少年的閒空，敵人首要，尙未得信以前，先期趕往窺探，到底有些什麼人物在此，如能必勝，自然下手，施展法力，裏應外合，攻破光網，放入寒沙，以收全功，萬一敵人，盡是高明道術之士，萬無勝理，還要吃他大虧，那便不與交手，相機速退回去，再作計較，當着俞秦等對頭，面子雖不好看，終比失寶傷敗強些，好在元神隱秘，行動至速，難於踪跡，稍覺不妙，隱向一旁，不與爭鬥，便可無害，如因正方雲光阻隔，不能脫出，祇消暗中行法，把九寒沙送回，陰雲碧火一退，敵人光網，自必收去，也不愁不能脫身，何況自己，還有最後殺着，怕他何來，當下便往前莊飛去，那知全莊，均設有奇門遁甲之禁，飛行了許多地方，到處霧影沈沈，尋不到一點門徑，這大一所莊園，除先見四五幼童，此外，更未有一個人影，孫孝和李晃，更是有意尋他開心，一個由後莊繞去，迎頭堵截，一個跟踪追隨，妖僧滿園亂飛，見無門路，漸漸情急，便似鑽窗紙的凍蠅，四下亂闖，那設有禁制之處，外人一經觸動，立現形影，隱形之法，

並無效用，本來孫李二小俠，不易看出妖僧元神，祇照那一溜黑烟追逐，妖僧略施邪法，把元神隱起，另幻出一些假的影迹，便可混過，一則，身入重地，吉凶難測，好名心勝，又復胆怯，匆促之中，方才已亂，始而還防敵人警覺，加以二小俠，也未追上，後來，兩頭堵截，撞在一起，正值妖僧，發急亂闖，一觸禁網，形影立現，二小俠便各用法寶飛劍，上前夾攻，妖僧也施妖法回敬，偏生二小俠，除了靈符之外，還有別的異寶護身，不能傷害分毫，妖僧却吃了不少的虧，最後李晃將用剩的一粒乙木神雷，冷不防朝他打去，奸僧驟出不意，元神受了重創，差一點，沒被神雷震散，連恨帶急，怒火攻心，凶野之性大發，心想敵人，明是預設陷阱相待，最可惡是，主腦一人不出，却令幾個，乳臭小狗欺人，並且到處都是埋伏禁制，動輒得咎，又不能定在那裏不動，勢已至此，除了豁出，多年苦煉之功，把奉有師父遺命，素來不肯妄用的，魔教中，最陰毒的，旃羅神法，施展出來，試把上空，光網衝破，放進滿空九寒沙，敵人任是多大威力，想也難於抵擋，至不濟，爲行此法，多耗一點元氣，易召魔頭，許爲異日之患，當時收了寒沙，敗逃回去，總可辦到，就算魔頭侵擾，那是日後之事，祇要隨時留意，也不是沒有防禦之法，且先顧住眼前再說，想到這裏，把心一橫，立將昔年，學而未用的魔法

，施展出來，那旃羅魔法，原是昔年，妖僧的師執好友，紅衣番僧，烏鉢耶所傳，當初學時，乃師加答吉，曾經阻止，烏鉢耶，也曾勸誡，說雙方道路不同，自身如未煉就神魔，習了此法，用時，第一是，有勝無敗，敗必受他反剋，第二是，以後魔便附身相隨，必須常用常習，稍一踈忽，便爲所乘，最好是不學他，或是煉好本身神魔以後，再習此法，妖僧知道烏鉢耶，不久茶毗，煉好神魔再傳，便來不及，再四力求，說此法神妙，威力至大，煉他祇爲防備萬一，並不輕用，先行學會，日後再煉，本身神魔，也是一樣，烏鉢耶却情不過，勉強傳了，不久便自火化，妖僧因煉魔不難，那九個有根器的生魂，先就難於物色，不覺遷延下去，妖帥也自數盡茶毗，臨去以前，苦口誥誡，本身神魔，既未煉成，此法萬不可使，妖僧當答以，當初煉法，本爲萬分危急，九死一生之際，仗以活命逃生，便本身神魔煉成，此法過於陰毒，也不會輕使，何況制魔無力，神魔未煉成以前，決不用他就是，過不兩年，受了主人網羅，長年做人鷹犬，更無煉魔之暇，却也謹守師言，不曾用過，此次原是情急無奈，迫而出此下策，本來行使此法，非獲全勝，多殺敵人，不能無事，如若無的放矢，用的不是地方，魔頭出去不遇阻力，立生反應，反攻行法的人，這時，莊中除原有諸高人外，又來了一位，深悉魔法妙用細底，專能剋

制的仙俠，就不犯忌，也無幸理，事情更有湊巧；五老和在座諸仙俠，本來早想，生擒妖僧元神，按照預計行事，祇爲命人，往三道嶺，盜取妖僧肉身，尙未回轉，故此略爲遲延，諸老正在香雪精舍中說笑，新來那位高人，忽由北天山，望見大漠莊上空，妖雲邪火，趕來相助誅邪，一到，和宮中隱身守望的，五老門下，二弟子徐元亮，略談了兩句，便擇了一個邊角，將那緊壓在，五雲神蛛網上的，妖雲邪火，用法力掃蕩開去，現出三數尺空隙，下面大老，芙蓉劍容齊良，早運慧眼望見，不等出聲招呼，同時將那辟開妖火之處的神蛛網，放開了些，放他下落，再讓妖火復原，事機迅速，妖僧正在到處受氣，通沒顧到上面，竟未覺查，這位高人一到，賓主相見，互一計議，便把前策，略爲變易，不等三道嶺人回，先把九寒沙放落，以免久停空中，烟光騰湧霄漢，被同類的妖邪，在遠方發現，趕來爲祟，或是看出，主人利害，當時不敢上前，得知地點，異日約了，有力妖黨，却來生事，雖然無礙，終是惹人煩厭，故意作爲五雲靈蛛網，受不住妖沙，時久重壓，竟被攻陷，等全數漏了下去，下面李清若，在妖沙未攻到以前，預伏的，小天羅如意神綱發動，同時，上空的，五雲神蛛網，由分而合，重又現出，上下一合攏，將妖沙，全數包在神綱神綱之中，然後擒捉妖僧元神，議定以後，便即依言行事，

雙方差不多，同時發動，五老這面，恰趕在前，雖祇不過快了一霎眼的功夫，妖僧魔法，已是撲空，因下面，魔法剛一施爲，上空光網，便裂了一口，妖僧初試此法，不知敵人，自行開放，存心放那九寒沙下落，以便收沙擒人，所施魔法，並未用上，業已生出反應，轉害自身，還在滿心高興，以爲他那旃羅神魔，真個威力利害，無人能敵，嗣見九寒沙降完，五色雲光，四邊隱退，重又出現，改壓在妖雲邪火之上，仍是一片整的，同時和自己追逐對敵的，兩個幼童，未等猛下毒手，報復適才一雷之仇，忽然從旁一閃，由此失蹤，不再出現，祇管妖沙濃密，照理已是佈滿全園，無孔不入，偏生始終不見一個，正經主人出現，情勢轉更混沌，這會功夫，到處都是妖沙所化的，陰雲碧火，綠茫茫一大片，休說是人，率性連房舍，都看不見，方自驚疑，二次待要施爲，忽聽敵人，空中喝罵，自道來歷，非令束手降服，才知莊中敵人，竟是昔年主人百計籠絡未遂，忽然失踪多年的，峨眉嫡派劍仙，川東五矮，不禁心寒胆怯起來，繼一想，敵人光網，雖然高籠妖沙之上，仍無別的破法，又勸自己，收沙降服，可見九寒沙利害，無計破除，故把自己困住，藉以挾制，此寶既不能破，便無被擒之理，怕他作什，胆又一壯，祇奇怪，適才明見光網，應手破去，如何仍在，莫非又是一件，同樣之寶，那魔法，不能輕使，昔年

煉習之時，祇憑傳授人的一句話，說已煉成，師父也這等說法，自更深信，可是一直不會試過，這類陰毒魔法，無形無聲，難見端倪，不知有無生効，意欲再試一回，那知魔頭，轉而制他，便不再聽指揮，連連口誦魔咒，手掐靈訣，如法施爲，二次想將光網破去，終無影響，心雖作忙，猶恃九寒沙尚在，莫我如何，正在自行寬解，忽又聽空中敵人，第二次發話，跟着地面上，便現出一片，薄如蟬翼的金霞，也和網一樣，與上空光網會合，連自己帶九寒沙，一齊包圍在內，往一處縮小，敵人之言，竟非虛語，由不得，又氣又急，又驚又悔，身已入網，無計可施，眼看妖雲邪火，越縮越小，魔頭再在暗中作祟，神思越亂，竟想不出一個，脫身之計，迷惘了好一會，忽然省悟，自己尙有好些法力，如何不用，却在這裏束手待擒，別的不論，單是九寒沙，便還有極大威力，不曾發揮，已作網魚籠鳥，除却一拼，更無生路，這還有何顧忌，一面忿罵蠢貨，一面連用全力施爲，本心是想，元神與之會合，與敵拚命，好便好，不好，便與同歸於盡，就算主要仇敵，難於傷害，這片園林，和他家中，不會法力的人，也必毀損傷亡，稍出自己一口惡氣，死了也值。誰知敵人法力，比他高得多，他這裏，將妖沙凝緊成了一團，然後再以全力，往大處突然暴漲，爆發開來，想將妖火外面包圍的，雲光金霞震裂，

敵人也早有了準備，妖僧此舉，最是猛烈，原存着兩敗俱傷之念，果能照他心意發揮，這一震之威，天崩地陷，也不過如此聲勢，休說下面，莊園人物，必有許多，毀滅死亡，便是伏波腳，那一帶的山崖，也必受震崩塌無疑，連那附近，百里內外的人畜，均難倖免，雖說情急之際，出此下策，也不能說他，算計不對，偏遇見對方，幾個敵人，全是他的，喪門剋星，九寒沙凝結的光球，隨着雲光金霞，擠壓之勢，往小處一縮，猛又往大處一漲，滿擬必要爆散，竟未收効，僅將外面，雲光金霞撐住，緊緊綁定，雖不似先前那麼，越縮越小，暫時靜止，懸空未動，要想逃遁，仍是無望，並且妖法，已然發動，生出威力，好似一個，極大的禍胎，藏在裏面，又似一個，貯有無量，猛烈火藥的大地雷，藥信已然點燃，吃外面的，雲光金霞，將他緊緊包圍，不能爆發，外面無從宣洩，却在內裏摩軋激撞，相繼引發，成了酷虐無比的，一團烈焰，和悶壓在地底的，火山一樣，枉自鬱怒難伸，轟轟亂鳴，偏尋不到，一絲出路，妖僧元神，困在火團之中，轉變成了。作法自敵，難於禁收，妖火已燃，復原頗難，祇有收去一法，但是元神妖沙，均在強敵網羅以內，此時不致死傷成擒，全這仗團，邪火妖光，強行支撐之力，九寒沙一收，雲光金霞，勢必跟踪追迫，網中之魚，縱有別的法力，也難施為，除却束手受

綁，決無逃路，想了想，受人侮弄了半日，連個正經人的影子，都未見到，便自棄送，身敗名裂，未免過於窩囊，心又不甘，思量無計，祇得拚着元神，受寒沙冷焰，侵燬傷蝕，暫時還是支持下去，也許愈秦衆人，看出形勢不好，趕來救援，或是愈天柱，日前背人約請的能手趕到，約會同來，縱未必能是敵人對手，愈秦等原有諸人，更是不行，單爲搶救自己，仗着人多，再有應敵妙策，也許能够辦到，怎麼也比當時束手就綁，多點生機，正在胡思亂想，作那萬一指望，忽見雲光外面，現出一個，秀眉朗目的，小矮胖子，和一年紀較長，穿着前朝文士衣冠的少年，戟指同聲喝道，無知禿賊，不聽良言，枉受許多活罪，你那付臭皮囊，已被我們取來，三道嶺一千賊黨，也被本莊五老太公，略施法力，下上奇門禁制，如今祇放人進，不放人出，祇等和諸位老前輩，計議停當，一同處置，你如懸崖勒馬，即速降伏，將九寒沙收去，復了原身，同我二人，去見莊主，或許免你一死，再要執迷不悟，我們不願多費手脚，更不願這類陰毒穢沙，污我手脚，留着，一則無處存放，二則歲除將近，轉眼新春，人都忙着行樂，料理年景，誰耐煩與你禿賊糾纏，懸在空中，無陰陰，一團鬼火，更不雅觀，說不得，祇好連你形神，一齊消滅，悔之晚矣，妖僧紅番教中邪法元神，雖能變化施爲，却不能隨意應答，性情

又極剛愎好勝，聞言雖知不妙，終覺太誇，未必如此利害，又以此舉，太已丟人，祇願遲疑尋思，無所可否，呆了一會，儒裝少年，便對小矮胖子道，六世弟，怎禿狗，已是勢窮力竭，依然不知好歹，執迷負圖，大約以爲我們，沒法破那妖沙呢，還是照你適才所說，用本門太乙神雷，將他連妖沙，一同消滅吧，矮胖子聞言應諾，便請少年後退，待要施爲，凶僧久聞峨眉派，獨傳太乙神雷的威力，不禁心胆皆寒，一面魔頭，又在作祟，前念已大搖動，無如話說不出，口中厲嘯一聲，在碧火光中，現出元神，想打手式請降時，猛又聽遠處，有人喚道，六賢姪，神雷且自停發，妖僧不降，我自有處，小矮胖子立答，小姪遵命下去，靜候伯父施爲便了，那發話人，隨又喚道，寶月和尙，已自願降，但他所放九寒沙，俱已內燃，化爲一團冷焰，往日收發，自由主人，今日不合妄生惡念，不特無力收回，甚或引火燒身，幸我來此，看出究竟，尙能兩全，現我已代他制住禍胎，祇請齊李二位道兄，網開一面，放他元身復體，以便問話吧，凶僧自信九寒沙，乃多年心血，百煉之寶，除非與敵拚命，意圖兩傷，以及防敵加害，仗以支持，時候久了，元神不免耗損，可是斷無收他不回之理，聞言自不肯信，好在聽對方口氣，並不過分爲難，定要置己於死，降服心意，也吃着破，想不會是誘敵之策，正想自己收沙

給這些老少對頭看看，心念才動，對方話也說完，隨見光網開了一個小口，按理網中妖光邪火，本是蓄怒待發，得隙即要爆裂震散，這時竟會十分安靜，光網外面，平空添了一個，身材偉岸，貌相清奇，身穿黃葛布長衫的，長鬚老者，兩手指上，射出兩道光，亮如銀電的白光，神龍吸水般，直對着光網的裂口，那麼猛惡，一觸即發的，碧火妖光，忽似遇見剋制，轉爲柔和，流水生似，往白光中湧去，眼看光球，逐漸縮小，外面光網，却仍原樣停着，並不再往小緊迫，心疑葛衣老人，收完九寒沙，仍由光網，來擒自己元神，妖僧此時，已成了鬥敗公雞，心胆俱寒，雖料無幸，也祇聽之，那敢再行抗拒，晃眼功夫，光球已自鬆滅了一半，正憂惶間，忽聽葛衣老人，笑喚道，我當九寒沙，必與昔年番僧所煉相似，那知一蟹不如一蟹，這禿賊，枉自爲人鷹犬，橫行多年，原來比他師父，還差得多，這等微末伎倆，也敢到諸位道兄門前賣弄，真可謂不知自量了，我初到，沒看出他深淺，諸位道兄，怎也小題大做，請將寶網收去吧，說時，光球已越稀薄減小，老人話剛說完，同時雲光金霞，一閃即沒，祇剩一點殘餘九寒沙的，烟雲星火，也和風捲殘雲一般，吃老人指上，白光捲住，長鯨吸水，瞬息都盡，妖僧一見這等情勢，益發不敢妄動，剛剛俯伏，以示降服，老人全未正眼看他，手指上，兩道白光，

先自收去，跟着把手一抬，妖僧元神，直似風吹敗葉一般，身不由己，隨同往下飛去。

第二回

制番僧高人懷遠慮
觀壁畫小俠悟玄機

夕陽影裏，衆人在下面，看得畢真，李暘道，五太公叫我們來此誘敵，怎又改了主意，說時，孫孝，李晃，相繼飛來，孫孝先接口道，你知道什麼，先前姑父，本有佈置，因還想軟做，給禿賊稍留一點顏面，連從來未用過的，奇門五遁，都全發動，原打算把禿賊，引來入伏，一面由六哥，把他原身盜來，再由我四人，仗着姑母的法寶，和奇門禁制的，妙用威力，強迫他到寒友榭去復體，那時再曉以利害，使其率領全班賊黨，退了回去，不料被北天山，狄岳諸位老人家，遠遠望見，不知姑父，另有深意，不想將禿賊，當時在此除去，以爲來了藏番教中能手，一時無人制他，又值我們，駕了太乙金鱗舟退下，雖知五位老太公，決不致爲妖番所敗，終覺奇怪，岳老前輩，每年照例年終，北天山穿雲頂小住，要到過年上九，才來我們莊中賞花，與五老太公盤旋，見此情形，不由大怒，便辭了狄老前輩的，除夕盛宴，改在我們這裏過年，等正月裏，狄老前輩來訪，再同回北天山去，當時也未仔細推詳，匆匆趕來，因先把我四人，誤當作姑母，或

是莊中老輩出戰，不勝退回，心疑禿賊，得了他師父真傳，甚或青出於藍，所以如此猖狂，上來也頗謹慎，後才看出禿賊，伎倆有限，姑父又向他，略說用意，方知究竟，否則，岳老前輩，乃昔年大方真人，神駝乙休的，惟一的傳人，專能收拾這些邪教，疾惡如仇的性情，也頗相同；以他法力，到時無須先和諸位太公尊長相見，祇一舉手，禿賊便成粉碎了；就這樣，仍然力主除惡務盡，意欲把禿賊，和三道嶺這夥狗賊，一起消滅，看對方能怎麼樣，還是姑父和大伯父，再三力說，數百年氣運所限，不是人定可以勝天之事，似對方這些爪牙鷹犬，終年橫行爲惡，固然死有餘辜，何況本莊向例，不容外賊侵犯，他已犯了必戮之條，自更不能寬恕，但是天下事貴達權，爲塔平湖這般老友，和忠烈英秀之士打算，並免因此勢成騎虎，各趨極端，激成未來大變，致令多少生靈受害，說不得，祇好從權隱忍，先打發他們回去，姑容多活些日，經此一來，就我們寬容到底，不去除他，賊黨人多口雜，又都貪功忌刻，處處在人牢籠之下；對方何等精明，日子一久，他們諱敗冒賞，通同作弊的事，必仍敗露，是奉派出來的，這些狗賊，一個也休想活命，何況我們日後，也決不會全數饒饒，樂得稍爲從權，可以省事得多，何須急此一時呢，岳老前輩，方始勉強應諾，這位老人家，心熱性直，老遠盛意趕來，自然應

該依他，所以先打好的主意，就用不上了。李陽道，既是這樣，我們還呆在此地作什，借着覆命爲由，到寒友榭，看看如何。李晃道，我和小表叔，先前就想跟去了。因遇見王世叔，他說爹爹，往三道嶺，盜禿賊原身時，塔平湖，也有人在彼探看，似已看出諸老太公用意，也和岳老太公一樣，不甚贊同，祖父恐那邊幾位老人家，得知細底，多了心，和岳老太公，還有話說，叫我二人暫緩進見，我們未必許進去，孫世哥也還未安置，何苦多跑一遭，孫鳳道，不讓進去，再回來，有什相干，岳老前輩，最愛我們幾個小的，如說拜見他去，定喚我們進去無疑，怎麼也可長點見識，爲何不去，孫孝道，我原想到這層，因王世哥年長，他說的話，不好意思強他，祇得暫時應諾罷了，孫鳳道，這人是個迂夫子，終日規行矩步，連話都不敢多說，誰聽他話，那就寸步難行了，不過柳賢姪前往，却是師出無名，見姪你先安置好了他，再趕來吧，話未說完，忽見一個，身穿前朝衣冠的，中年文士，走來說道，孫世弟，世妹，和兩位世姪，可去進見，岳老前輩，想你們呢，孫鳳笑道，才說曹操，曹操便到，柳賢姪，這是你王世伯，名叫王徵，對於後輩，最是熱心，又是長年在外走動，這是過年才回莊來，你以後在江湖上走動，有爲難的事，遇上時，祇管求他，柳春連忙行禮不迭，王徵已知柳春來歷，略爲獎賞了。

幾句，便向四小使道：你四人先去，我還要找些人呢，李兄笑道：王世伯，這位柳世哥，祖父原命小表叔，領往後莊安置，待命入見，小表姑要到前面去，却轉交給我，他點心已吃過，想必不餓，我急於要往前面，世伯既要往後莊去，喚各家叔伯弟兄姊妹，就拜託老世伯，順便帶往後莊，找個地方住下如何，孫鳳笑道：你真會取巧，率性連長輩，也支使起來，王微笑道：這原無妨，我知你們，是想看禿賊復體降服，見識一點新鮮事情，其實還早，要等塔平湖人來，商計好了，才辦呢，你們忙也無用，孫鳳笑道：王世哥，你莫管我們，聽岳世叔說點外面的，人物風景，也是好的，柳賢姪，你隨王世伯走吧，我們夜來再見，說罷，四小使作別自去，柳春知道，不能同去，祇得罷了，王微招呼柳春，隨了同行，見他年紀雖輕，言行容止，均甚整肅，心頗嘉許，笑問道：賢姪初來，又是生長邊漠窮鄉，想必五位老太公的來歷，還不甚知道吧，柳春恭身應道：王微道：我看你，人甚聰明，却能老誠謹細，大是難得，本想和你一談，無如連日有事，現在又奉岳師叔之命，去往各位恩師家中喚人，不便久停，過了年初九，便要出門，也無閒空，與你長談，我每年九十兩月，均在北天山，風雷頂，小住四十九日，將來如有閒暇，或是路過，可稟明你師父，和你陸五師伯，前往尋我，多少於你有些益處，這大

漠莊，雖是陸地神仙的，洞天窟宅，但你此時，便想隨這般少年英俠一起，爲時尙早，他們多半，生具仙根仙骨，加以家學淵源，人人自愛，精進異常，一點百透，稍差一點的人，決不能比他們，每日到是讀經史的時候多，練武功劍術的時候反少，他們又善於及時行樂，外人不知他們，爲了五老太公，多是樂天自適的天性，這些舉動，有類萊衣獻舞，由於想博老人的歡心，祇見他們，日常嬉遊，一旦快意當前，或見什不平之事，立即飛行絕迹，出入青冥，致人死生於千里外，江南鶯花烟樹，與天山大漠的，雨雪風沙，全是襟袖間物，覺着地仙劍俠，竟有如此快活，雄奇的歲月，傾心嚮往，立意效法，却沒有他們，有生具來的，根骨天性，家庭境遇，以及許多自然成就，不是常人，所能辦到的地方，能舉百斤的人，硬要學人去舉千斤，那就糟了，連我追隨五位恩師這多年，劍術雖還未到上乘境界，也算有了根底，尙且不敢大意效法他們，何況你呢，你如真心向道，想有成就，終非由苦學途中，求進益不可，適才我見你，對他四人，甚是羨慕，恐你不知細底，略說大概，詳情且待將來再說吧，說時，二人正繞着一所傍湖廳榭走過，那廳一面臨水，湖波已然冰結，另三面，俱是桂樹，莊中廳舍，大都軒窗四啓，先未見到，有人在內，二人正說之間，忽聽身側，有兩三少年男女笑道，王世哥，

又在說我們呢，柳春聞聲，側顧左側窻內，一張紫檀大理石面的，八仙桌上，有兩個垂髻少女，正在臨窻對奕，旁邊還立有，六男三女，最大的，是個紫衣少女，看去年紀，不過十七八歲，餘者，都在十二三四歲之間，另外還有兩個，七八歲的幼童，正由對面廳角跑來，廳甚廣大，除臨窻一局棋枰外，尚有琴瑟笙簫等細樂，散放在各處桌案之上，對面二幼童來處，空出三丈方圓，一角地上，放着好些燈架彩絹，以及畫具之類，旁邊堆着許多竹筒，紙筒，和二三十盆，各色粗細火藥，看情景，這些少年男女，本是聚在廳內，有的撫琴對奕，有的調弄笙笛等樂器，有的在廳角，趕製年下用的，花炮紗燈之類，因見王徵走過，各把手中東西放下，趕了過來，方想莊中，少年男女英俠，人數真多，單這一處，就十多人，奉派在雙柳溝，陣地埋伏的，還不在內，隨聽王徵笑答道，岳老前輩來了，想見各家世弟妹，和世姪男女等，命我來尋，想不到，這裏竟會聚有多人，彭郝兩家的，世弟妹，和世姪男女，除奉命在外未歸，大約俱在這裏了，齊李二恩師家中，已有六弟，代我就便傳知，那我祇消往孫四師母住的，雙修樓，送上一信，就可交差了，你們請先行吧，內中一穿青少女笑道，岳老前輩來時，我們全都看見，便王世哥不來喚，也須前往叩見，祇爲剛到不久，又有禿賊就擒的事，五位老太公

和他老人家，想必有話商議，我們要去，自然都去；人數太多，恐防打岔，引諸位太公尊長不快，正趕新添製的，燈彩花炮，也未完功，想趕一點出來，稍停再推出兩人前往請示求見，一會也就去了，王世哥就不來喚，都沒相干，我祇問你，爲什麼向外人，說我們的閒話呢，王微笑道，我說的俱是實情，並且也無一句貶詞，柳賢姪更非外人，現同在此，不妨對質，三世妹，怎多心起來，青衣少女，還未反答，旁立一個，身材瘦小，生得猴頭猴腦的幼童，接口道，王世伯，還說沒有貶詞，適才妖僧被擒以前，我便在帶雲廊上，一直未隨衆人走開，本心是想，和李六叔跟前的，陽晃兩位哥哥，開個玩笑，因有小孫八叔在，怕他看出，沒敢就動，他四人，正商量往莊去，你便來喚，他們走後，你和這位孫世哥，且談且走，教他不可跟我們學，以防學壞，又說我們終日嬉遊，祇想法子，博老人的歡心，從不用功，莫非也算是好話麼，我知你要路過天香榭，趕緊跑來，告知各位叔叔，姑姑，先把人隱起，等你過時，聽你還說什麼，再算總帳，底下雖未聽你，說什不好的話，前幾句，我却親耳聽見，各位世伯中，祇你老人家，和二兩位世伯，年高有德，我們後輩，不好，理應教導，不應和外人去說，現在諸位叔叔姑姑，都生了氣，也沒什別的問你，祇請世伯，帶那年，由蒼山，帶回來的仙菓，每

人給一兩個，再不，把你老人家煉的，寒鐵小刀，每人給上一把，便沒有事，否則，我們便把這番話，加上枝葉，逢人遍告，一齊和世伯作對。那却莫怪我們這些頑童，難纏呢，王徵笑道：我早料到，你這小猴兒，今春和我要東西，恰值回時太忙，未及往取，早晚必出花樣，果然無事生風，憑諸位世弟世妹世姪評論，就照他所說，能算壞話麼，何況還不是那等說法，他適才說，不依他，便要添枝加葉，逢人遍告，已然不打自招了，猴面幼童聞言，把兩隻精光內蘊的，火眼一翻，微笑道：不論如何，你當老世伯的，總向外人說了我們，要的兩樣東西，給不給吧，紅衣少女笑罵道：說笑的事，玉姪怎當真無賴起來，青衣少女，也接口道：你不知道，猴兒心貪，得點便宜，就不放手麼，王世哥，莫認真，我們和你說了玩的，王徵笑道：我原知道你們，是和我取笑，不過郝五世姪，已然和我說過兩回，不能再負他的心願，那真的朱菓，已早移植峨眉，上次帶回的，乃昔年遺留的種子，正趕得一片山石，饒有靈氣，又有靈泉飛瀑，長年滋潤，年時一久，居然成長，去年還結了實，畢竟氣候尚差，共祇結了，七枚朱菓，恰值有事回莊，全數帶來孝敬諸位師長，因李老恩師，不肯全收，習賜與我三枚，出來便遇李六弟，帶了他跟前，兩個世姪，去見太公，我強分了兩枚與他，本來，還剩一枚，因是姪再三勸

我自吃，剛吃下去，郝五姪便奔了來，得知此菓妙用，意似想要，我因此菓新生，功效尙差，又非每年一熟之菓，便答應，另外送他，一點東西，這次偏又被我遺忘，原是我的疎忽，不能怪他不快，郝五姪，也不必失望，半年以內，或是我再由外面歸來，必定使你，心滿意足如何，猴面幼童，聞言笑道，王世伯，上我的當了，我何嘗跟着你呢，這裏不是天香榭麼，世伯長年在外，忘了本莊，傳聲照形之寶，便設在這廳上麼，實對世伯說，我們正在趕造這些花燈花炮，適才收擒妖僧時，祇兩位姑姑，和我到長廊上，立了一會，餘人因反正聽得出，看得見，無須遠出，就便還可多製幾架燈，和幾筒花炮，我們都沒有去，世伯的話，也全聽真，雖然不是貶語，照那等說法，也不能算什好話，說笑歸說笑，世伯真要罵了我們，當後輩的，怎敢無禮要挾，那到不能質問了，王徵道，小猴兒，你這張嘴，真會說，反正你的事，半年以內，必定給你辦到，我還要到雙修樓去，沒功夫和你糾纏，柳賢姪，這幾位，比你長一輩，下餘俱是平輩，可速見過，各自好走，柳春早想拜見，因雙方正在說笑，不便插口，聞言，忙即上前禮拜，衆男女小俠，俱忙着要去前莊，拜見尊客，祇令分兩輩，各行了一個公禮，連名姓都未及一一詢問，禮畢，衆小俠便自出廳走去，王徵笑問，你就在此安置好麼，柳春本心想，和這些

男女小俠結識，算計衆人，去往前莊，見客之後，少時必要回來，正好親近，聞言，自是心願，笑答道，這裏乃是藏珍重地，又是衆位師伯會集之所，適才匆匆一見，連名姓，均未及請教，便在此逗留，世伯看可以麼，王微道，本莊輕易不納外人，既許你升堂入室，便把你，不當外人看待，何況適才與你同來的，孫李四人，又頗看得你重，祇管在此無妨，此廳本是他們，朔望會課之地，兩旁各有兩套間，几榻用具，一切齊全，與地底房舍，也有通路，原是各人，獨自考驗功力的靜室，因在年終休暇，他們爲想，添些新年風光，日常聚在這裏，各用心思，爭奇角勝，趕製一些，燈彩花炮之類的年景，聽說今日是末一天，已差不多齊備，十九已交別人，如式仿製，所剩無多，也似完竣，彼此已然相識，他們人又天真和易，樂與外人周旋，即便所事未完，見你在此，也決無嫌厭之理，至於廳上，所設法寶，不知底的人，決看不出，也走不到眼前去，有什相干，我看你，和孫孝世弟頗好，因他在同輩年青弟兄中，平日用功最勤，因這裏有好些，對於煉劍修道的設備，除朔望會課外，平日無事，便約上兩三個，和他最親厚的，世兄弟姪，來此研求演習，互相考驗比試，那左首裏套間，幾於成了他個人，常年獨闢的，煉習劍炁之所，你就在那裏間暫住吧，今晚半夜，乃是每年一次的，合莊公祭盛典，祭時，外

人照例不能參與。快要到天亮，才得完禮。一面還須發付寶月禿賊，同時三道嶺四面，被我們撒下禁網，也定在今夜子時以前。要把事情，料理完竣，適才禿賊被擒，妖氛淨掃，以後你隨我在沿途，見到那些往前莊去的人們，有一多半，是奉命出去，祭前還須趕回莊來，今年大家均爲三道嶺，塔平湖，兩處忙碌，五老太公的意思，又非在年前，把事辦出頭緒不可，所以全莊老少人等，均各有事，無什閒空，我們年紀較長的，幾個同門兄弟，更是事繁任重，我本想帶你，往雙修樓，去見過孫師母，把話呈明，帶了出來，在後莊，覓地安置，繼一想，今夜後莊人少，莊中又養有好些，神禽猛獸，內有兩隻金獅，慣喜捉弄外人，祇前莊到中莊，幾處精舍廣廳，彭二恩師，曾有禁令，不許擅入，比較穩妥，可不致與他嘔氣，並且你在此，雖是暫時小住，年前如不回去，能够住過初五，不特可以看看，我們大漠莊的，新年風光，得點五老太公的恩賜，你人甚聰明向上，祇要處處留心，也許能得到，很大的益處，我還有許多的使命在身，百忙中，抽空叮囑，有無機緣，全在你自己，到時福至心靈，難爲明言了，柳春知道，語含深意，好生感謝。連忙禮拜，領諾不迭，說時，王徵已引往西北角上走去。走到一看，緊傍西北角上，有一方，金絲楠木，雕花隔斷，裏面放着幾個，細草織成的，大小蒲團，北面

盞頭，大理石牆上，嵌着一方，與隔斷，大小相等的，大鏡子，此外更無別物，壁上也無門戶，方自尋思，莫非這裏，便算套間靜室，王徵已走近前去，伸手往鏡邊沿的，金釘上，按了兩下，隨聽絲絲連聲，那面兩三丈見方的，一面晶鏡，立往地下沈落，晃眼與地面齊平，牆內現出一間靜室，王徵便領柳春，同走進去，柳春見那靜室，沒有外面廳高，大約兩丈多寬，四丈來長，四壁上下，均似玉質，摸去十分堅細勻潤，清潔異常，不著纖塵，時已日落黃昏，本來光景昏暗，可是壁上，似有迴光反映，人影行動，均可照出，此外四壁，還有好些，人物影子，彷彿畫在上面，却又深入玉裏，和大理石紋一樣，有類天然，不見筆墨痕跡，最奇是，和外面隔斷內一樣，全室空空，祇靠兩邊壁下，各放着一列蒲團，與王徵所說，什物用具，均備之言不類，天將向暮，王徵腳未止步，隨行匆匆，也未及細辨，壁上所繪，是何人物影跡，就此忽略過去，只把全室走完，王徵隨指右壁說道，此門機紐，與外壁晶鏡相連，進門時，你將鏡邊，由下往上，倒數第二，和第九，兩顆金釘上，挨次一按，鏡便沈落，現出門戶，進來之後，再把右壁上，雕刻的龍身，第七，和第十二，兩片鱗甲，一撥，裏套開，門戶立現出來，外間那面晶鏡，也同時外出地面，將牆壁封蔽，這地方，休說外人，便根骨稍次的，兩輩世弟

兒姊妹，不到功候，也難走進，下人僕婢，更不必說了，你在裏面，如覺氣悶，想要出來，內壁機紐，和外間差不多，祇是一正一反，一先一後，好在近日，沒有法力封閉，可以隨意出入，如嫌黑暗，燈和引火均有，不妨使用，少時，我再命人，送酒合茶水，與你食用便了，說罷，手起處，對面一片七八尺高，三尺寬的牆，忽往右移，牆上現出同樣大小的門洞，王徵道，平日小弟兄們，用功差的，往往被罰，在此獨居，自行參悟，往往經旬累月，所以坐臥之具，一應齊全，但除孫孝小師弟外，被罰來此的，均視為奇恥大辱，不悟出一個道理，如未精進，決不出去，這類靜室，全廳先是裏外四間，那三間，空的時候居多，也沒有這門方便，你自在，行再相見吧，說罷，回身走去，柳春連忙拜送，人已出室，回身一看，這間靜室，竟是圓形，大約三丈，果然一切齊全，祇沒有床，當中却放着一個，七八尺圓的大蒲團，似供眠息之用，僅仗目力，和玉壁微光反映，自然看不清，姑照王徵所說，先把裏牆，龍鱗一搬，一片絲絲之聲響過，外間隔斷的晶牆，便自升起，這一來，兩間室內，光景更暗，恰好引火，和一古鐵燈檠，就在身側，矮案之上，燈盞內，却是空的，乾淨無油，祇有燈芯，先以為不會點燃，試把引火一打，火星濺處，燈芯忽燃，光頭甚強，照得室中光明如晝，餘光由門內透出，連外

間，也映得雪亮，正待觀查室中景物，王徵先前之言，有何深意，猛一眼瞥見，外間壁上，燈光照處，現出兩個，人物相搏的影子，姿態靈奇，生動非常，猛觸靈機，趕到外間，仔細一看，原來兩邊牆壁，均是白石砌成，打磨得，甚是平整細滑，石質又堅，宛如玉質，實則非是，離地尺許以上，每面壁上，各畫有六列，五六尺長，三尺多寬的，長方格子，左壁每一格內，繪着一個人像，行止坐臥，俯仰屈伸，縱躍蹲踞，盤旋攀援，姿態各異，無一雷同，看去好似練武功的圖形，祇是動手足的招式不多，各自爲政，前後上下，十九不相連屬，再看右壁，圖格大小列數，與左壁一樣，格內繪的，却是飛潛動植，各種物形，無一人像，連巡迴細看了兩轉，看不出，一點道理頭路，燈檠雖無滴油，燈芯點燃以後，偏是那麼光亮，心中奇怪異常，再退回裏間一看，四壁也有圖形，但均坐像，乍看姿態如一，與外壁不類，數也太少，共總才得四個，並且影迹甚淡，不是細心諦視，便難看得真切，此外正對蒲團的，當中屋頂，畫有許多圓圈，正中心一圈，大如酒杯，色作深紅，由此往外，一圈一圈，加將上去，中間空隙，廣僅兩寸，共是二十四個，恰將那大蒲團罩定，最外一圈，與下面蒲團，一般大小，分毫不差，回憶王徵，分手以前之言，知道這兩間，靜室之內的圖形，與那屋頂，一個套一個的，大

小圓圈，有極深微的妙用，如能領悟，必得許多益處，無如急切之間，參詳不出，他的用意所在，初見到時，尙還有興，後來查看完了裏間，又去外間，重行觀查了，好幾轉，越看越覺茫然，姑照左壁人形圖式，一快一慢，挨次仿效了一遍，枉累得，氣喘噓噓，仍是毫無所得，始終測不透，有何奧妙，經此一來，時候已是不早，先前走往前莊的，那些少年英俠，一個也未回來，因覺這等難得遇到的良機，不應錯過，心終不死，正待二次鼓勇，再事加細研求，忽聽外面，有人叩牆呼喚，柳少爺，酒飯來了，這門我們當下人的，不敢妄開，請把鏡壁沈落，好端進去，柳春正想來一個人，以便探詢，聞言，忙照王徵所說，把裏間壁上龍鱗，如法一搬，一片絲絲之聲過處，外間鏡壁，沈與地平，走出一看，隔斷外面，站着一個，青衣小童，一手端着一個托盤，另一手持着一個，竹絲編製的，三格圓形提盒，先向柳春，躬身行了一禮，笑道，柳少爺，今天夜裏，本莊公祭，少爺們，都有事，無人前來陪你，這是幾樣酒菜茶點，我沒奉主人之命，不能進裏面去，祇好請柳少爺，自己拿進去吧，柳春見那小童，年約十三四歲，貌相甚是秀俊，口齒也頗伶俐，意欲詢問幾句，便笑問道，我就這外間桌上吃，吃完，你好帶走，省得收傢伙，又跑一回，小童好似識得柳春用意，並不承情，祇笑答道，我本奉命

在此侍候客人，適才爲往東厨房，取酒菜，才走開了些時，柳少爺，要在外面吃，可是有話問麼，本莊輕易不留外客，祇一留下，便算是一家人，沒有什麼，不可告人的事，祇我知道的，都可以說，不過裏面，這三間定室，實實不敢犯規妄進，在外面廳桌上吃，也有不便，要不請柳少爺，把裏間定室的，小條几取來，放在鏡門以內，拿兩個蒲團，疊起來，當椅凳坐，隔着門對談，到還無妨，你看好麼，柳春聞言甚喜，連說好好，重照前法，開閉門戶，去往裏間，把條几取出，橫放在鏡門以內，另取蒲團疊好坐下，小童把托盤中的，茶酒壺，和杯筷，和一個九宮菜盒，把酒斟了，一齊隔門遞過，再開提盒，取出一個，點銅錫精製的煖鍋，和四碟點心，一併遞過，笑道，柳少爺，自己擺吧，無人作陪，請隨意自用了，柳春隨接隨放，見那菜盒，作橫方形，白地五彩，磁質甚細，共是九格，格內菜碟，却不同式，方圓長短，大小不一，湊合之處，却極緊嚴，形製精妙已極，內有九樣涼菜，葷的是，臘肉，滷鴨，燻雞，糟魚，羊膏，素的是，笋脯，松菌，素鷄，和一樣從未見過的雉品，每種，數並不多，俱都新鮮漂亮，隱聞香味，望而饞吻欲動，那煖鍋，製作更妙，下層是爐，中作五梅花形，放着大小五個，燒得通紅的，扁平炭基，中層是盛熱水的煖鍋，鍋分五格，一大四小，每格是一圓筒，筒

底正對下面炭基，上面各嵌一個磁盅，當中一盅，較深較大，內盛清湯，旁邊四盅，一味是，用火腿，和鮮豬肉，隔片同蒸，極爛的玉版金鑲，一味，嫩莞豆，炒青蝦仁，一味，糟炒山鷄片，加冬笋，一味，鷄油炒瓢兒菜，共是三葷一素，柳春生長邊荒，休說是吃，有的直未見過，恐爲小童所笑，也不敢問，再見那酒，斟在一個，兩寸大小的，白玉杯內，色作深碧，甚是芳冽，素日量淺，更恐少時，萬一五老來召，或諸小俠走來，醉顏相向，未免失禮，便對小童道，我素不會飲酒，小兄弟，你爲我忙了這一陣，想必還未用飯，反正無人在此，你就在外面，尋一座來，你我一同吃吧，老實我還忘了，問你的大名呢，小童似喜柳春謙和，笑嘻嘻答道，柳少爺，不要如此稱呼，我叫四明，姓梁，我曾祖父，從小便侍候三老莊主，書房攻讀，後來三老莊主，學成劍術，中年以後，看破世情，全家入山，我會祖父，可惜沒等主人道成，早已壽終，未得隨去，幸蒙三老莊主深恩，將我祖父母，招往川東隨隱，直到今日，尙還康健，四明算是老主人的家生子孫，這裏莊規，雖是嚴肅，但對下人，却極恩厚，祇不犯規爲惡，對於尋常禮節，祇是我們下人，自知分際，心中時存敬畏，不敢稍爲踈懈，主人從未計較過，這些末節，對於五位老莊主，和門下幾位年長的，門人老輩，自然謹畏，便是上邊有命，也

不敢絲毫放肆，就逢到新年正月，這一二十天，三老莊主有命，全莊同樂的日子，祇有這十多位在場，依然無人，敢於隨意言動，所以到時，多故意避開，以免拘束，我們和各家小主人，在一起，却隨便些，內有幾位，性情最好，而又愛玩的，平日也常命我們，這些家生小娃兒，隨在一起，同玩出進，在外面，不拘禮節，不必說了，就在莊中，遇上小主人們，喜歡時，也常有賜坐同食的時候，本來可以遵命，不在有人與否，但這定室，乃是禁地，我也許今生世裏，也沒有到裏面去的福命，沒有主人的話，實不敢妄進一步，隔門而食無妨，夾菜取食，手一定要伸進，過了門限，便算違令，此時老少主人，無一位在此，更是欺心背主，如何能算人呢，好在東西樣數多，這點心，就吃不完，何況還有飯菜，這煖鍋，一天也不會冷，柳少爺，吃剩下來，我再吃，也是一樣，這酒名叫碧筒醪，味雖醇美，酒性却長，原因今夜，年下公祭，無端夾上賊和尚，上門惹厭，就誤了小半天，再加上發付三道嶺，那夥敵黨回去，又費了好些手脚，格外顯得忙些，一面又到了，好些遠客，五老莊主，在香雪精舍，設筵款待，內中恰有四位好量，三老莊主傳命，把莊中，百十種佳釀，全取出去品嘗，管酒的人，忙得不可開交，我去東廚房時，正趕此酒開罈，以為本地人，好量居多，這酒，不是好量的客來，指名索要，難

得開鐔，隨手要了一小壺來，柳少爺既不善飲，不用也好，柳春聽他，說得有條有理，這才悟出，遞東西，令自己安放，手不進門之意，小小年紀，竟能不欺暗室，不肯背人，少爺規範，好生驚異，不禁改容道，你這樣守法循規，令人可佩，你吃我剩的殘肴，心實不安，我想個通融法子，你仍坐在外面，我遞與你吃如何，四明道，這隔斷以內，雖非禁地，也不應把廳上，用具移動，柳少爺盛意，不敢不領受，那我就站着吃吧，隨說，隨將提盒旁掛着的，竹製飯桶蓋，連那裝點心的，三足磁煖碟蓋，一併揭開，將飯盛了，仍是隔門遞上，手不過門，柳春見那白磁青花細碗，盛着大半碗，淺碧色，粒大勻圓的米飯，撲鼻清香，暗贊好米，口中問道，你沒有碗，怎麼吃飯呢，四明道，碗沒多帶，預備吃剩的筷子，却有得用，柳少爺先吃飯，我吃別的，柳春見那四色點心，一碟，蒸玫瑰豬油年糕，一碟，肉餡珍珠米團，一碟，雞茸火泥笋丁合餡的，邊面餃，一碟，桂花，元肉，瓜條，葡萄乾，棗脯等，合嵌的，八珍千層糕，因是煖碟，碟底頗深，下有裝開水的坐托，便把兩件鹹點心，併在一起，遞與四明道，你用這碟吃如何，省得少時，飯冷了，不好，四明道，這些碗碟，除冷盆，九宮格外，一時都不會涼，煖鍋下面，有火，時候更長，柳少爺，對我太厚了，說罷，也把飯盛上，隨由腰間，取出一

雙竹篾，柳春一面自吃，一面夾菜點，與四明吃，覺那竹篾，又短又尖，分明兩支竹篾，並非是篾，猛想起師父前年，曾說內家好手，有一種暗器，名爲三指箭，又名追魂箸，利害非常，非內功有了根底，還須得過真傳，手巧勁足，不能登峰造極，功夫如練到丁家，能於數十步外，致人死命，專打雙目，和人身要穴，百發百中，東西說出來，却不值錢，乃是一頭微尖的竹干，長短隨人心意，和手的大小，偶然用時，忘了攜帶，隨便取些篾子，即可應用，算是內家，最便利的，一種暗器，形式正與此相似，再朝四明腰間一看，左腰上，果然斜凸起一小段，暗忖莊中，高人甚多，老少俱是能者，此童雖然年幼，已然三世相從，看也看會，此間陳設用具，無不華貴精美，形式高雅，此童便是家生子，何致連雙整篾，都不能用，又是出自腰間，定是師父所說，暗器無疑，心中一動，忍不住問道，你把三指箭，當篾子用麼，四明聞言，意似失驚，笑答道，我祇初練，還未學成，柳少爺，不要對人說，免得見笑，柳春一聽，果然不差，暗忖師父會說，練這三指箭，除非內功，到了家，否則，別的不說，單是指力，得有十年八年的功夫，才能在二三十步以內，取得準頭，此童祇十四歲，論那一樣，也還不够年限，越發驚奇，因對方，雖是年幼，生長在這陸地神仙，世外飛俠家中，當然不是尋常幼童，所可

比擬，人又十分聰明機警，再如追詰，跡近懷疑輕看，恠他斤兩，恐其不快，加以腹中此時，大有飢意，佳肴羅列滿前，無一不是色，香，味，三絕，美食再以美器，一陪襯，越更生色，引人食慾，嗜一樣，愛一樣，先還防到四明，笑他村俗，不肯盡情大嚼，嗣見四明，菜點接到，入口就吃，並無做作，心想吃完再談，便不往下盤詰，更不客氣，就此一同大吃起來，除九宮格，冷盆酒菜較少外，看點俱多，二人對吃了個大飽，還未吃完，四明聽柳春，連贊味美，笑道，我家五位老莊主，都喜安樂享受，聽說早年，便是如此，衣食起居之奉，和兒孫的牽連，自甘誤了天仙正果呢，尤其三老莊主，和五老莊主講究，本已相習成風，各家男女少主人，爲了五位老人，不肯每日，都動烟火，如無佳客登門，每月到有一多半日子，不用熟食，俱想做點好菜點心，孝敬老人，換換口味，並博歡心，這等行逕，已兩三代了，老主人們，知道兒孫孝心，又是來者不拒，一體嘉納，遇到那新創出來的菜點，如合雅道，或是名色有趣，趕巧還要舉辦一會，或是邀了遠近知交，置酒高會，或是來個全莊公宴，羣起效尤，法子越積越多，近幾年，因爲年歲多了，誰也想不出什，新鮮花樣，五位老莊主，又不許，多殺生物，各家少主人主婦，正在犯愁，忽又來了一位女易牙，人雖長得醜，對飲食上，却真有心思，於

是又給本莊，添了好些花樣，今夜爲了公祭，小主人們，不能出來款待，我隨意往東廚房，取了幾樣來，這算得什麼呢，等到新年，每日早曉，均有長席，直到十八夜爲止，每天極少重樣，着實有些新鮮飲食呢，這酒，柳少爺沒有用，不能送還，待我與一個，愛他的人送去，就便帶了茶來，柳少爺，已累了兩日夜，也該安歇了，萬一公祭完後，五老莊主，有事來喚，你若精力不佳怎好，要懇問話，日子長呢，何必忙這一時，柳春人原疲極，祇爲四明，說話聰明有條，亟於想問，莊中情形，並設詞探詢妖僧，如何發落，三道嶺和塔平湖兩處，有無事故發生，適聞師伯陸萍，有來的話，可會走去，是否可以相見，爲此種種，才把精神提起，吃飽以後，重又有了倦意，再聽四明所說，委實有理，隨口應了，四明隔門，將籃內茶壺，取出遞過，要過殘肴器皿，歸入提籃以內，說道，本莊地方甚大，我們下人，各有職司，不在一府共事的人，往往三兩月，不易見到一面，祇有今夜，和除夕元旦，這三天，全莊五府，上下人等，一齊聚集，在得天堂，內外平日不易會見的人，全可見到，因六少爺跟前，兩位孫少爺，執意命我，來此待客，本應丑初二刻，下人行禮的時候才去，因我有一好友，本來同在小靈湘館，六少爺書房中共事，今年夏天，爲犯過錯，將他調往，郝五太公府中，做些粗事，我和他

許久不見，心甚想念，意欲借着取茶，和送傢伙回去的閒空，與他稍爲叙闊，又恐柳少爺飯後口渴，祇得取一點巧，來時順便帶了一壺普洱茶在此，請暫時將就飲用，我和他見完了面，回來再端新泡的茶來如何，柳春才知他，勸自己安歇的用意，心料今夜公祭盛典，雖極隆盛莊嚴，但是全莊上下人等，齊集一處，祭前祭後，必定熱鬧非常，四明爲了奉命服役，獨守在此，不得終始參與，十多歲的幼童，那有不喜熱鬧之理，自己業已吃飽，此時天將半夜，他就一去不歸，不送茶來，也不爲過，況又心細，先備好一壺好茶在此，忙笑答道，爲我一人，耽誤你好友叙闊，心實難安，既有現成好茶，何必再泡新的，我昨夜到現在，長路奔馳，尙未合過眼，頗覺疲倦，又恐禮成之後，五老太公相召，你走我便安歇，休說再泡茶，你來都不必來了，明日你那二位少主人如問，便說我一則，疲倦思眠，二則，看見這兩間室內，兩壁人物形相，覺出中藏微妙，頗想一個人在內，靜心體會，執意叫你走的好了，四明聞言，面上微帶驚喜之容，轉問柳春道，柳少爺，你剛進定室，便悟出壁圖妙用，福緣真不小哩，柳春先以四明，把兩間靜室，喚作定室，視爲禁地，一步不敢擅入，內中詳情，當然不知，及聽這等說法，分明不是行家，也能知道一點大概，忙答道，我這鈍人，又是初來，祇不過見那圖形奇怪，內中必

有妙用，你未來時，也曾仔細推詳了一陣，結局白費心力，毫無所得，你朝夕隨侍，幾位少主人用功，想必知底，可能告麼，四明道，我祇知那是內家用功的途徑，另外參會着，一部劍訣，詳情却不知悉，說起話長，此時無暇，柳少爺，大約還須住兩三天，不忙在這一會，等明早有空，再詳說吧，柳春料是實情，便不再追問，四明隨道了安置，作別自去，已經走出廳門，忽然回顧道，柳少爺別的我不深知，但那定室，不止兩間，如能尋到門戶，也許能得一點頭緒呢，語聲甚低，但是字字入耳，十分清晰，說罷，不俟回問，人已出廳走去，柳春對四明的本領，雖還不深悉，照那去時脚步，身法的輕靈着實，和所練三指箭，管中窺豹，也可窺見一斑，莊中一個供役使的家僮，也是這等人，以上可想而知，嚮往之心，由此愈切，隨即回到裏間，將外層鏡門，復原封閉，條案放回原處，忙去尋找那第三間，定室的門戶，巨奈裏間室內，那壁間幾個人的圖像，和當頂二三十套圓圈，均是繪畫而成，毫無線索可尋，此外更連痕影，都找不到，心想滿打四明從未擅入，所說出諸臆測，或是傳聞，但是適才王徵，也曾說起，內與地下密室通連，當無虛語，怎麼用盡心力考查，找他不到，本心不將門戶找到，決不罷休，無如這一天兩夜，心身皆勞，早已神倦體疲，不過少年氣壯，惟恐誤了良機，本是強打精神，

及至苦搜未獲，人也疲極，欲待歇息片時，剛往蒲團上一坐，兩眼便不聽自主，一味想往下合，同時再想到，少時五老，也許來召，似此飢疲，怎能往見，自己給自己一解釋，決計仍是先睡醒了，再作計較爲是，盛氣一收，心神一迷忽，就此騙在裏間。大蒲團上，沈沈睡去，室中天光不透，朝暮不分，醒來一看，燈光照耀，四壁雪白，明如白晝，以爲未睡有多少時候，那大蒲團，乃細草織成，甚是溫軟舒適，左就無事，想要再睡一會，那知他這一睡，已到了次日中午時分，人早睡足，少年人，精力回復，怎睡得着，待了一會，漸覺神旺身健，難再入夢，才知睡得必長。外間當早天亮，估量四明，必在外候起，方欲搬動機簧，開了鏡門，出與談詢，偶一眼望到屋頂，所畫圓圈，整齊如一，與下面蒲團正對，暗忖昨夜，查找第三間定室，和地室門戶的機紐，什麼地方，全都尋到，祇這蒲團，不曾移動，莫非門戶，就在這蒲團的下面，心念一動，頓觸靈機，便即起立，且不外出，想將蒲團，移開查看，不料竟和生了根一般，又重又牢，休想移動分毫，心更奇怪，蒲團草織，恐怕手重損毀，又不敢過分使力，手按在蒲團邊上，上下觀查，越看越覺可疑，正打不起好主意，忽然手托團邊，試探着，往上一抬，無意之中，雙手力未使勻，往右側一歪，帶了一點推勢，覺着似可轉動，同時目光到處，瞥見

頂上圓圈，也似相隨，微微一轉，祇是左右不同，上下相反，情知有故，二次變了方法，雙手按定圍邊，先往右轉，紋絲未動，再往左一推，隨手而轉，再看上面圓圈，果然也往相反一方，隨同下面蒲團，徐徐轉動，似這樣，推轉了幾圈，仍不能搬起移開，也無別的動靜，再往右回，却是不能，祇能往左一方推動，心中認定機紐在此，先還有點慎重，嗣見頂上圓圈，先祇外層一圈轉動，到第三轉後，便由外而內，逢單必加，下面轉了二十二轉，上面也加到十一圈，仔細一看，連中心一個實圈，共有二十五圈，逢雙數的，並非祇轉不加圈數，原來空白之處，也算一圈，這麼連虛帶實，共是四十九圈，却轉了五十轉，蒲團便不再動，也不能移開，再往回轉，却能轉動，又回轉了五十轉，仍是原樣，祇管斷定，內藏微妙，祇推測不出究理，仗着性情堅毅，不計艱難，又連用了許多法子試探，才發現，祇把單雙數計準，推法不亂，不令圈轉過頭，便能按着單雙之數，左右對轉，末了又悟出無須連轉，譬如逢單左轉，上面第一環實圈，相隨逆轉，滿了一圈，如不過頭，再往回轉，那二環虛圈，和第一環實圈，便交錯對轉起來，再轉滿一圈，上面又復加上一環實圈，連虛帶實，交錯對流，三環同轉，到第四圈，往右回轉，上面又加上一圈虛的，似這樣，下面蒲團，來回對轉，上面虛實，也隨同增加下去，

蒲團推動，也極輕快，迥不似初上手時，那麼吃力費勁，柳春雖然年青識淺，不悟大衍四九妙用，分四象兩儀，陰陽循環，虛實相生之妙，一時福至心靈，竟以毅力恆念，百計試探，居然與之巧合，眼看轉到第四十八圈上，柳春因是屢試屢挫，雖覺這次兆頭順利，迥異先前，心仍拿他不穩，一邊手轉蒲團，目注上面，暗中正在祝告，不覺轉滿圈數，猛覺蒲團往下沈落，上面圓圈，不轉自動，颼輪電駭，飛也似，疾轉起來，低頭一看，下現一洞，蒲團正自徐徐往下降落，大小也與相等，空隙中下視，果是一處地室，似比上面廣大得多，正自欣喜，猛想起，自身是客，無故開人機關，妄入地室，有法還原，尚可，否則，就是五老，不加嗔怪，也是難乎爲情，當時一着急，便往蒲團中心跳落，覺甚平穩堅實，晃眼到地，一看那地室，長約十多丈，廣約八丈，作長方形，兩頭各有一燈，光焰甚亮，長的兩邊壁上，和上面外間一樣，描畫着，人物圖形，數目多寡，和那形式，大體相同，祇各分做一列排開，不似上壁，分成四列，人像與各種飛潛動植的物形，混合一氣，並不分開，兩頭各有一排木架，一頭插架着，好幾百種，兵刃暗器，十有八九，多未見過，另一頭架子，較爲短小，上面放着，許多書籍，和冊頁手卷之類，此外祇有幾個，散放在地的蒲團，更無別物，柳春先未在意，一心祇在兩壁圖形上

面，由北往南，挨個兒，看將過去，到了南盡頭，終悟不出個道理，正擬沿着對壁，回看過來，猛一眼瞥見，書架上，有一卷冊，上標白陽圖解，隨手揭開一看，正是兩壁圖形的解說，和口訣圖形，也滿載其上，心中狂喜，如獲至寶，知道此是主人珍藏，不能携走，意欲就地詳參，又恐下來時久，萬一上面，四明來喚，或諸小俠來訪，不在上面，無從知曉，急切間，也顧不得設法，使蒲團升回原處，仰望上下相隔，不過兩丈，忙運輕功，一躍而上，就着明燈參詳，才知此圖，乃峨眉派劍仙，凌雲鳳，在白陽崖，洞壁之上，照畫了來，乃古仙人，白陽真人，劍術秘訣，爲便後學，又由凌雲鳳，和幾位同輩劍仙，觸類旁通，加以推廣演繹，又添了好些圖式，使後來的人，易於領會習練，如能照此參悟勤習，不消兩三年，便可成功，這等做夢，也沒想到的，意外奇逢，當時雖是欣喜欲狂，繼一想到主人，何等崇高的輩分，又是飛仙劍俠，世外高人，自己一個末學後進，無名小子，得蒙青眼，使爲入幕之賓，好端端，却去盜發人的，秘藏珍籍，就算起初王微，語含深意，曾有默示，到底不是正當行爲，不禁又悔懼起來，越想越不對，重又縱將下去，欲乘無人撞破之際，將圖解送還原處，使蒲團升起，還了原位，免被主人知道，情理兩虧，那知先前開通下降門戶，由於一時湊巧，恰將機紐觸動，并非

真知門戶升降之法，開通之後，復原便難，一任用盡方法，動轉蒲團，百計試探，搜索機關，終無迹象可求，驚惶之下，思量無計，暗忖五老神情，甚是仁厚，既許在此居住，王徵又是那等說法，必還可以原恕，事已做錯，主人神仙一流，就能將蒲團復原，料也隱瞞不住，事情到此地步，與其空入寶山，何如拚受一場辱責，趁人未到以前，悟出一點奧妙，一面再向五老太公，通誠祝告，也許鑒察誠心，提携後進，賜以成全，落個因禍得福，都不一定，想到這裏，心念略覺，忙即虔誠叩祝，先說初意，祇是聽了王徵師伯之言，一念好奇，無意中，發現地室，所藏白陽圖解，並非蓄意竊取，現擬借觀些時，五老太公，格外原情恩宥，裁成後輩，免加罪責，如能因此，悟澈玄機，得有進益，定當努力修積，除惡爲善，異日學成，如若稍踰軌範，甘遭飛劍之誅等語，祝罷起來，因想不問少時如何，反正難於掩蓋，率性鎮定心神，逕跪在下面，蒲團之上，把圖解打開，放在面前，恭恭敬敬，朝白陽真人，和峨眉諸仙，又通誠禱告了一番，然後從頭一章起，挨次虛心體會下去，開頭覺着圖解，共有三百左右，雖然每圖，均有解說，重要之處，并還附有口訣，但是爲數太多，短時間內，決記不全，更不知何時，被人走來撞破，其勢又不能，將他帶走，心裏祇打着鼓，一面，仔細推詳，用心默記，一面禱告仙神，

暫時勿令人來，以免記憶太少，無甚用處，及至看過十幾頁後，忽然發現，每七八圖，合爲一章，每學一章，有一章的妙用，越發欣喜，決定學一章，是一章，不必求快，務求記準，以免疏忽遺漏，記不真切，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柳春一則福至心靈，天資記性又好，似這樣，學一章，記一章，接連參悟了十七章，又悟出那圖，雖是三百六十五個，暗合周天之數，實則每章，所附諸圖，多寡不等，但均有一圖，是其綱領，一共四十九章，照圖中附註，每章首圖的，形式，解說，口訣，如能以次記熟，自能一脈貫通，祇沒有全數記下的容易，外壁諸圖，看去形式，不相連貫，便由於此，少年人好強，覺着時機不再，又起貪心，以爲全圖解，已然記了十分之三，悟出許多道理，大意都差不多，天已不早，就無人來，四明也要來請用飯，意欲乘此，一刻千金之際，把這四十九個總圖記準。學得全解，再從第十八章，挨次學全，事前記一章，是一章，這等記法，如無人來，自可全數默記，萬一中途，被人撞破，也算是探得驪珠，以後不過，多費一點心力，終可領會全局，豁然貫通，何況前半的，已全記下，有了根基，祇在記這四十九章，綱領以前，無人撞破，便竟全功，免得祇學一半，錯過這畢生難遇的良機。主意打定，便專記那，每章的總圖，仗着那圖解，一得門徑，便不難記，柳春急於求全，

以爲通體如此，一味用心記那形式，和解詞口訣，自十八章以後，便不再似前十七章，那麼挨次，仔細參悟，自然又快了些，約有兩個時辰，便自配熟，每圖均經默憶，如式演習覆按，均無差錯，高興已極，又把內中解詞，背誦了一遍，再由第十八章起，易簡爲繁，往後習去，才習了四章，坐下蒲團，忽然離地而起，徐徐上升，心疑有人到來，發覺搬動機紐，知道蒲團，必要復原，猛想起，行爲已然逾軌，如把這本圖解，帶了上去，被人看見，更是不堪，又見上面無人，探頭下視，蒲團升勢又緩，中心內愧，總想能够，掩蓋才好，驚慌失措之際，更未細想，忙縱下去，奔到書架前面，將圖解，放還原處，一看蒲團，離頂不遠，下面乃是一根大圓柱，忙即飛身，縱了上去，晃眼地穴封閉，蒲團也復了原狀，室內外，並無人來，心中奇怪，又疑蒲團，到了時限，自行升起，否則，怎未見人走進，暗幸此事，居然無人撞破，免去丟人，祇惜初發現時，胆子太小，耽延了些時刻，不然，縱不能將細圖配全，總可多記幾個全章，豈不也好，喜慰之餘，方自悔惜，燈光照處，一眼瞥見，外屋壁上，所列諸圖形，心想此上，雖無解說，好在體已得，不難舉一反三，將這圖形，一一記下，也是一樣，喜極忘形，不禁脫口，連聲道好，人正外走，忽聽四明，叩着鏡門，喚道，今日除夕，柳少爺，莫非還要

睡麼，天不早了，請開門，用完晚飯，夜來好去前莊辭歲哩，柳春聞言，才知天已入夜，雖喜無人發覺，想起前情，終是有些慚愧，忙即應聲，如法開了鏡門，見四明站在門前，並未持有食物，外面廳上，却是華燈處處，光明如晝，果然天已入夜，方欲開口，四明笑道，今日中午，兩位小孫少爺，曾經來過，我說柳少爺，昨晚大約是，恐老太公傳呼，在室中守候，兩夜未眠，人太倦了，所以一睡不醒，他便走去，我也到別處，轉了一轉，申末來看，好似少爺已醒，喚了兩聲，未答應，我知室中壁畫，看了有益，料是體會出真解，在裏面用功呢，時候自然是越長越好，又沒敢再驚擾，守在這裏，現在看天不早了，今晚又是除夕，照例外來的後輩賓客，便老太公不召喚，也應隨同辭歲，恐柳少爺不知，誤了禮節，或是少時，少爺小孫少爺們尋來，急切間，不及洗漱，再說年宴，設在亥初，這一整天，水米還未打牙呢，特意備了湯水飲食，正要叩門請出，果然小孫少爺，着人來請，柳少爺速起，用完點心，到小靈湘館，去見六少老爺，與少夫人，我看出意思甚好，也許還有什好事呢，湯水食物，現已設好，放在廳上，請快用完，好去吧，柳春早聽出，李揚，李晃之父，李同，乃三老李清菴，六子中，最有本領的一個，今早背人的事，深幸不曾敗露，反荷垂青，不禁大喜，見洗漱用具，和肴點飯食

均已分設在，隔斷外面的，桌架之上，忙即走出，隨手將鏡門機紐一搬，關閉復原，一面，忙著洗漱食用，一面，極口稱謝，四明笑道，我知柳少爺，人極好，又得老太公以下，三輩恩主看重，不然，王三老爺，也不敢隨意引外人，到這上下三間，定室裏來，雖不可知，今夜還回來與否，就這半日光陰，當已得益不少，四明本得老少恩主憐愛，自己該死，不知輕重，做了一件錯事，莊中規令極嚴，尤其執法的事，是王三老爺，李二小姐，彭大少老爺，郝大小姐，四人掌管，無事時，看似極好說話，一旦犯了規條，決無姑息，幸蒙本門，兩位小孫少爺，向六少恩主求說，代向四位執法主人，極力求恩，才得減輕，祇罰了兩個難題，過了明年清明，便須受罰，出去三年，這三年中，有好多艱難困苦，既承柳少爺，看得起我，到時，助我一臂之力，使我期滿，能回莊來，重侍老少恩主，就感激不盡了，柳春始終，沒把四明，當着僮僕看待，聞言，驚問道，你年紀輕，人又聰明誠實，能犯出什大過，明年你才十五六歲，這等大漠窮荒，孤身一人，罰你在外三年，做些什事，我託兩位小少爺，再代你向各位主人，求求如何，四明凄然道，莊中法嚴，即此已是格外恩寬，再求任誰，也是無用，在外流落三年，修功贖罪，雖然年小力弱，我並不怕，祇是內中，尚有難題，稍為疏忽，不能如願，永無再見恩

主之日，每一想起，便自心寒，此事太長，此時無暇，也難詳言，且等將來再說吧，幸喜昨晚公祭盛典，老恩主，向衆訓示時，說起一事，我大胆請命，告了奮勇，照例對下人的事，是由二小姐，與彭大少老爺交派，當時老恩主，雖未置可否，却笑了笑，因此也未受到斥責，大約還有點望，事情雖險，却是長痛，不如短痛，可以藉此折罪，比較前罰，要好得多，倘能如願，更非求柳少爺，相助不可，我知柳少爺，正是用功時候，怎能爲我勞動，但是這兩件事，於我固好，柳少爺，也有不少益處，事成，我也必有一分報答，兩位小孫少爺，雖然力說相助，偏有不能遠出之苦，現還難定，到時，我一說，你就明白了，柳春聽出，私窺圖解之事，多半已被看破，心中惶愧，暗忖這小孩，真個機伶，不知犯什過錯，受此重罰，如允相助，不知己力，能否勝任，師父和鏢局，是否允許，如若不允，他對自己，暗中實在維護周全，昨夜今日的話，俱都隱含深意，明人不用細說，聽那口氣，適才窺竊圖解之事，分明得他的力不少，否則，他一早便來喚起，固看不成圖解，或是不守在這裏，李氏兄弟，隨意出入定室，照他尋來之時，如無此童在側，設詞擋回，被他走進，那正是私開地穴，盜圖上來之際，如被撞破，跡近竊盜，百口難分，不特空入寶山，反吃主人見輕，甚或受辱，逐出莊去，都說不定，這一來

，連恩師師伯，和鏢局諸人，都無顏再見，豈不大糟，照他對己，關照心意，如非除夕天晚，或有人來喚，決不扣門驚動，那沈落地室的蒲團，忽然上升，必也是他所爲，一面，想已成功，一面，還給留臉，知道自己下去，是湊巧，無法還原，他又不能擅進，祇得暗中相助，所以蒲團升勢極緩，免得自己慌疎，不及隨上，被禁閉在地室之下，表面仍然故作不知，祇稍點醒，用心可謂良苦，如何肯孤負他，強將手下無弱兵，既稱曾得主歡，自非庸常，再照他的，談吐行事，處處顯出，機警細密，口氣也極壯，又能啓閉，地下密室，當然不是弱手，莊中一般後輩英俠，大半年幼，便是例子，好在他，還未及細談，事也未定，想等到時，尋來再定，不問如何，總爲盡心出力便了，方尋思間，一眼瞥見四明，一雙黑白分明，神光飽滿，隱含煞氣的俊眼，正注在自己臉上，似見沈吟未答，略現不快之容，忙笑道，小兄弟，似你這樣人品，又對我如此關照，祇我力所能及，多艱險的事，也所不辭，祇是莊中，老少人等，不是飛仙劍俠，便是英傑之士，我武功又極有限，萬一到時誤事，如何是好，我力必出，如當我好幫手，你却錯了，四明聞言，方轉喜容道，柳少爺來歷，和功夫深淺，我全知道，如若不濟，四明也不能拿兩條人命，當兒戲，隨便交給人呢，要不看出柳少爺，至誠君子，爲人義俠，到

時，必催我大忙，我怎肯求說呢，柳少爺此番回去，本領決非昔比，不但周十二爺，陸五爺，便塔平湖，諸位山主，老少英俠，也必另眼相看，我們暫且說到此為止，到時，我自會尋上門去，柳少爺，就吃這點心飯，等年宴再用也好，先見六少老爺去吧，說時，柳春正好洗漱完畢，吃了些包子粽子，略為點飢，聞言，不便再說，含笑點了點頭，便即離座同行，走的仍是昨日所經來路，可是情景，大不相同，到處燈彩輝煌，燦若明星，人也分外的多，男女老少，往來不絕，全是面有喜色，園中林木本多，無論大小樹木，都掛有不少紗燈，燈形多半是，照原樹上的花果形式製成，像丁香，桂花，葡萄，藤蘿等，花形太細碎的樹木，好似有花無燈，因未到時候，滿園的花燈，俱還未點，就沿途這些，精妙宮燈，已照得，到處光明，無異白晝，燈光照處，那些假花樹上，不是千堆香雪，一片繁霞，便是金粟飄空，紫雲翠地，一眼望過去，直似神仙洞府，四時同春，萬花齊放，宛然真花真果，佈滿枝頭，繽紛滿目，本已美不勝收，一處有一處的妙絕，再吃積雪一映，花光雪景，相與爭輝，境越清麗，真令人有此真天上，不似人間之感，柳春想不到，一夜功夫，點綴出，這等奇景，不禁心花大放，贊不絕口，四明笑道，柳少爺，你看好麼，這些花果，點燭的，不必說了，花細不能點燭的，也都籠放光明

此時都還未點呢，等到今晚半夜，各家祭天祭祖之時，我再陪你，到前莊高峰上去看吧，那才叫妙呢。由子時後起，直到正月十八，花樣一天比一天多，那時，燈月交輝，花雪競麗，本來一天比一天強，加上少老爺、少夫人，小姐，和底下的，孫少爺，小姐們，爭着搶着，用心思，博五位老太公的高興，每年俱有不少新花樣添出，莫說初來乍見，便我們從小在此長大的，也覺眼花撩亂，不知看那裏是好，說真的話，真正天上神仙，也未有這裏享受，我雖是個小書童，叫我去做公侯將相，也不捨得，離開此地，二人邊說邊走，連經過了好幾處，迴廊曲沼，亭館樓臺，柳春望見前面，已到昨日裏，與妖僧鬥法，自己中毒，疊倒之處，猛然想起，昨夜之事，不知如何，祇顧勤參圖解，隨聽主人召見，匆匆行來，也忘了問，便向四明問道，昨夜擒的妖僧，如何發落，三道嶺之事，結果如何，四明低語答道，前面不遠，便到小靈湘館，我不便再多開口，到了那裏，六少老爺，自會說的，柳春不便再問，剛由長廊折下，走入去小靈湘館的，湖堤路上，忽見靈湘館，月亮門內，走出幾個，貌相英美的，少年男女，由隔溪赤欄橋上，走了過來，柳春認出，內有五六人，昨日俱由王徵引見過，祇不知道名姓，忙即垂手，剛剛擦肩走過，便聽昨日，頭一個，和王徵說話的，青衣少女，說道，二姊，明春天塞谷

之行，也有這人麼，我看他天資，雖然不惡，功力相差尚遠，這短短兩三個月的光陰，就肯下苦功，能勝任麼，我看還不如韓瑋呢，底下因人走已遠，沒聽清楚，答話人似說，另有安排，無須代人操心，忽覺四明，扯了一下衣服，以爲催走，正待過橋，忽又見李暘，李晃，兩小兄弟，由月亮門內跑出，老遠便喊，柳兄，怎這時才來，我們都快走了，家母已往小瑤宮去了，祇家父在內，快隨我入見吧，說罷，走進，李晃又指四明道，柳少爺，由今日起，便移居小靈湘館，過年初五才走，已有人往哈密西關，他家中送信，他和我們一起，用不着你隨侍，你仍打雜去吧，四明望着柳春，略爲沈吟，低聲說道，柳少爺，你能在此，機緣不易，過去的事，不可忘了呢，柳春知他，是指壁間圖解，笑答道，我理會得你好意，有勞你了，李晃低斥道，四明，你還要說什麼，還不快走，四明諾諾連聲，告退回走，柳李三人，已到了月亮門前，李暘道，柳兄先在此少候，我向家父，回稟一聲，便先走了，進去一會，走出相喚，柳春先在外面，祇覺門內，綠陰陰的，另具一種，清幽雅潔的景象，燈彩也沒有別處，富麗繁多，及至走進一看，那圓門以內，地頗寬敞，近門一條，細白碎石，砌成的，人行道路，左邊是一片竹林，好在行列甚稀，每株相隔最近的，也有六七尺，底下疎落落的，上面却是枝繁葉

茂，又都是離地兩三丈，方始發枝生葉，碧幹干霄，翠葉稍雲，宛如一張天幕，撐在那兩三畝大小，一片院落上面。林中也無什，花果燈彩，大雪之後，莊中到處玉砌銀鋪，不知怎的，小靈湘館內，獨不見一點雪跡，氣候也似比門外溫暖，柳春覺着，門內宮燈，都在右側迴廊曲檻之間，絕照不進竹林中去，地又廣大，內裏一燈不見，又不似別處，還有雪光反映，看去直似竹陰清晝，祇管日光，爲遊雲濃蔭所掩，不能下照，因爲疎林高秀，仍受天光，除了一片濃綠，映人眉宇外，依舊到處清明，又似碧空晴霽，華月吐輝，清光斜注，陰影蕤蕤，碧雲如水，濃淡分明，越看越覺奇怪，心正尋思，李晃笑道，你見林中無燈，不顯黑暗，覺着奇怪麼，你往東南角上看，那不是月亮麼，柳春閉口，抬頭一看，東南林隙，果有一幢奇石矗立，靈骨堅瘦，宛如一座小峯，高出林表，高雖不到前莊堆雲峯的一半，形勢生動飛舞，和姿態的，靈秀懷異，尙有過之，那石峯，上豐下削，與一列假山相連，成了東南方的，一面天然屏障，通體碧苔深深，蒼然如繡，峯頂還建有，幾間竹屋，外植三五矮栢古梅之屬，最奇是，近頂之處，有一突出怪石，孤懸空際，一輪冰盤也似的明月，正掛其上，彷彿陽烏初墮，皓魄始升，暫時掩映依附在峰巔崖角之間，轉眼就要離開峯側，待往中天升起的情景，清光斜射，照滿全林，故

此緣陰疎密，到處光明，方想說這月亮真好，猛想起今晚，正是除夕，何來明月，情知主人，使的狡猾，重又仔細，定睛一看，宛然一輪明月，祇是光華，好似專照下方，又沒有平常所見，月亮當中的。山河社稷陰影，通體晶瑩，光芒四射，微覺有點火氣，不似真正蟾魄，一任光華多亮，祇管華彩流光，不見芒角，明輝澄靜，一片青寒，這才看出，不是真的，祇不知是何寶物奇製，會有那麼晶明，一團光華，正想問時，李陽笑道，家母自來，喜靜惡喧，不愛繁富景物，爲了新年佳節，不得不從衆張燈，點上幾盞，所以全莊，燈彩輝煌，爭奇角勝，祇我們小靈湘館最少應景而已，那月亮，乃家母所設，自來就有，也算是一盞天燈，但不點燭，外殼是個水晶球，內裝水銀，并有一粒寶珠，懸在其中，人工之外，再加上一點法術，雖沒有真的月亮，清光四照，遠近如一，如照近處，却够亮呢，三人邊說邊走，不覺折入迴廊，轉過東偏，一片亭榭，穿越出去，走到另一院落以內，祇見白石鋪道，靈莎柔細，間以蒼苔，徑外滿植幽蘭，和各種香草，兩邊并無院牆，各有一列，人工堆砌的，危崖峭壁，最高之處，不過四丈，參差低昂，各具奇勝，上面也生着，許多倒掛的蘭蕙，通體綠油油的，和來路所經一樣，見不到一點，殘雲影子，醜葩吐芬，幽香細細，前面又是千竿修篁，圍擁着一幢精舍，但均一兩丈

高的細竹，妙態娟娟，時發清吹，一片綠雲，吃四外宮燈，明光一照，映人眉宇，皆成碧色，比起外間的，竹林亭館，明月孤峯，幽靜之中，別具一種，清麗之致，光景又自不同，那精舍不甚高，通體不見磚瓦，從頂到底，俱是大小竹筒竹幹所製，顏色仍作新綠，如有生意，雕鏤尤爲精絕，巧奪天工，房共六間，四明兩暗，左半四間通敞，門在右偏，有門無戶，湘簾牽地，燈光映處，瑟瑟清波，如將流走，四面筠窗洞啓，甚是敞豁，柳春連日園中所見，樓台亭榭，無一處，不是華貴高雅，富麗喬皇，方想外表如此，裏面陳設，雖不似別處富麗，必定另是一種，高雅的講究，忽見門內，走出一個，垂髻侍女，將湘簾打起，隨同走進，門內石地如玉，光可鑑人，壁上懸有雙劍一琴，另一青玉矮琴几上，也有一琴橫陳，前有一形製奇古的，三足小玉爐，幽香郁沈，餘烟猶裊，几側還有一素絲香囊，似是一曲初罷，人去未久，此外橫臨南窗，有一金楠長案，對面各有一個，古樹根雕成的，曲腕大椅，案上筆硯精雅，位列井井，一邊陳着畫具，一個竹根大筆筒內，斑管如林，靠牆一長排書架，縹緗千帙，整然羅列，當中有一丈許大圓玉桌，上設茶具，旁列四石鼓，另一窗前，有四尺方圓，樹根雕成的矮桌，上設圍棋，棋盤就畫在桌上，旁有兩個，細竹絲編成的棋篋，子分青白二色，俱是上等的美玉，此

外還有幾件，玉墩竹凳，和一個矮琴几，與先所見。是一對，全室清潔如拭，不染纖塵，七八丈見方，偌大一間敞室，陳設用具，寥寥無幾，右邊明爲兩個暗間，一前一後，仍是通連，祇中間，有一做裝飾的，紅色方竹隔欄，每邊各有一個白玉牀，榻上各有一牀蝦髮蓆，一個朱竹枕，前室中間地上，有一小丹爐，對放着兩個，細草織成的蒲團，旁邊散放着，幾個矮玉墩，當窗長案之上，一頭放着一個大花瓶，中插山茶梅花，一個長方大玉盆，內植着百數十箭水仙，盆底鋪着，五色石子，北窗有一方竹臥椅，上面倚着一個，前朝文生打扮的少年，手裏拿着一本前漢書，似剛放下，李陽道，這是家父，柳春眼尖，早看出少年，不過二三十歲，貌相并不似前見諸人美秀，但是天庭高廣，目蘊精芒，英姿颯爽，神態甚是沈著，隱有威稜，知道此人，便是三老李清茗，六子李同，聞言忙稱師伯，趕前跪拜不迭，李同伸手喚起，笑道，我早想見你，昨夜因往三道嶺，去迫那夥毛賊就範，回來便是全莊，年終公祭，今日又有事應辦，爲這幾個鼠類，到忙了好幾天，此時方得一點清閒，一會又是除夕辭歲，祭神祭祖了，特地抽空喚你到此一談，好在沒有外人，你和陽晃兩兒，都坐一旁，聽我說吧，柳春早問出李同，爲人率真，不喜人拘束小氣，略爲謙謝，便即領命就坐，李氏弟兄，也在右側，玉墩之上落坐，李

同略開柳春家世，和習武經過，然後說道，本莊五老太公，自從昔年離開峨眉仙府，看出天下已定，此時當道，已在極力，收拾人心，雖然邊隅各省，仍有軍事，北兵所過之地，不免橫暴，終是極少地方，並且把前朝，閹豎官紳之毒，一掃而空，虐民的裨政，也革除了不少，民心厭亂，氣運攸歸，行看轉入太平之世，便率家人僕從，隱居東川，意欲長爲世外遺民，且使子孫，資質好的，習煉劍術，修道以求長生，稟賦差的，也能讀書明理，農商沒世，世守山中基業，不致屈膝虜庭，那知當道梟雄忌刻，自在藩邸，便百計千方，牢籠天下才智武勇之士，不知怎會，打聽出川東五老，隱居之地，先後五次，卑禮延聘，五老太公，知他爲人險詐，數運難移，本身功行，早已圓滿，祇爲昔年，心願未踐，世緣也還未淨，復經子孫男女，門人戚舊，苦求力請，勉留人間一甲子，遲早終須仙去，對方爲人用心，又極險詐，不願明抗，使其難堪太甚，羞惱成怒，致爲子孫，異日之患，更恐遷怒，累及旁人，經家父，和郝五叔父，力排衆議，棄了大好家業，避地遐荒，重開建出，一片田園莊舍，比時，早有聲言，除非外賊，上門相侵，五老本身，一味教誨子孫，安居論道，本不再與聞外事，偏生塔平湖周家，一般老友，均是多年深交，嵩山少主，更有世誼，又是前朝血裔，現爲羣賊所乘，事情越鬧越大

重則興起兵戎，重生戰禍，荼毒生靈，輕亦殃及善類，而惹般朋友世交，又都先朝道民，忠義之士，孤忠激烈，視死如歸，但知竭其忠貞，鞠躬盡瘁，不計成敗利鈍，而對方此時來人，多非其敵手，傷亡挫敗，連遭失利，當道又善以權術馭下，同類之中，各懷疑忌，明知非敵，勢成騎虎，沒法下台，自從前日，本莊兩位姊妹，一時路見不平，救得一雙少年夫妻來此，當日便有人，雪夜探莊，（事詳邊塞英雄譜）家父料定，從此多事，再一默運智珠，細籌全局之後，知道此事，業已關大，再不及早平息，對方人多勢盛，中間頗有能者，不甘挫辱，必要來之不已，把這些遺民志士，視作心腹之患，不除不止，此時，天數已定，民心寔安，中土既無從號召，欲以塞外窮荒，區區有限，家人資從，百千之衆，便與傾國之力相抗，如何可能，并且對方越敗，人來越多，我却難乎爲繼，休看常勝，如有真強敵到來，我方一敗，便不可收拾，覆亡之勢，可以立待，就說這般人，多是身懷奇才異能，更有好些，劍俠之士在內，不致便遭毒手，但是對方，既能獲勝，能手必多，一到敗逃，必難全保，天下已被人得去，本地回王，業已內附，逃又何之，照此下去，決無善局，而這事情，又是無論天理人情，俱都不能袖手旁觀，祇得想出，釜底抽薪之計，不等大難發作，先爲無形消弭，用意固是極好，事却奇難，第

一，對方鼠類，多是互相忌刻牽制，不能一心，非令每人，俱嚐到利害，自甘伏輸，不能使其全數，知難而退，而塔平湖，這般遺民志士，老的氣還平些，像令師這一輩，俱是忠義奮發，不與俱生，個個心雄氣壯，那把這些鼠類，放在心上，內中祇陸五兄，和令師，因和我弟兄相交，常來本莊，聽過家父解說，心雖忿激，尙能取舍輕重，所以前夜，陸五兄得到三寶密勅，令你送來，不拿回塔平湖去，便是含有深意，此事一與他們商量，或是遲緩，便易僨事，也是天佑忠義，擒到一個，掛名寶勅中人，問出許多機密，恰巧番僧寶月，使用妖法，放出九寒毒沙，來困本莊，自送上門，被我們擒住，同時，又得兩位老前輩相助，由我和幾位師兄姊妹前去，出其不意，一面奪了番僧原身，一面用奇門遁甲，禁制之術，將三道嶺賊黨，一齊困住，外面再進去的人，來一個，擒一個，裏面的人，是一個也逃不出來，守在原地，尙可苟延，祇想逃出，一離老賊砦門，立即成擒，敵人先還不甚覺查，嗣見追赶盜番僧的人，一個未回，此外離莊的人，俱是一去不歸，這才生了疑心，兪秦二賊，先因護那壇上法器，惟恐邪法反侵，未敢隨眾追赶，又知敵人利害，心中內怯，尙在莊內，不曾入網，今早覺出，不能再作痴驥，祇得硬着頭皮，出來探敵，和番僧的下落，本意還想，借此飛往別處求援，我想給他稍存體面，

不等走開莊門，大聲警告，叫他另派一人，試試再走，看能出去不能，二賊狂傲自恃，如在平日決不肯信，此時已成驚弓之鳥，聞言面面相覷，當着衆人，又不便過於示弱，俞天柱便把飛劍，朝我發話之處飛來，那行法之處，外觀仍和平日一樣，曠野廣漠，除略有霧氣籠罩外，空無一物，可是劍光一到奇門禁地以內，一閃便即無踪，俞賊再想回收，已是不能，另一面，秦賢待人較厚，手下有一死黨，見他僵在那裏，進退兩難，俞天柱發劍之時，自告奮勇，衝了出來，也和那劍一樣，同時在空地上失踪，我看出羣賊喪胆，然後照家父所教的話，告以利害，說我們這些老友，雖然隱居窮荒，奉着先朝正朔，但是人不犯我，也不犯人，嵩山少主，先朝遺裔，金劉二人，更是忠義之士，我們當然義不容辭，盡力保全，不許外人，動他一根汗毛，番僧現已被擒降服，識時務的，急速掩旗息鼓，退了回去，任你如何奏報，我們不管，反正這裏，不能再容你們停留，如若不信良言，你們必要身敗名裂，進退兩難，那時休怪我們，不留餘地，賊黨聞言，知落在我們手中，除却俯首聽命，退回北京，萬無幸理，雖都胆寒害怕，無奈自知人心不一，多是互相忌剋，貌合神離，答應了吧，事情太大，誰也担不起，這大担子，不答應罷，眼看俱是死路，就能逃得活命，我們也必不會，容他好好回去，主人法令，又極

嚴刻，自己不算，京中和原籍，還有妻兒老小，家財田業，爲人鷹犬辛苦多年，江湖上，落了許多罵名，還鬧個這等結局，如何捨得，當時彼此互望，垂頭喪氣，一句話也答不上來，正爲着難，忽然旁邊，有一隱形異人，突然發話，罵道，你們這些蠢賊，平日狐假虎威，今日怎連屁都不敢放，實告你說，我由甘肅起，便跟在你們的身後，本想着你們，孽造够了，回到路上，再給你們一個惡報，全數誅戮，一名不留，以免留在世上，爲害善良，不料嵩山少主，快要自投羅網，忽被幾個忠義之士，得了信，將他救走，在本地，祇留了一兩日，便移向遠處安身，可笑你們，這些蠢賊，人事不知，以爲人藏附近，到處騷擾，好端端，自尋晦氣，致將幾個隱跡多年，素來不管閒事的老友惹翻，率性把這事情，攬在頭上，把你們，全數打發回去，免得老在此地，興風作浪，擾鬧他的，清閒歲月。我追你們時，曾經和人打賭，有願在先，我不管什氣運定數，祇你們敢於追盡殺絕，做出神人共憤的事，休說傷害逃人性命，祇動了他三人，一根毫髮，一過蘭州，你們便算是入了鬼門關，是參與此事的，連你主人也在內，一個也休想活命，我本不難當地處死，一則，我生平行事，不肯不教而誅，你們沒有擒人的本領，沿途尙在損兵折將，吃虧受氣，我樂得看笑話，何苦和鼠輩，一般見識，二則，這一路上，還有好

些朋友，和忠義之士，有他們在此。我一個世外之人，不便掠人之美，上來便打好主意，或是他們，不曾得信，或是力有不濟，等你們擒到人後，我才俾手，三則，這地方，離我皋蘭山太遠，他三人，到有兩個，是凡骨，帶了飛行，稍嫌累贅，再者，你們如在此地，失了人犯，仗着路遠，不易敗露，還可設法誑報，不但得不到罪名，弄巧還能騙些賞號，人雖被我救走，未免便宜你們，好在這三人，在你們，算是欽命重犯，雖有事急，就地刺殺之令，終以生擒回去，驗明正身，拷問出口供，才算全功，擒到以後，必當祖宗供養，非萬不得已，不肯下手，何況有我，暗中護持，就想加害，也辦不到，樂得等你們，沿途奏報，主人已然得信，一面也代我，把人護送到了地頭，再行下手，那時，是隨行的，自然都死，那先後起身，不在一路的，我再略施小計，任他回去，受那狗主的罪，豈不省事，不過你們，擒到逃人的，頭一天，我必現身要人，肯聽話呢，仍可無事，如若不聽，我招呼打到，當時便走，靜候你們，自投死路，像今日這樣，人家擒去妖番，奪去三寶密勅，本已制你們死命而有餘，却發慈悲，命人好說開導，你們祖父母，也是先朝人民，應有絲毫天良，已爲異族鷹犬，受人豢養，被迫爲惡，那是無法，眼看惡貫將盈，身落人手，對方忽發慈悲，網開一面，既免行凶爲惡，受萬世唾罵

，還可保得身家性命。回去設法，騙些犒賞，這是多麼便宜的事。遲疑作什，如因同黨不齊心，恐將來走漏機宜，那也無妨，由我作一中証，取一紙來，是心甘願從的，都書上名字，畫上押，再同對天立誓，以後無論有何嫌怨，獨對此事，衆心如一，不許舉發，你們平日，上人的當，隨便給上一點賞號，便肝腦塗地，死而無怨，人家却專用權詐，本領低的，看不中，本領高的，又要人出死力，又不放心，暗中操縱離間，使你們，互相殘殺，一面，再百計網羅人才，以舊制新，再以新去舊，似這樣，新陳代謝，務令天下才智之士，一齊失節，玩弄於他股掌之上，等到鳥盡弓藏，然後逐漸消滅淨盡，專以文章科目愚民，使人民重文輕武，日漸馴順，以保他的，太平天下，你們也並非全不明白，試一回想，當年共事的人，死非其罪，以及無故失踪，或經你們，奉了密令，親手暗算的，是有多少，難道施之於人的，就不會施之於你們，真個執迷不悟，我也不管，可是經此一來，至不濟，總可化除，各人心中疑忌，明分暗合，遇上事來，互相關照，商量應付，免却多少，防範憂危，不致再中惡主奸計，危及身家，不也好麼，這位異人，所說的話，自是精透警策，那夥賊黨，爲我威勢所懾，也真有耐性，竟把這一大套聽完，初聽時，還有許多人，面帶忿愧之色，後來句句說到，他們心病，面色全都轉和

，聽出了神，說完以後，那化名劉煌的，葛會亮老賊，看出衆心，已生悔悟畏懼，知道爲首諸賊，急切間，還拉不下臉來，一半也是爲了，保全自己身家，巴不得，能這樣了，首先向我，和那位異人，發話之處，作一長揖，恭身說道：我們也是受人挾制，實逼處此，既承盛意寬容，請示姓名來歷如何，那異人接口答道，那用奇門遁法，禁制你們的，乃川東五老的，門人子女，現在妖番，業已被擒降服，惟命是從，你們不聽良言，不必旁人，祇妖番，便能借着，夫去密勸爲由，回京奏聞，制你們的死命，我便是昔年，在峨眉前山，解脫坡上，茅篷裏打坐，專爲人治瘋病的，那個風道人。你們總該有人曉得吧，我們去的人，這才知道異人，竟是五老太公，昔年的先進同門，高老世伯，有他老人家在此，何事不了，自是高興萬分，連忙循聲下拜，請其駕臨本莊，與家父相見，他總是記着，郝五叔昔年，一句戲言，負了點氣，祇答少時再說，回時，人並未來，却在暗中，交我一封，與家父，和齊彭二位伯父，同折的信，人也不會現身，當我喚他行禮時，賊黨全數，十有八九，聽人說過，此老的神通，和天性，知是昔年，峨眉派，開府以後，第二代男劍仙，最嫉惡的，一位殺星，不知怎會崑隨萬里，絲毫不曾發覺，愈秦二賊，更知此老來歷，覺得敗在，這幾位高人手下，丟臉也問得過心，說得出去，不

算十分丟人。立即借坡就下。拜伏認罪道：我們爲家口所累，做人牛馬，原是無法。既是諸位老前輩作主，我們便回去，交不了差，爲此送命，也無話說，下餘諸人，早就悔悟，見爲首之人如此，照此局勢，何人敢生二心，爲了表白，自己心願，免得被人疑忌，紛紛搶着禮拜應諾，當時立誓書名，由此反而成了一心，議定以後，表面仍作互有嫌隙，暗中彼此關照，專一致衍差事，好在多少都有田業，一遇時機，便即設法隱退，免受弓藏之殃，一場極大亂子，就此烟消，一面撤去禁制，把困倒的人，救轉制服，如言書名立誓，一面本莊，也得了信，將妖番寶月放回，這禿賊，更沒骨氣，本身受迫服輸不算，爲想取回寶勒，竟自告奮勇，回去便向俞秦二賊勸說，此事太難，危機四伏，決非人家對手，與其坐待宰殺，不如收兵回去，設法掩飾，還可報功受賞，羣賊最耽心的，就是他，聽出受迫服輸之事，禿賊還不知悉，難得自己吐口，便要他立誓，全體重又寫一盟約，書名其上，這一來，更是結實，可是禿賊，帶有手下鐵衛士，爲了自身利害，又恐衆惡，沒敢洩漏，直等盟約寫成，然後吐出前情，禿賊雖然有點不快，也無話說，匆匆商量好了，掩飾之計，連除夕，都不肯渡過，祇命人向哈密官府，送上一信，說昨晚密勒，已然尋到，乃自己人，聞說路上有警，恐防有失，中途接去，現已拜收，此

層無須奏報，主犯已然擒到，還有兩名黨羽逃走，既想全數擒獲歸案，又要防他，約了黨羽，來劫差使，現又查出，是往回路逃走，事關欽犯，爲此分出人來，尾追下去，期其必擒，一面護着主犯，連夜上路，以防有失等語，當地官府，如何敢考查他們虛實，自然照他所說，先行馳驛奏報，事情總算告了終結，可是這等作法，未必便如人意，塔平湖諸位老少英俠，祇周老山主，與雁山六友，持重平和，識得大體輕重，小的一輩中，陸五兄，和令師昆仲，比較平和，也能聽家父的話，小周山主以次，俱都心志激昂，尙幸淳于姊妹，日前聽了家母勸解，不似以前，那麼任性自恃，小周山主與他，本是未來連理，情愛至厚，淳于姊妹，既已打消成見，他自然無形中，也減了好些盛氣，這都好說，惟獨白馬山後，隱有一位，獨臂老人，與禿賊，有殺弟之仇，屢次報復，俱未成功，禿賊前此退隱潛跡，也是爲了此老，平日人好，至交中，高人甚多，見他苦苦尋仇，非拚一個存亡不可，雖然幾次相遇，未分勝負，有兩次，事先防備，更得有力同黨相助，並還佔了一點上風，終以所習邪法，好些俱須結壇施爲，不能當時應用，似此苦苦尋仇不捨，終有狹路相逢之日，事前約下能手，暗佈羅網，誘其入阱，不是不能，無奈此老，除却劍術高明之外，更擅長護身神法，飛遁又極神速，一見不妙，立即隱形飛

去，怎麼也傷他不得，明明隱患強仇，偏沒法子除去，而其行踪，飄忽如電，不知何時，突然飛來，每日提心吊胆，防不勝防，越想越覺可慮，這才暗向主人告退，一得允准，立佈疑陣，遁往藏中，隱匿不出，這面一般至交好友，見此老大仇，一時難報，終日氣忿，強把他勸來新疆小住，姑緩一時，伺隙再舉，這一耽延，禿賊忽然失踪，不知去向，並有被仇人刺死之傳聞，此老連往各地，探查多次，終無下落，自回塔平湖，與雁山六老同隱後，每一談起此事，便以不能手戮弟仇，視為大憾，此時如知禿賊，二次出現，必不干休，本身劍術便高，昔年背他逃走的，惟一愛子，沈鑄，今春又尋了來，此人乃青城派，三傳高弟，持有兩件法寶，禿賊決非其敵，勢必父子合力，一陣亂殺，我們息事寧人的，全盤計謀，必為所敗，尚幸這次，周老山主，格外慎重，陸五兄，又惟家父之言是從，禿賊一到，便尋我們生事，來得快，去得更快，共總一二日，事便煙消，此老近日，聽了愛子之勸，獨居後山，修煉道法，沈鑄人又甚孝，自覺昔年，背父出家，未盡孝養，亟盼老父，修成地仙散仙一流，長生不死，除告以師門心法口訣之外，終日隨侍在側，父子二人，祇每月兩次，山中例宴，去至前山，與主人等相見，輕易不離開一步，禿賊之來，尚無所知，現在此事，祇老周山主，暗中得了陸五兄的稟告，還

有令師昆仲，淳于大姊，馬玄翁等，寥寥六七人知情，此外塔平湖，一千老少英俠，祇知五老太公仗義，暗命門人子女出動，詳情尙無所聞，因家父命陸五兒，歸告衆人，事情太大，不可魯莽滅裂，我們如不能將賊黨，驅逐出去，再與他們，合力應付，時機不到，總以善了爲是，暫時除陸，周，淳于，和王馬兩位，老少年外，餘人請勿出手，以免鬧得無法收場，故此暫時，還不致洩漏，老周山主，遇上大事，雖然謙退，向一般老友請教，大體仍是自己作主，他已贊同，餘人本無須乎，再事隱瞞，所可慮的，就是沈老父子，恐其復仇念切，意氣用事，鑄成大錯，不得不爾。其實禿賊，惡貫已盈，如聽其回京覆命，沈氏父子再由暗中趕去，等他交代完畢，再行下手復仇，事成固快人心，萬一不成，他也不會疑心，沈老父子，隱居在此，與塔平湖諸人一黨，否則，不論成敗，塔平湖，便不免從此多事，何苦來呢。家父深知此老，仇深恨重，必欲得而甘心，一天也不肯放過，雙方無甚深交，未便強行勸阻，祇率遷延些日，等禿賊飛回北京，挨過初五，再與塔平湖，送上一信，聽勸更好，至不濟，仇人業已走遠，免他追迫太急，重生枝節，如因新年頭上，此間和塔平湖，兩處往來宴集，每多樂事，此老每年，均喜參與，連日課，都因而減少，周老山主，和雁山六老，識得家父用意，再一挽留，如能挨到，二月起

身，就更好了，因你雖入師門，塔平湖，令師祖，和尊長同門，均未見過，密勅又你犯險送來，再者家父，和郝五叔，對你均頗期許，也許日後，命你去辦一件事情，爲此留邊初五再走，這封信，便交你帶去，今早已命人，通知令尊，說令師留你過年，須有數日耽延，你到塔平湖，拜見過師祖尊長同門之後，可先回家一行，推說保鏢出門，須下半年方回，使二老放心，住一二日，速回塔平湖，在白馬山後，尋一洞穴，趕即努力用功，到時，自有你的好處，李同看去，雖似二三十歲的少年，詞色也頗安詳和易，但是語聲清明，容止莊凝，雙瞳炯炯，自然有感，柳春側坐恭聽，絲毫未敢鬆懈，直到聽完，知道一樁極大亂子，竟被莊中，老少英俠，一夜消弭，不禁驚佩萬分，對於此事詳情，雖未深悉，祇不敢冒失發問，李同見他，一味恭敬領諾，笑問此事的始末原由，你還未入塔平湖，大概不知道吧，柳春起立應是，李同吩咐坐下，說道，此事說來話長，今晚除夕事忙，我再停不多一會，便要往得天堂拜香，與各位尊長辭歲，一則，不及細談，二則，塔平湖的規矩，不是他門中人，不能與聞機密，固然你此時，已是他門中後輩，我們更是無關，什話可說，你又參與過此事，便不說，也知得大概，畢竟你未向山主拜謁，由外人口中得知，終覺有些不便，爲了不背他們規條，你今晚來與陽晃二兒同住，也

無須再問細底，你過了初五，去塔平湖，拜謁師祖，和各位尊長之後，自知詳情了。

乃太煩 第三回

丸月照孤峯滿地碧雲闊竹館
銀花明萬樹騰空彩焰燦春宵

柳春恭答道，來時，陸師伯，也曾詰誠過，不敢妄言取咎，祇是師伯，飛仙劍鍊，小姪三生有幸，能得拜見，又蒙不棄凡愚，視若子姪，萬分感激歡喜，昨日靜中思維，覺着人生數十年光陰，轉瞬老死，就此糊塗混過，殊為不值，難得遇到曠世緣福，仰瞻五老太公仙顏，如不能得些訓誨，坐失這百年難遇的良機，不特自甘暴棄，也實可惜，無如仙凡分隔，輩分尊嚴，又常有事之秋，座有仙客，不敢冒失叩請，後蒙王師伯，帶往定室居住，路上所說，似有點悟之意，到後看見兩壁之上，畫有古仙人，白陽真人，內功圖像，又見定室，祇得兩間，與所聞三間，並有地室之言不符，昨晚苦思不解，今早醒後，仰望房頂，虛實圓圈，若有所悟，所坐蒲團，又可移動，與上面圓圈相應，一時好奇轉動，巧觸機關，現出地室門戶，下去得見圖解劍訣，祇找不出，地室啓閉之機，先其憂懼，恐遭譴責，繼思莊中，房舍甚多，王師伯，獨令居此，語氣似有深意，也許有心成全，於是大胆妄為，先向五老太公，各位尊長，通誠祝告，以求鑒許，隨即拜觀仙

籍，虔心參悟，因知時間太促，勉強將各段總圖，先行默記，然後從第一章起，再記詳圖，記未一半，蒲團忽自升起，地穴將閉，恐闕在下，忙將仙籍，放回原處，隨同上來，始知小童四明來喚，天已不早，小姪妄窺仙籍，自知不合，爲此自供罪狀，敬乞責罰，等往塔平湖，拜見師祖尊長，覆命回來，再求師伯，格外恩憐，賜以訓誨，有生之日，皆戴德之年了，李同笑道，你到胆大，居然誠實無欺，那白陽圖，不特是煉劍的根基，更有道家秘訣在內，本來不在地室之內存放，便是本莊，子弟門人，有志向道的，也祇按着壁間圖像，自去領略參悟，要想全通，實非容易，你於無意之中，竟能得見，又處處得人指點暗助，就這半日光陰，強記下來，緣福實是不淺，但是此圖解，原應循序漸進，根基始固，你把全圖總綱得去，驪珠已得，雖然可以速成，功力却欠堅實，你如不照此參悟，一旦遺忘，此圖不能容你再見，以後想竟全功，必須重行依次參悟，其難易之分，不可數計，又覺可惜，爲今之計，祇有一面默記，一面努力加功，務於百日之內，將他記熟習會，所欠功夫，隨後再補，就你此時所知，已足够你下苦的，我如再加指教，不特多分心力，得之太易，也並非福，好在你前半，俱已詳悉，祇須照此做去，自能融會貫通，此後如能不驕不懈，到時自有遇合，不必如此亟亟，還有你已拜師，如今算是

塔本福、周老山主、門下徒孫，那裏俱是先朝遺民，以及忠烈之後，日以匡復、救援中士志士遺民，和先朝皇族爲事，你既入他門，自應爲之效力，也不應見異思遷，便忘根本，還有那白陽圖解，非有極深緣福，不能得到，你這次遇合，固是機緣湊巧，一半也是五老太公，見你資質頗好，這次犯着奇險，把敵人密勅，應時送到，不曾延誤，免生許多事故，傷害生靈，無形中也積了很大善功，無如封山退隱以後，除了舊日相從的，親友門人，已不收外人爲徒，本欲另有賜與，那本圖解，前日由寶庫中取出，賜與一個，姓楊的徒孫，獨在定室地底參悟，寶庫原由齊令賢大姊掌管，用完，本應收回，這日恰應淳于芳大姊之約，急於前往，以爲這三間定室，連自己人，也不是個個俱能走進，何況外人；匆匆起身，未及取回，仍存架上，後來回莊，又以淳于姊，誤中妖法，受傷漸愈，須人照料，更加連日，大家都忙着新春樂事，誰也不會進入地室，就此忽略過去，正趕王師兄，奉了岳老前輩之命，傳召各家弟姪，臨出以前，聽出五老太公，對你有意成全，他爲人素來謹厚，最喜成人之美，偏巧路過孫孝表弟，和陽兒等四人，因急於往前莊，去見岳老前輩，將你交他，代爲安置，他對你，先就有了成見，又趕上衆小弟姪，均在一齊，製造燈彩花炮，無須遍尋，同時想起一事，意欲就地安置，在他以爲定室，原是

幾個資稟好的，少年弟姪，用功之所，壁上畫有白陽真人，煉氣煉劍圖像，你人甚聰明，也許能够參悟一些門徑，豈不比這往後莊安置強些，因那定室，乃郝五叔修建，匠心獨運，上下啓閉，均設機簧，并還輔以法術，外人決不能到，就能下去，也祇見識一些，奇怪兵器，雖有幾部道書，都是古篆奇字，沒有師承，決難通解，下面圖像，和上面一樣，乍看較有次序，真學起來，還不如上面，四行并列，互相考証，易有參悟，本心是想使你，借這小住幾日的功夫，對壁圖，用一點心，撞撞運氣，看你福緣如何，能否有得，既未想到，你會觸動機關，無心巧合，開瓊地室門戶，更未想到，那麼珍秘的，白陽圖解，會在下面，而服侍你的，小童四明，人極聰明，前因犯過，幾被逐出，經我和二小兒求情，才許其功立自贖，他自知年小力薄，難勝重勝，見王師兄，送你往定室暫住，錯會了意，便想乘機結納，以爲日後求助之計，楊世姪在內參悟，也是經他侍應，知道圖解，尙在裏面，不曾回存，雖疑王師兄，奉命成全到底，不敢公然洩露，便用言點醒，說出定室，共是三間，你因此一言，加以探求，方始得此奇遇，次日，他發覺你，下入地室，料已見到圖解，又在上圖，守候不離，孝弟兄妹，和陽晃二兒，兩次尋你，俱被他設詞擋回，直到我命人往喚，才在外面，開動機關，將你喚出，我先也不知此事，

適才家父，命人傳諭，說你性行頗佳，得到圖解以後，祇管驚喜欲狂，心中實在謹畏，不曾稍作欺心之意，并在室中，虔誠祝告，方始閱讀，上來時，詳圖并未記全，依然忙着還原，一意祇想，不能全記，便由總綱偵索，未生懷挾繳倖之念，此事原無人知，本可不說，見我以後，看你是否自行舉發，再加獎勵等語，適聽你言，果是志誠，將來對你，自有助益，不過此事，各有因緣，塔平湖，雖然不少能者，道路却是不同，除令師，和老周山主而外，同輩之間，不可吐露，妄相授受，四明資質，大可造就，他祖父，又是我家忠僕，相隨三世，建有功勞，我夫妻，尤其喜他，聰明志誠，這次犯過雖大，總覺情有可原，爲了昨晚，不應私向外人，吐露機密，又受了執掌家法的，諸位兄弟嚴罰，因值新年，全莊正行樂事，同博親歡，喜氣洋溢之際，莊中又少有人犯規，不願使這類，殺風景的事，發生在新年裏，致五老太公不喜，使此童的，祖父難堪，才延在正月十八以後施行，這四位執法人，俱都鐵面無私，內人已往求情，能否寬免，尙不可知，如其不允，過了十八，便須重責，逐出在外，固然咎由自取，於你却曾盡過出力，并且他辦那事，你如相助，彼此有益，異日如往塔平湖，尋你求助，不宜負他，柳春恭身謝諾之後，答道，四明來時，已有異日，須助之言，小姪承他，暗中關照，十分感激，雖恐

力薄，不能勝任，實已心許，適聽師伯之言，分明全仗他，才有此奇遇，到時，祇他來找；任多艱險，在所不辭。若力實難濟，同輩之中，比小姪本領強的，尚有多人，也必代約前往，助他成功便了，李同道，別人均未必濟事，你祇回去，勤參圖解，到時，自能勝任，去得人多，反而誤事，連說都不可和人說呢。柳春方答，小姪遵命，忽聽門外，湘簾啓處，有一女子笑道，你在此，儘說些什麼，一會就該行禮了，我在小瑤宮，等你同往得天堂去，越候你父子三人，越沒影子，料定在這裏，說高了興，還未起身，回來看看，果不出我所料，現在兄嫂弟姪男女，俱在四照軒中，曾集商談，由今晚半夜起始的，新春樂事，祇等爹爹和娘，有信起身，便去得天堂上恭候，祭神行禮之後，再向各處尊長辭歲，轉上一轉，回來入座，因為今年，四哥，四嫂，二姊，三妹，和大哥跟前幾個姪男女，各有各的，新鮮花樣，除舅父全家，是與我們，照例同在一起外，事前，特請各家尊長，把除夕宴，設在當地，最高之處，並在同時開宴，以便一同觀賞，大家都熱鬧頭上，你却一個人，守在家裏，連陽晃兩兒，素來頑皮愛鬧的，也沒有去，我來時，正遇表嫂他們，俱笑你成道之心太切，遇到新年，全家快樂的時候，都不出來，好固然是好，不過，似你這等，清靜無爲，便真做了神仙，也沒什麼意思呢，我笑了笑，答

以就去，便回來了，說時，人早進屋，柳春見來的，是一個年約二十的少婦，穿着一身，淡雅的華貴粧束，脂粉不施，自然容華清麗，望之若仙，知是李同之妻，瑤宮青女何凌霄，不等兩小弟兄招呼，忙即起身，俯首肅立，等話一完，口稱小姪柳春，拜見伯母，拜了下去，何凌霄含笑命起就坐，自己也就旁邊石墩坐下，李同方始從容笑道，二表嫂他們，自己不知愛惜光陰，專尋樂事，不去努力求進，還笑話我麼，固然，爹爹和諸位伯叔，兒孫情重，借着昔年願約，不覓仙山隱修，却帶了門人兒孫，在人世上，另闢桃源，以便自身清修之外，培植後輩兒孫，欲使資質高的，向道虔修，以求仙業，資質低下的，也可上託祖父餘蔭，永保世業，衣食安裕，長享清福，與天倫之樂，爲千古神仙眷屬，添一佳話，我們當子孫的，知道祖父母，雖是陸地神仙，至情深厚，頗重天倫之樂，又喜兒孫賓從，聚享清福，每逢佳節良辰，便想出許多花樣，來博老人歡心，近年益復鉤心鬥角，踵事增華，本來我們這五家人，因五位老人的，屢世修積，又寧捨天仙位業，把福澤分貽後人，照着平日的享受，如若大家，都能長生不老，實令人有真正天上神仙，也未必有此安逸之感，無怪乎一般弟兄姊妹，大多志氣銷沈，覺着即此已足，何必再思仙業，於是一味錦上添花，爲樂惟恐不及，却沒體會到，五位老人，這些年

的，塵世暫居，固然爲了愛憐後人，貽厥孫謀，內中實在，還有別的因果，和深意，所以自來，對於兒孫學業，小時，祇是教以聖經賢傳，使其讀書明理，再有餘閒，則令旁習武藝，和農商之事，修道一層，全聽各人自願，從無勉強，那意思是，兒孫自有兒孫的緣福，雖我多年，積德累功，得有今日，但是修爲成就，仍在自己，祇要心性堅毅，有志向道，就資質差的，也非無望，難得各家均有幾個，好根器的美質，從小隨同父母尊長修煉，已有根抵，乘這百十年，塵間暫留，將兒孫輩，聚在一齊，原使互相砥礪觀摩，如若有志仙業，上有祖父母，和各位尊長的福庇，和傳授指點，下有弟兄姊妹，和世兄弟的，扶助匡益，自比常人，容易得多，如若自棄良機，或是淺嘗輒止，老人心已盡到，也祇聽之，自來天下事，決無久遠盛到極處，永久圓滿之理，此時有五家老人在堂，都是神仙中人，如意稱心，無事不易，自不覺得，等到五家老人，年滿仙去，祇管能承祖訓，孝友雍睦，同德同心，如說守這世業，以耕讀傳家，許能傳個若干世，再要想和今日這樣，一點困苦艱險不受，便欲上修仙業，就辦不到，那時悔之晚矣，我本不喜熱鬧繁華，爲博老人，新春一笑，前往湊趣，自然應往，堂上雙親，要到亥正才去呢，忙他作什，何凌霄道，那騾叫陽晃兩兒，陪了柳賢姪，先去吧，雖然今年，四哥四嫂

和二表嫂，衆姪男女們，花樣翻新，因四照軒，地勢最高，花木繁盛，地方又大，宜於觀賞花燈，把客筵，也設在軒頂平台上面，但他初來，好些世兄弟，姪男女，均未見過，同席不相識，難免拘束，趁這閒空，先去和他們，談談也好，李同剛把頭一點，忽聽門帘啓處，走進一個，穿杏黃衫，腰繫大紅絲絛，貌相英秀的少女，進門笑道，六嫂來催六哥，怎自己也不去呢，現在姑父母，快到得天堂，諸位兄嫂姊妹，俱等六哥六嫂，前去商量，初九以前去往狄家拜年，就便北天山打獵，和往陰風峪，除掉去年逃走的怪物呢，還不快走，何凌霄笑對李同道，他們都等不耐煩了，我們一齊走吧，李同笑諾起立，李暘，李晃，向少女喚了聲，三姑姑，隨代柳春引見，才知少女，乃四老孫同康的姪女，金麟劍孫寶玲，忙即通名拜見不迭，李同隨起，更換行禮用的衣冠，一同走出小靈湘館，時已亥初，因李同夫妻，向道喜靜，所居小靈湘館，爲全莊最幽靜之地，房舍又深，外面熱鬧繁華，柳春人在裏面，通不覺得，才一走出園門，頓覺眼花撩亂，比起初來時，又添了好些氣象，原來全莊花燈，此時均設置妥善，所有各處，絹紗宮燈，全都點燃，先前沿途所見，工匠執役人等，均已撤去，也不見有什人，往來行走，到處燈彩鮮華，明如白晝，一眼望過去，高低錯落，繁若繁星，行約里許，連經許多地方，才

到得天堂，該堂位置在全莊園的中心，華堂軒敞，廣約五畝，高大異常，外有白石平台，階寬整，畫棟雕甍，金碧交輝，四面長簷下，各垂着一列，四五尺長，三尺來粗的，梅花宮燈，堂內却是一燈未懸，祇正當中，放着一條，丈許寬，七八丈長的神案，後牆上面，懸着好些神龕，案上陳設大小五付點錫供器，最小的兩付，分列兩邊，也有四五尺高，二尺方圓，當中一付，比小的，高僅二尺，却極粗壯厚重，形式尤古，內中燭台上，燭已點起，大小差不多，每枝約有七八寸粗細，高約三尺，香還未上，祇案前小鼎內，燃着沈香，芬烟裊繞，長供桌上，陳列着，三百多個祭簋，水陸乾鮮，肴蔬果餌，以及糕餅糖食之類，應有盡有，案前地上陳列着，四列拜墊，頭排兩個最大，第二排以次，大小相同，俱是大紅錦緞所製，每排相隔，約有丈許，兩側各設鐘磬一具，此外更無別的陳設，氣象甚是肅穆莊嚴，堂外平台階下，是一片大廣場，當中白石甬路，寬約三丈，兩邊翠柏森森，行列甚稀，粗均兩抱以上，甬道盡頭處，是一高大白玉牌坊，算是入門，對面一列假山，左轉左入，一條懸有花燈的，松竹小徑，又繞行十餘丈，由右側那列假山洞內穿出，走入一片，大松杉林，地勢漸作坡形，由此向前，步步高起，一到林外，豁然開朗，四圍花樹紛列，幾不見地，繁燈照映，燦如霞鋪，當中却湧起，一幢精舍，

佔地兩畝大小，老遠便聞笑語之聲，由花徑中，穿過去，近前一看，那精舍，甚是高大，上作平台，中無梁棟，通體軒敞，內裏祇有幾處，雕鏤精工的，紫檀隔斷，房既高大，四面皆窗，明爽無比，陳列器用，華貴精雅，無不極致，最奇是，這等邊荒酷寒的，風雪歲暮，別的地方，到處都是嚴冰積雪，這裏不特和小靈湘館一樣，不見一絲雪影，并還是四季之花，同時開放，環着精舍四圍，各佔一面，紫姸紅嫣，雪鋪金綴，競艷爭妍，芬芳互引，各極其勝，再被那各色各樣的，燈光一照，越發泛彩流輝，無殊仙境，柳春方自驚奇，內裏已有好些，少年男女，一個個，錦衣花冠，雲裳霞佩，金童玉女一般，迎了出來，紛呼兄嫂叔嬭，笑逐顏開，將長幼五人，接了進去，裏面共有百數十人，大都年輕，年在四十以上的，共祇四人，王徵也在其內，柳春連忙搶前叩拜，并謝指點之德，王徵笑道，此是你自己緣福遇合，與我無干，不消謝了，李同隨向眾人引見，互代通名，柳春昨夜，雖曾拜見過好些位，匆匆相遇，多不知名，這時聽李同，挨個引見，一邊禮拜，暗中早自留心記認，福至心靈，竟全記下，因人數太多，這一行禮，未免耽延了些時候，柳春禮畢，見眾人正和李同談笑，便退下來，因和孫孝，孫鳳，二李弟兄最熟，見這些少年弟兄叔姪，均在面對着，窗外海棠林的，東南角上，隔斷以內

笑語方歇，忙趕過去。孫鳳首先笑道：「我們這裏，祇有兩桌，不要外人，你和王世哥他們，一起去吧，柳春面嫩，不禁臉上一紅，待要退走，李晃道：「柳大哥，請進來，莫聽小表妹的話，我們先玩，神還未祭，如何談到入席，歲也未辭，時候早着呢，孫孝也接口道：「鳳妹最是愛鬧，也不論個生熟，虧你還長一輩，入席是在平台上面，這裏談談，有什相干，孫鳳把小臉一翻，方說了句，你管我呢，忽聽得天堂那面，遠遠傳來，幾下鐘聲，其音悠揚，晃漾花間，分外覺着好聽，李晃道：「祖父祖母已起身了，柳大哥，你此時還不能上去，可隨在王世哥身邊，該當何時行禮，按什班列，他自會和你說的，話剛說完，衆人已相次起身走出，先前那麼互相笑言無忌，一聽鐘聲，面上立改莊容，按着長幼尊卑之序，靜靜的，魚貫而出，柳春趕去王徵這些門人隊裏，緊隨身側，最後走出，仍循原路，到了得天堂前，平台之下，王徵等便自立定，柳春暗中偷覷堂內，這般少年男女，除有幾個，有執司的，分掌鐘磬香帛，恭立案前外，餘人均按班列，恭立拜墊之前，孫家一般少年英俠，俱在平台之上，不會走進，衆人剛站好，忽見三老李清茗，和一個面白如玉，身矮微胖，貌相端雅，神情凝重的，中年婦人，由案側四扇屏門內，并肩徐行，走了出來，轉到頭列，兩拜墊前立定，司香少年，便把五束粗如人臂的高香

就燭台上點燃，先取一束，恭恭敬敬，雙手高舉過頂；送了過去，李清茗接在手裏，雙手捧着，往上一舉，左旁另一司香少年，便自接過，那香爐，連案到地，高幾及丈，案前香鼎後面，原設有木製短階，少年循階而升，將香插入爐內，右邊少年，又將第二束香遞過，李清茗照樣上香，交與左立少年，插向上首，第二座香爐之內，同時，平台兩邊，竿架上，懸的兩掛，長約三丈的爆竹，便響了起來，似這樣挨次上完了香，司磬的，將磬擊動，李清茗夫妻，便率領眾兒女孫曾，一同拜跪下去，拜罷起立，獻爵，奠酒，獻帛，各有執事，最後，去至平台焚帛，另設有拜天香案，一切如儀，禮成之後，二老回至堂中，早有僮僕，撤去首行拜墊，設下坐椅，二老交拜居中坐下，子女孫曾，分班上前叩拜，二老各致訓勉吉詞，以下各按尊卑之序，分別禮拜，最後門人僕從，分班禮拜，一時爆竹聲喧，香煙繚繞，趨踰進退，儀禮從容，看去甚是恭敬莊嚴，那爆竹俱帶五色彩花，祥焰四射，滿台飛舞，響個不停，另外，齊，彭，孫，郝，四家，也是同時，祭神行禮，爆竹之聲，四面應和，端的熱鬧非常，禮成之後，二老先由原門退去，五老另有公聚之地，並不互行辭歲俗禮，後輩人等，照例各人家中，燒完了香，均來得天堂上齊集，公同辭歲，按照輩分，或揖或拜，互相施禮，便各退回自己家中入席，祇各位老太公

那裏，須往辭歲，但不都去，李家照例是，在頭輩弟兄中，分出四人，各領一些，子姪男女，去往齊，彭、郝、孫，四家辭歲，因明早，還有闌拜，除夕這晚，又是通宵宴樂，不再睡眠，隔不了幾個時辰，便要相見，禮雖盡到，本家多是由長男長媳迎出，吉辭婉謝，並不延見，那四家，到李家來辭歲，也是如此，并無什麼耽延，李孫兩家，內親至戚，情分至厚，常年相聚，極少不見之日，小輩除夕年宴，多是設在一處，互爲賓主，今年恰在李家，四照軒中設宴，孫家一般後輩男女英俠，知道今年姑父家中，年下有新鮮花樣，少年人好勝喜事，也各運巧思，製了些，送來湊趣，老早便到了四照軒，直到禮鐘一響，方各趕回家去行禮，李同夫婦，奉了長兄李承之命，往舅父家中辭歲，柳春本來隨在王徵等，一般門人賓從隊裏，禮成之後，王徵等，分別散去，未走的，俱是適才匆匆一面，彼此面生，因和孫孝兄妹投緣，想藉此前往辭歲，就便也多開一點眼界，便湊近前去，試探着，意欲隨往，李同回顧看見，笑道，此是本莊虛禮，走到而已，你不去四照軒中看花，隨來空跑作什，柳春面上一紅，諾諾連聲，待要後退，瑤宮青女何凌霄笑道，這四路辭歲的，祇我們這一起，省事省路，想是大哥，疼愛兄弟，知道你素不喜這些俗禮，而堂上老人的意思，又認爲將來子孫，代遠丁繁，世人不比神仙，有

這些過節禮儀，才能增厚，彼此情誼，定爲規例，必須奉行，不許疎簡，所以特派你往舅父家去，本來他們，忙着要來，準保半途相遇，連空路都無須走呢，說時，正走入一片松林以內，松杉高秀，蒼蒼矗列；下面積雪凝輝，宛若銀鋪，上面又堆着冰雪，本就是玉樹瓊林，再被那許多，五色紗燈一照，燈光與雪光交映，富麗清華，兼而有之，煞是好看，何凌霄話剛說完，柳春因李同一說，正待回走，忽聽李晃笑道，娘說得對，你看表伯他們，不是來了麼，一言甫畢，遙望松徑外，紅燈掩映，由左側一帶，假山角上，轉出一隊人來，四個乘碧美婢，手提大紅宮燈，在前引導，另四小童，用彩担，分抬着兩個，六七尺方圓的大籃，後面隨着二十多個，少年男女，都是一身極華麗高雅的裝束，吃沿途明燈一照，望去直似神仙中人，還未進前，便有一女子喚道，我們反正要來，家中無人，賢梁孟還去作什，說時，雙方對面，略爲致詞之後，何凌霄笑道，每年舊例，禮不可廢，何況還有尊長，舅父舅母，何時駕臨呢，孫鳳接口道，我爹爹和娘，仍和往年一樣，五家十一位老人，聚在香雪精舍，同宴賞花，不與我們小人一起，何凌霄道，衆弟兄姊妹姪男女，因每年兩家老人，俱不肯與我們一起，以免拘束，偶然走來，也祇少坐即去，平時又難得許在膝前侍奉，特意各運巧思，鉤心鬥角，費了不少的心力，想

把五家老人，一同請到四照軒中入席，信一傳出，齊、彭、郝，三家，弟兄姊妹，也各仿效，祇說這三家老人，請不到，我們這兩家，四位老人，總可到場，因全體老少都請，人數太多，並且除我兩至親，別家年飯，照例是在自己家中吃，好在席是一樣，花燈也一樣看，才把全請的意思打消，日前談起來，還覺美中不足，照此一說，大家心思自用，日前大哥，去向老人稟告，回向衆說，兩家父母，見子孫孝心，均甚嘉納的話，靠不住了，李同笑道，凌妹，你真老實，老人豈肯失信兒孫，嘉納與嘉許不同，本來，五家十一位老人，都是神仙中人，雖喜天倫之樂，對於勝日行樂之事，從不攔阻，但祇是嘉許兒孫的孝思，以爲後來，曾玄之勸，並使全家老幼，時在歡樂之中，情誼因而敦厚，真的對於人間景物，那會十分放在心上，每年今夜，五家十一位老人，除夕小宴，已成慣例，除日常侍側，二小童外，子孫輕易，均不令在側，如何肯與我們一齊，偶來席上小坐，實有深意，大哥知道老人，不肯到四照軒來，比時，大家正在，興高彩烈頭上，照實一說，必定減了興致，又以今年，有好幾位，尊客要來，爲了娛賓，和表現本莊年景，也極願大家，多出一點花樣，再者，每年那些故事，見慣無奇，也欠新鮮，實在應該換換花樣，雖是人間景物，像大家那等，慧心巧製，一樣也能博得老人，開顏一笑，爲此故

意含糊其詞，大家以為兩家老人，必定臨貺，爭奇角異，惟恐不及，直到今夜，好些人，還不明白，請想多少年來，這五家，十一位老人，每遇良辰令節，永遠都是聚在一處宴集，從未離開，何況今年，又來了許多尊客，如何能捨了，久別來訪的老友，來和我們後輩兒孫私宴呢，何凌霄道，其實我們，無論做什花樣娛親，諸位老人，一樣鑒及，這些兒孫的孝思，全莊有什新鮮年景，香雪精舍，全可見，何必非來不可呢，你說諸位老人，不喜人間景物，這話並不盡然，我覺得兩家老人，祇管不肯臨貺，我們仍做我們的，我保兩家老人見了，一定比往常喜歡呢，兩家人會合一起，因在一邊說笑，忽見老遠，跑來一個，青衣小童，向李同夫妻，恭禮說道，三太公有命，說今年，前莊有客，內有兩位，是諸位老太公，多年不見的好友，因聞本莊，每年均有燈火花炮，各樣年景，意欲觀賞，筵宴已由香雪精舍，移往絳雲海前面的，住春亭上，請來客賞玩花燈，命小三兒，傳知大少爺，和四少爺，六少爺做提調，說岳老太公，和幾位尊客稱言，今夜要和五老太公，同作長夜之飲，少時，陸續還有客到，命將年下製備的，花燈火炮，一齊燃放出來，請各位尊客賞玩，今晚各自盡情歡宴，祇等天亮，祭神拜年，不是呼喚，不必到住春亭去，連昨晚岳老太公，吩咐今夜，到香雪精舍去的，幾位孫少爺，孫小姐

，都等明早拜年再見，不必去了，四明受罰革退，老太公身邊，祇小三兒，和阿寧，在側侍候，怕忙不過來，恰巧在此，遇見諸位少爺，少奶，小姐，請六少爺，和大少爺，四少爺，帶個話，小三兒省點跑路，就不到四照軒，得天堂，兩處去了，衆人聞言，俱都高興起來，孫鴻笑道，四明是愛多事，小三兒是越來越懶，兩下相反，連省這點路，也是好的，小三兒笑道，四明爲了好事，差點沒逐出莊去，永遠不得回來，到底還是懶些的好，至多受點家法，挨幾下，沒有別的亂子，孫孝喝道，你還有理麼，既是偷懶，傳完了話，還不回去侍候老太公，祇管跟着我們走作什，你想要什花樣，過了破五，我告訴彭郝二位哥哥，揭不了你的皮，小三兒吐了吐舌頭，笑道，小三兒沒敢放肆，小表少爺，何苦跟小人一般見識，六少爺還沒說話，知道這懶，偷得成，偷不成，如何敢走呢，說時，柳春見小三兒，目光屢屢偷覷自己，漸往身側湊來，彷彿有什用意，又礙着衆人，不敢現出之狀，知他是五老身邊，當日隨侍之人，想起四明，暗中照顧，得了甜頭，心中一動，便把脚步加快一些，湊合上去，柳春本和李陽等，同輩小弟兄，隨在衆人身後，小三兒，原從斜刺裏走來，和孫孝答話時，身隨衆人前行，面朝橫裏，目光却斜睨看後面，脚步也徐徐往後退，柳春這一迎湊，面上立現喜色，孫鴻答道，六哥分明點了

頭，還要聽什回話，既是要聽回話，不隨在六哥身邊，人却後閃，不知又要鬧什鬼呢，話未說完，柳春心靈，恐被衆人看出，知道李暘，和己交厚，暗中拉了他一把，一同迎上，恰也到了小三兒身側，初意和四明一樣，必有什話，借題點醒自己，那知小三兒，明知自己湊近身去，反把臉轉向前，竟如無覺，祇對孫鴻，笑說道，小三兒，多大胆子，敢和衆位少爺小姐，一同走麼，說時，柳春猛覺手中一動，好似遞過一個小紙團，連忙握緊，往側一閃，孫鴻還未及答，李同忽然面色微沈，回頭說道，你事已完，還不退去，祇管油腔滑舌，什麼樣子，小三兒，面色驟變，立改莊容，恭敬垂手答道，小三兒知罪，求六少爺寬恕，說罷，閃退一旁，等衆人走過，方始轉身回去，孫鳳笑道，這厮以爲在老太公，身側侍候，便長了志似的，除了掌家法的，四位兄弟他怕，別人說他了，都不怎服，到底還是六哥，也不知那裏來的神威，面色稍爲一沈，嚇得小三兒，臉都變了，孫鴻道，小妹你沒讀過四書麼，君子不重，則不威，我們生在這等，神仙一樣的家庭，無論上下老少，終日笑臉常開，喜喜歡歡，尤其我們，這些年輕姊妹，愁不知愁，又最憐惜他們，稍爲受點罰，便代求情，全沒有恨惡之心，一味天機活潑，好固然是好，到底嫌輕，有欠威重，那似六哥，遇上正事，祇管語驚四座，議論風生，平日却是沈

默，輕易也不說人一句，爲其厚重不佻，自然有感，使人畏服了，何凌霄道，小三兒素常，并不是這神氣，他自有他的苦心處呢，說時，含笑望了柳春一眼，柳春知被看破，身在人家爲客，却和下人僮僕，一再勾結，自知不合，心中慚愧，更恐二人，往下談問，說出私相傳遞之事，方悔適才，應該故作不解，不應湊上前去，又聽孫鳳問道，他還有什不合意處，用什苦心呢，何凌霄答道，你這還用問，還不是爲了四明的事麼，老想打個主意，給四明輕點担子，或是少些責罰，時刻都在用心，偏又侍在老太公身側，走不出來，難得遇到我們，自然就要想方法了，正說之間，忽聽爆竹殘聲砰吶中，波波幾聲，清脆響過，隨見四照軒那一面，飛起千百朵銀星，冲霄直上，到了半空，先似一道銀河，散列開來，跟着又是一片，連珠般的爆音，所有銀星，全都爆裂開來，由酒杯大小，一點星光，化爲盞碗大小，一朵朵的，千葉牡丹，桃黃魏紫，金粉紅米，五色繽紛，高低錯落，浮沈空際，半晌，分散化爲萬千花片，飄洒滿天，方始逐漸隱沒，衆人見了，齊聲贊妙，孫鳳喊道，六哥，六嫂，還不快走，我們人還未到齊，不知那個手快，把二表姊製的，銀漢春光，給先放了，孫孝道，小妹，你真小娃兒皮氣，這花是往上飛，那裏看不一樣，這又不比和人鬥劍，本是消閒樂事，忙些什麼，如若性急想快，我

們這些人，就不會飛，也會快跑，簡直連往各家辭歲，都不必走路，飛去好了，你想在自己家中，無緣無故，多少人滿處飛來飛去，連跳帶迸，是什麼樣子，末幾句一說，引得衆人，都笑了起來，孫鳳年幼面嫩，又是小妹，素來嬌憨，吃衆人一笑，不好意思，負氣把小臉一緇，說道，孝哥，你是大人，我們都是娃兒，你不走我走，偏飛了去，說罷，正要飛起，吃何凌霄，一把攬住，笑道，小妹，你那孝哥，素來嘴愛傷人，心却最憐愛你，他說他的，到都到了，你還飛些什麼，孫鳳聞言，一看，原來走出前面花林，便到了四照軒，軒中業已聚有多人，笑語之聲，已然入耳，因為沿途，仰觀天空花炮，人都隨衆前行，不曾看到下面途徑，故未覺查，不禁也好笑起來，一會走到，進入軒中一看，筵席已然設好在，屋頂平台上面，每席六人，連孫李兩家後輩，和衆門人親族，老少人等，共有三百多人，設有五六十桌，仗着地方寬大，所有筵席，均偏向西北兩邊，勻出一半地方，陳列各式各樣的花炮等物事，人也到了，十之八九，祇有往齊，彭，郝三家，辭歲的人，尙未回轉，隔不一會，也相繼到達，李同先向大哥李承，四哥李鼎，傳了父命，衆人由前半月起，便各運巧思，忙了多日，製出許多，精巧新奇的，花燈花炮，滿擬兩家老人，破例臨眺，得天堂禮成之後，始知不來，又聽有不少遠客在座，方

覺白用心思，有些掃興，有那最新奇的幾種，已想留待新年，伺機以博老人一笑，不願當晚燃放，一般年輕的子姪，又不肯捨，有兩個恃愛貪玩的，竟把準備留起的，偷偷點燃了一件，適才衆人途中，所見銀漢春光，便由於此，這時一聽兩家老人，雖不入席，却在住春亭；同了遠來老友，憑高觀賞，可見老人高興，來客贊許，不禁又高興起來，忙把留出的，一些精奇花炮，放在一齊，交與李承，李鼎，李同，三人調度燃放，一面各自歸座，柳春外客，雖與衆門人的子女，同坐一桌，却與李暘，李晃，一席緊隣，見桌上先設的，俱是冷盆，共有二十四碟之多，俱是燻臘醃滷之類的年菜，色，香，味，三者俱全，酒是百花酒，和屠蘇，雲苓三種，多是醇而甜芳，不易醉人的，佳釀美酒，李承等衆坐定之後，起立說道，諸位兄嫂和姊妹姪男女輩，今晚祖父母，和諸位太太太婆，雖仍不肯破例臨觀，但是座有遠客，適命小三兒傳諭，將年下所備花燈花炮，全數燃放，以爲娛賓之用，可見老人今年除夕興致甚好，可各準備停當，仍在席上等候，祇等住春亭上，尊客入席，我這裏一招呼，立按原定次序燃放，這裏情景，住春亭上尊客，一目了然，沒有事的，各自從容飲食，祇不喧嘩好了，衆人齊聲應諾，柳春忍不住，悄問李暘道，今年雪大，莊外積雪，你看到的，莊園以內雪薄，自是人烟稠密之故，小靈湘館

，房上地下，片雪俱無，已是奇事，這四照軒，地勢甚廣，四外俱是花樹林，理應雪積甚厚，不但無雪，並且四面花林，像桃，杏，海棠，玉蘭，牡丹，芙蓉，丹桂，耐冬，梅花等，四時之花，俱在同時開放，並還開得，那等燦爛繁盛，我先還當是，和沿途所見，人工做的，花燈一樣，但又不應有那各種花香，適由花林穿過，仔細查看，竟無一株，不是真的，實是怪事，想是五老太公，用仙法催開的了，李陽道，家祖和諸位老太公，表面看似隱居消閒，享受清福，實則修煉甚勤，像郝五太公，還喜興建，頗有施展法術，顛倒節令的時候，也祇限於他住的那一片，本莊中部一帶，乃我全家住處，家父素來性情中和，純任自然，遊戲三昧，也並不是一回沒有，但是幾年難遇一次的事，平日和家祖母，常說我家兒孫，福享太過，何德以堪，每年俱要派些，門人子孫，借着經商輪班，出外力行善事，連過年都不許回來，是輪值在外的，良辰令節，十九錯過，門人還有通融，可以到時趕回過年，自己兒孫，決對不許取巧，別家除夕年宴，都是全家團圓的多，惟獨我家，除每隔五年，是個少長咸集，無一向隅的，大團圓宴外，別的年分，總要留點缺陷，不令爲樂太極，過於圓滿，照例由大伯到家父，這一輩，弟兄六人，至少總有兩位，和我們幾個，小一輩的弟兄，奉命在外，有事羈身，不能與宴，

今年長一輩中，因為黃河決口，川湘諸省，旱蝗為災，更是除大伯父，伯母，和四伯母外，全都奉命入關，各分地段，拯災弭患，到了年底，祇四伯父，和家父家母，事完趕回，二伯父，和三伯父伯母，五伯父伯母，便因事情未完，要到二三月，才能回家，年已早過完了，老人這等心意，如何肯施法力，顛倒時序，為子孫取樂，不過五家，十一位老人，在未真仙去以前，自闢樂土田園，率領子孫，親朋門人，讀書習武，耕商為業，既在人間，除定期辟穀而外，一切飲食服用，暫時均以常人自居，你如不是趕上莊中有事，又值嚴冬大雪，祇覺這裏，是個地土肥沃，人工佈置的，世外桃源，決見不到什靈異之跡，為了本莊，這些人，得天獨厚，房舍，器用，資財，無不富足華美，而一切都 是祖父餘蔭，仙壽康強，又常靜居修煉，不奉呼喚，或是指定授業的，幾個孫男女，輕易不許入謁，對於服勞奉養一節，簡直無法盡孝，孺慕之心又切，於是各用心力，變方護計，以博老人歡顏，老人對於兒孫孝思，也頗嘉許，祇不傷生害命，向不禁阻，郝五太公，更是高興，以致每年年景，花樣翻新，越來越盛，小靈湘館，沒有雪跡，是因家母，生性喜潔，又最愛竹子蘭花，恐冰雪凍傷蘭竹，雪化泥污，下雪時，稍為施了點法力，加以家父，有火珠至寶，館中氣候溫暖，又加培養合宜，所有花竹，才能經冬不凋

，至於四照軒這些花樹，却是全出人工，並未假手法力，本來全莊地底，多半空的，可以升火烘土，先佔了便利。今年李孫兩家，叔伯以下人等，爲想今年年景，換個花樣，因五家老人，俱喜蒔花，全莊以四照軒，花木最盛，但分四季開放，經衆商計，想想法子，在三月以前，便搭了蓆棚，把四面花樹罩上，經本莊巧匠，按着花性，再照郝太公，所傳蒔花妙法，用藥培養澆灌，再加火耕，到了廿六早上，才將蓆棚撤去，故此地無積雪，因有多年經驗，花開時節，早經算好的，因得同時開放，那是什麼法術呢，正說之間，忽聽李晃道，哥哥莫發議論，就燃燈了，還不快看，柳春聞言，往下一看，祇見燈明如晝，照得四外花光如霞，分外明艷，遙望滿莊園，到處明燈輝煌，雪光返映，所有樓台亭館，迴廊曲沼，峯巖花樹，奇石小橋，金碧相間，高低錯落，齊在眼底，歷歷如繪，一片光明世界，直覺神仙宮闕，也不過如此，奇麗華美，方想無須再有什花樣，即此已非人間所有，忽見中席，李承，李鼎，李同三人，一同起立，走至台口，各向前莊，凝望了望，又側耳聽了聽，各席上人，本在互相笑語，見狀立即靜止，隨聽李承道，祖父吩咐開燈，這是三表妹，和二妹，三妹的佳製，請開始罷，跟着右邊，第二席上，走出三個少年女子，爲首一個，手持一個小金鐘，一枝玉釵，噠的敲了一下，跟着遠遠

起了一串，極密而輕微的爆音。隨見四外一些，除四照軒四外，這一片，仍是花光，與燈光交映外，所有全莊園的宮燈，祇前莊有兩三處，高的地方，殘留了數盞外，下餘全都熄滅，耳聽李冕、情告道，全莊祇這裏，全是真花，這燈一滅，假花便要亮了，一言未畢，忽見東南角上，大放光明，燦如雲錦，定睛一看，原來那地方，是一片三畝大小的，牡丹林，那些人工製成的花燈，忽在此時開放，五色紛披，花光瀲灩，望去直似一片錦霞，比起真花，更有精神，不特看不出，分毫製作痕跡，更見不到，分毫燈芯燭影，除却花光燦爛，有異尋常，直與真花，一般無二，正觀賞間，爆音連串而起，小靈湘館門外，平湖之上，忽現出，萬朵芙渠，翠葉紅花，交相掩映，宛然夏日荷花盛開光景，緊跟着，西北一角，假山上下，又現出千百本菊花，樣式花色，更是繁多，各自競艷爭奇，花影離披，分外好看，最後在前莊假山上，現出數十株梅花，龍拏鳳翥，古幹清奇，寒葩冷艷，疎密相間，彷彿香光浮泛，宛然如活，這四時的主花，現出以後，一串串的，爆音越密，底下桃，李，杏，蘭，丁香，海棠，芍藥，芙蓉，藤花，桂樹等，所有草本木本，各種花樹，全都放光，一時萬花齊放，顧此失彼，目不暇給，滿莊園，成了一個，花的世界，重又光明，祇是花光，柔而明艷，有的一片香雲，有的千堆錦雪，

有的明霞麗霄，有的彩輝匝地，端的玉映珠輝，花光如海，紈敷綺散，蓓艷無倫，那數十百所，金碧輝煌的樓台亭館，便簇湧在這花海裏面，頓成千古未有之景，喜得衆人，都忍不住，笑逐顏開，拍手稱妙不迭，柳春暗忖，自家雖是尋常商人，因祖籍南方，上輩也曾仕宦，年節祭祀，仍是江南鄉風，記得每年除夕神燭，和房中一對歲燭，重約一斤，歷來都由父母家人，輪流巡看，剪剔燭煤，門前燈籠，祇二兩重，不能太大，一晚上，要換好幾回，小時直是自己的專責，這裏全莊花燈，當以萬千記數，不見有剪換燈燭之人，並且說滅全滅，說燃就燃，微微一片爆音，立現光明，那些天的花燈，還可說是燭芯較大，一時不致便熄，那些小花，如藤蘿，桂花，櫻桃，丁香，葡萄之類，俱比桃，梅，李，杏，等花還小，竟做得和真花真果一樣，巧奪天工，暫且不說，而這等細碎繁密的花果，漫說燭芯，無法安置，就能用什巧法，點燃放光，想必也和花炮一樣，略現形跡，一會便自消滅，怎會挨了這多時，仍是好好的，說是法術，也還罷了，偏又不是，祇聽幾下鐘聲號令，全莊園花果燈燭，便自點燃，也未見什行法之跡，越想越奇怪，不好意思，再向二李弟兄詢問，正自不解，同座有一個，梳雙抓髻，年約十三四歲的幼童，忽然悄聲笑問道，柳兄，你覺奇怪麼，柳春這一桌，皆與柳春同輩的，五老門下徒

孫之類，先前彼此已請教過，一席原坐六人，本沒有這幼童，當滿園宮燈熄後，花燈相繼放光，還未全明之際，突然來到，孫孝看見，迎出位去，兩下附耳，說了幾句，引到席前，命侍立傳餐的家童，給他在前橫頭，添了一個坐位，孫孝匆匆和原同坐諸人，說了兩句，便自走歸原位。這時，正是一片片花燈，次第放光，目不暇接，又以住春亭，居高臨下，相隔不遠，尊長貴賓，就在前面，誰都存着敬意，不敢高聲談笑，柳春也未聽出，孫孝說的什話，見同坐諸人，略一欠身，並未開口，幼童祇把頭微點，神情似傲，以爲和同坐一樣的後輩，一意觀燈，就此忽略過去，這時，聽他發問，猛想起，這裏無論老少男女，全都比己高明，決不可以年貌取人，忙即欠身陪笑答道，這裏花燈，真是奇極，尊兄好似初來，適才疎忽，也忘了請教，幼童道，我的姓名不好聽，新年裏，不消問了，將來再見時說吧，你的名字，我已聽人說過，不是叫柳春麼，這裏花燈，果然心思極巧，花是通草和各色定織的絹紗製的，內裏並無燭芯，他們把自己用石燐，和二十多樣，焰硝藥料，配製的，一種火藥，加上各種彩色，塗在花片上面，花心另有引子，全樹的花，均有通連，暗纏在樹上，地底埋上，同類的藥油，和燈芯一樣，隨時吸到花芯裏去，再把同類花樹，用兩根總引子，連接起來，一燃一滅，燃和熄滅，俱是同時

先聽那一串爆音，便是火藥引子響聲，每片花林，祇有一人守伺，聽那鐘聲爲號，引子一點燃，立即串遍全園，挨次燃去，晃眼之間，滿樹花開，千株齊放，花一放光，底下油引，隨生妙用，除了藥油已盡，永不會滅，真個妙極，先那許多宮燈，點的也非尋常蠟燭，和花燈上火藥，又自不同，乃是一種定製的香膠，內裏懸着一個鷄蛋大的，膠團燈頭，上有五個小孔，點燃以後，由五孔內，射出亮光，比蠟燭明亮省事，還沒有烟煤，也是由一根火藥引子，將全莊的燈點燃，一齊連這引子，都是空心的，內裏是藥油火氣，外觀不見一點火影，通行極快，燈中另設機簧，以供升降燃滅之用，燃時，火氣一到，立放光明，滅時，由另一根引子，將上面的機輪轉動，兩片銅葉，往下一合，將燈頭包沒，立即熄滅，開時，銅葉開上，火氣一點，又放光明，所以偌大一所莊園，輪班掌管的，還不到二十人，小的花林花園，一人能管好幾處，妙在全是人力，不用一點法術，真算是慧心獨運，巧奪天工，無怪乎，連住春亭上的，諸位尊長，都加贊許了，連我還特地大老遠趕了來，年都沒有在家中過，你初次見到，自然更奇怪了，柳春聞言，方始省悟，並知他還是個外客，因見說時，同坐諸人，均未答言埋保，儉觀李陽兄弟二人，祇是觀賞，也未理他，陪付二李兄弟，均極好客，對於自己，尚且一見如故，此人既

是以前相識的外客，怎的不與周旋，直如未見，此人年紀雖小，詞色甚傲，這等地方，敢於如此，一個幼童，除夕深宵，由遠處家中，飛馳冰雪荒漠，趕來觀燈，估量來歷，一定不小，也許雙方，淵源甚深，年青人，俱都好勝負氣，衆人嫌他狂傲，不喜與之答話，再不便是上輩交深，小輩各自逞能好勝，平日兩不相下，因而神情淡淡，不問如何，自己仍不可怠慢了他，還是緊記陸萍師伯之言，以敬對人，當無差錯，心內尋思，再在暗中觀查，見那幼童，也是一付異相，生就一張虎面，二目隱射金光，威稜甚銳，不可逼視，益發料他，不是泛常人物，名姓不說，不便再問，祇得一面隨聲附和，留意周旋，席間正上着熱菜，衆人貪看花燈，多未舉箸，幼童却是飲啖甚豪，自吃自，也不客套，讓人，柳春越看，越覺有異，仗着生來好量，便陪同飲啖，殷勤相勸，幼童覺着柳春，與己投緣，高起興來，自吐口道，我家也在北天山，却不是穿雲頂，你如走到那裏，可去尋我，有什難事，自會幫你，柳春一面稱謝，問道，尊兄仙府地名，與尊姓大名，俱未見字，北天山方圓千里，上下萬丈，如何能拜望呢，幼童道，此時不用說，你祇一到廻雁嶺，你向人打聽黃眼睛小爺，自會引你去的，柳春還待設詞探詢，猛覺李晃，用手暗點了一下後背，知有不便，恐被幼童看出，未敢回顧，祇隨口應謝了兩句，沒往下問，

幼童忽道，你們這裏，老的不算，小的祇有一人，和我很好，不料又添上你，總算來得不冤枉，我還要趕回家去，與父母拜年，就要去了，柳春一聽相隔那麼遠遠的，北山美人小年紀，竟能獨自在除夕夜裏，隨意往返來去，方自驚奇，忽聽隣座上，郝子美的孫兒，郝鏗，向二李弟兄小小語道，二金來了，人家遠來，向諸位太太太婆辭歲，來者是客，這東西，想做什麼，又欠打呢，話未說完，忽聽當中另一桌上，有人低喝，諸位太太太婆，俱在住春亭上，你新年裏，想找無趣麼，還不快躲開一邊去，柳春聞聲回頭，正是來時所見爪裂馮萬二賊的怪物，金星神獅，身後還跟著一個，身高不過八尺，藍目金睛，一頭金髮，行動之門，閃動起，萬點金星，形態更加威猛，不知何時走來，怒目瞪視着幼童，大有欲得而甘心之狀，那向金獅發話的，正是奉了陸萍之命，往五老莊來的，在雙柳溝所遇，二老彭勃的次子，小獸王，鐵掌仙人彭若，兩金獅本極猛惡，受了這幾句，低聲呼斥，威勢頓斂，各自微應了一聲，把兩條長臂，往下一垂，便要往側閃去，意似想往台下退走，正由當中第一席前經過，李承見二金，神色有異，對李鼎道，四弟，這孽障兩眼煞氣未消，他怕彭弟鐵掌，暫時雖然畏服，不敢放肆，離開我們，必往前途，去出花樣，史家多年世交，老二縱不會與畜生一般見識，到底二金現

在我家養着，與在穿雲頂不同，況又加上我家，這隻母獬，如往中途，掩伏生事，固然二獬合力，也非史老二的對手，終非我家待客之道，我平日對他們太和善，我家母獬還好，二金這個孽障，未必聽從，你可喚他回來，就令在此，隨侍觀燈，不許離開，以免生事，二獬也真有靈性，本已肩挨肩，去到平台邊上，公獬二金在前，待往下跳，母獬想似聽出小主人，防他惹事，不令走開，忽伸利爪，將公獬二金肩膀抓住，口裏微叫了兩聲，便同立定，側轉臉來，望着中間第一席，等李承話完，李鼎方答大哥說得有理，我追他去，人還沒有離座轉身，母獬已拉了二金，一同走回，到了席前，彭若也由別席走來，因李同正在台口，指揮發令，空出一個位子，便即坐下，母獬先朝李承，低叫了幾聲，二金依然目中隱蘊凶光，好似心仍憤怒，祇是爲主人，和愛妻所制，迫於無奈情景，母獬叫完，見二金未開口，意似不快，口中嘖嘖，低叫甚急，目光注定乃夫，大有怒意，二金好似懼於雌威，也跟着向二李弟兄，低叫了兩聲，母獬方始噙着一張，血盆怪嘴，轉了笑容，將那蒲扇般大的利爪，向乃夫背上，搔了兩下，二金得了愛妻溫存，受寵若驚，也噙着一張血口，伸爪往母獬脊下搔去，彭若低聲喝道，當着這多人打鬧，成什樣子，我見不慣這醜態，我李大哥，防你無事生非，給主人丟臉，不許你兩個離開，可往那

邊台角，席地坐下，同看花燈，免得身太高大，遮了別人的眼，二獬聞言，大毛面上，若有愧容，連連叫應，一前一後，走往東台角無人之處，母獬先到，剛一坐下，回頭朝公獬，望了一眼，公獬立即趕過，一同併肩坐地，仍又湊在一起，彷彿少年新婚愛侶，彼此情深山海，恩愛已極，如影附形，自然流露，不能自禁之狀，引得各席上，一般男女英俠，俱笑了起來，李鼎笑問彭若道，我們母獬金勿暴，生產以後，果然性情良善許多，我平日不留心，他叫的意思，還能明白，是向我弟兄討好，不敢違命，二金的叫，我便不懂，是不是心不甘服，仍執成見，迫於母獬闖威，不敢倔強，彭若笑道，正是，我常勸四弟，留心獸語，你偏不屑，實則，通曉鳥獸語言，便宜不少，我因此便會得過大利，轉禍爲福，二金的話，少時再說，母獬大意是說，新年佳節，決不敢抗命而行，致惹少主人生氣，二金不聽，都有他呢，想不到，二金那等剛烈凶暴的猛獸，也怕老婆，衆人聞言，再一看公母二獬，相偎相傍，親熱情景，忍不住，又吃吃笑了起來，柳春知道二獬，是爲這幼年不速客而發，暗中偷覷幼童，毫無懼色，祇冷笑了兩聲，隨向柳春，道聲再見，也沒向主人作別，便要起身，剛離坐位，猛覺微風颯然，面前多了一個少年，正是彭若，笑對幼童道，你今日是客，遠來不易，先前觀燈，不便擾你清興，送你一

程如何，幼童冷冷道，盛情心領，改日在家候教，我去也，聲隨人起，立有一道光華，火箭也似，直往遙空射去，晃眼無踪，一面李同，早搶過來，將彭若拉往，方說大年夜裏，老人俱在興頭上，何苦爭這閒氣，彭若還未及答，忽聽四方八面，碎匄之聲四起，霞光萬道，佈滿空中，泰山壓頂一般，往下壓來，柳春已看出幼童，是個對頭，人剛飛走，便有這等異事，變生倉卒，大吃一驚，要知下文要多驚險靈奇事蹟？請俟三集披露，不日出版。

民國三十三年九月初版

武俠小說 天山飛俠 第二集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寄費——

著者 還珠樓主

校訂者 李忝生

出版者 王彥邦

發行者 新華書局

——總發行所——

北京新華書局：楊梅竹斜街

天津勵力出版社：興亞第三區
效康里二十二號

分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翻印！



權

版

！必究！



A541 212 0024 3311B

新書預告

社會
長篇
名著

輪

蹄

為武俠名家還珠樓主別具作風之精心宏著內容異常精采文情并茂樓主文章早有定評勿容贅述現第一集已付印准於本月內出版

滑稽
類名著

清平斷

全書一巨冊為幽默名作家耿曉隄君傑作全文共分四章計頭章跑倒開門崗上花海底撈頭名思義以令人欲先觀為快也現已付印准於本月內出版

9

